

戎马生涯

潘 焱 / 著



海潮出版社

戎 马 生 涯

潘 焱 著

海 潮 出 版 社

1998 年 · 北 京



作 者 简 介

潘焱,1916 年生于河南省新县(原属光山县),1929 年参加红军,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排长、连长、营长、团政治委员、师作战股长、军侦察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抗日军政大学学员、队长、第一大队营长兼军事主任教员,冀鲁豫军区随营学校副校长,教三旅参谋长,第二军分区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七纵队参谋长,第一纵队参谋长,第二野战军五兵团副参谋长、参谋长。解放后,任贵州军区副司令员,第十六军军长,北海舰队副司令员,海军参谋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是中共十二大代表,第六届、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七届财经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大第七届、第八届常委会副主任。

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55 年授予少将军衔。

前 言

1929年冬,在一个雨雪交加的日子,我告别亲人,到鄂豫皖苏维埃光山独立团参加了红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我参加红军后,随着工农武装的成长而成长,跟随中国共产党、毛主席转战南北,冲破无数艰难险阻,从胜利走向胜利,终于推翻三座大山,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中华民族结束了近百年来任人欺凌的历史。

我的征战生涯,从参加红军当战士,逐渐成长为团政治委员,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三次过草地,到达陕北,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工作。这是一个在战斗中求生存、求发展的时期,《戎马生涯》就是这个时期的战斗经历。

历史是辉煌的,又是沉重的。征战生涯充满着酸甜苦辣、血雨腥风。我和同志们经受了艰苦的战壕生活和惊心动魄的肉搏战;体验了穿越枪林弹雨与虎口脱险的无畏与自信;也承受了成千上万朝夕相处的战友流血牺牲的巨大悲痛。每当想起那许许多多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们,都使我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从军少年已是白发苍苍。作为一名老战士,作为这场革命的参与者、见证人,面对现代化

建设中的祖国，回首往事，总认为，革命时期，中华儿女那坚定的信念，不怕千难万险、不怕流血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审时度势、灵活巧妙的斗争艺术等等，都是极为珍贵的。这对于祖国的建设，民族的昌盛，都是一种强大而永恒的力量。

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发扬光荣传统，才能更好的面向未来，在纷繁变化的世界中把握全局，立于不败之地。

写这本书是我多年的心愿，目的就是记下我和众多指战员一起战斗生活的那段历史，为同志们了解那段历史提供点材料。今日的建设者、后来人，如能从战斗英雄们、先烈们不朽的业绩中，看到他们的信念、精神和力量，并得到某些启发，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由于我的年事已高，记忆力减退，材料有限，难免有错误和遗漏之处。望阅后指正并谅解。

在此，特别要感谢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的领导和同志们，感谢海军出版社的领导和同志们，感谢乔崖、陈忠明、刘永昌等同志，为我写这本书提供的热情支持和帮助。

潘 焱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目 录

第一章 我的童年.....	(1)
第二章 在鄂豫皖苏区.....	(9)
一、当红军去	(9)
二、参加第二次反“围剿”斗争	(14)
三、夜袭宝安寨	(17)
四、参加第三次反“围剿”斗争	(25)
五、参加第四次反“围剿”斗争	(49)
六、向西突破敌人“围剿”线	(53)
七、重越秦岭,南渡汉水	(62)
第三章 在川陕革命根据地	(69)
一、风雪大巴山	(69)
二、驻守川东北	(73)
三、粉碎敌人“三路围攻”	(79)
四、“三次进攻”战役	(82)
五、粉碎敌人“六路围攻”	(91)
六、突破“川陕会剿”	(110)
第四章 漫漫长征路.....	(116)
一、从嘉陵江到松潘	(116)

二、一过草地	(124)
三、求吉寺战斗	(128)
四、二过草地	(136)
五、进军川西南	(140)
六、三过草地	(169)
七、到达陕北	(176)
第五章 在抗日军政大学	(182)
一、在延河边	(182)
二、挺进晋东南	(207)
三、到冀鲁豫去	(236)
四、战斗在冀鲁豫	(257)

第一章 我的童年

1916年2月29日(旧历)我出生在河南省光山县(今新县)西区潘殷堡卡房乡潘家下湾的一个农民家庭。原名叫潘受美,曾用名潘少卿,参加革命以后改名潘焱。

我的家乡是山区,西与大悟山脉相连,东靠大别山主峰,是河南、安徽、湖北三省交界处。山清水秀,物产也极为丰富。树木品种很多,有泡桐树、杉树、板栗树、白果树、油料树、桐油树、木籽树。还有大量的野果、野菜:野葡萄、猕猴桃、山果、野花菜。到了春季,遍地花香,各种鸟儿成群结队地飞来飞去。在旧社会小农经济情况下,以农业为主,自己可以纺织、造房自给。但大部分土地垄断在地主手中,贫苦农民却缺衣少食。农民耕种一年,到头来只够交租粮,到了灾害年景,收成不好,利息还要加倍。

我记事时,曾祖父还在世。他曾考过香番(不够秀才衔)。那时家中人口少,祖父潘玉全兄弟4人,他排行第四,还有我们兄弟姐妹共10人。家里有房屋5间、地2分,竹园、栗树山2分,柴山、菜园都有些,但不多,是一个贫农家庭。后来家里人口多了,生活更加困难,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只好将家里大部柴山、竹园和田地变卖,靠佃田、帮助

别人挑脚和外出卖苦力来养活一家人。父亲、叔叔、哥哥外出挑脚，二叔下江南靠烧木炭过活。有时父亲也到江南一带去卖劳力争些钱来。家中佃的几亩水田全靠祖父耕种。祖父一辈子辛勤劳动，不管是田里活，柴山、竹园里的活，甚至打草的活儿也是他老人家干。他一生为人忠厚，在1934年国民党“围剿”苏区时被折磨致死。父亲潘锡畈则在1928年冬“左”倾路线肃反时，受迫害去世。哥哥在家帮助祖父耕种田地、挑担、打柴卖，吃盐和买粮都靠他。有两个弟弟在家被霍乱夺去性命。还有一个弟弟在国民党“围剿”苏区根据地时，和哥哥一起被迫害致死。

我的祖母是家庭主妇，娘家姓张。旧社会妇女没有地位，没名，出嫁后随夫姓，叫潘张氏。因祖母多病，家务全由母亲一人操持。母亲一生忙忙碌碌，除干家务，还要种菜、种棉花，锄草耨地，全家的衣、食、缝、补，纺纱织布，都落到母亲肩上。冬天，没有油点灯，就烧柴照明。有时她老人家纺线，我在一旁给烧火照明。春夏季就靠月光来照明。靠勤劳、节俭，勉强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我参军以后，在1933、1934年，国民党反动派调动大批军队对苏区“围剿”，施行“三光”政策，根据地的人民被杀，房子被烧，家乡变成一片废墟。对红军家属就更凶残，连祖父的坟，他们也挖开，将棺材劈开烧掉。这时，家里只有老母亲一人。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迫害，她背井离乡逃到莲花宴、郭家河地区靠讨饭度日。一直到1947年秋，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我才找到她老人家。老

人在 1963 年病故。回首往事,我时常想念她老人家。

我 4 岁时在家放牛,6 岁开始读私塾,读了 6 年半(农忙时,在家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我能上学,是村里的家族长辈所促成的。因一村人没有个读书人,会受外村外族的欺负,有个把识字人撑面子不至受欺压。就这样,受众人之托,我上了学。学校地址在潘姓的家庙,潘家上湾祠堂。在学校,我念过《三字经》、《百家姓》、《四书》全套,以及《诗经》、《易经》、《春秋》,连读了 6 年书。在上学期期间,每到伏天从家路经山梁时,都可遇到搭台唱皮影戏的,唱《封神榜》的,我很爱看,为戏里说的神乎其神的人物、情节而着迷。什么石钻生可以逢山钻石,土钻生可以在地下行走,申公豹可以将自己的头割下来抛向空中,再接回脖子上,等等。有时也在学校和同学们做“刀”做“枪”,避开老师,打起“仗”来。有一次,不小心将一个同学的头上划了个大口子,把我吓坏了,害怕老师知道。还好,老师并没有知晓。还记得第一年的老师叫寇献元,家住寇家湾。这位老师还和善,1947 年进军大别山时,我到潘家店还看到他老人家。还有一位老师叫叶世国,是叶家湾人,离潘家下湾有一里路之远。他教课严格,学生不用功就打手板,学生贪玩免不了挨板子,有的学生为此肩膀都被打肿了。因此,学生都怕他。我读完《三字经》、《百家姓》后,就开始读《四书》了。老师教书,有时也讲讲书意。记得在读《四书》、《论语》时,老师讲到“子曰”时,就讲解说:子是孔子,曰是说,子曰就是孔子说。第一次就是学的“子曰,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1924年我转学到叶家湾祠堂念书，老师叫叶世芳，号芳亭。他老人家性格温和，教书也认真，对我这个学生也很宠爱，说我聪明，将来有出息。叶家祠堂有三排庭，前面庭是看家庙的人住，第二排是叶家子弟和外地来的有钱人家的子弟的课堂，第三排是我们这些贫家子弟的课堂。对这些有钱人家的孩子，我从不和他们来往，从小在思想上就萌发了人穷志不穷、家贫不可欺。当然，这些富家子弟也瞧不起我们穷人家的孩子。记得有一次在我到学校途中，路过塘洼叶世余家，他家是富户，我恨透他了，就在他家房屋边一棵树上刻上字骂他“叶世余狗入的，再不许苛克穷人”。后来他知道了是我写的，怕我再找他的事，直向我说好话。回想起在这个祠堂里念书的同学，现在只知道一起参加红军的谭知耕（曾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其他的已记不起来了，有的可能不在人世了。

学校对学生管理是很严的。课堂上老师桌上放一块箱板（专门制做的，还上了油漆），在念书时若有哪位学生要出学堂大门，就要将箱板拿来夹到自己桌上的书里，以表示请假，否则是要挨箱板的。无论哪位老师都是信奉孔子，过去教书的不叫老师叫先生。每年开学那天都要把孔子牌位供起来，敬上香，烧上纸，磕头朝拜一番然后正式读书。课堂上，老师要求学生写字认真，写毛笔字要一笔一画地效仿，如稍写得不工整，就要打手板或罚跪。每天写的字都要经过老师检查，写得好的用红笔画个圈算是给分的意思，写得不

好的就打叉，再不好的三、五次就要挨手板。对写字的姿势老师要求也是很严的，要求学生要坐得端正，笔要拿得直，笔杆要对准鼻梁。读书时，不论哪位老师都是让学生死记硬背，囫圇吞枣，不管学生理解不理解。每个学生眯缝着眼念呀背呀，背诵如流就是聪明学生。读书念一遍还不算数，念一本书还要带念、背另几本或十来本书（旧名词叫带书）。记得我念到《易经》时，从《论语》、《四书》、《诗经》、《书经》，每本书先生都要摘一段（两页或三页半）让我们背。在下午开始学习时，拿一大摞书到老师讲桌前，把书放在讲桌上，然后面向后（背着桌子）念给老师听，如念错了或记不起来时，老师启发几句，然后继续背，如仍记不起来，就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等待老师再叫。要是再背不上来，就要挨打或罚跪。那时念书、写字一点也马虎不得。可惜的是直到上完学也没学过数学。但我念《诗经》，背带书、学写仿做作文，常得到老师好评，夸奖我是个好学生。

那时上学的学费自备，每年一个学生两斗稻谷，到了秋季每逢交学费时都是送到老师那里，由学东负责统一办理。念的书和文房四宝都是自备。穷人家的孩子，离学堂近的在家吃饭，稍远些的早去晚回，中午带一小碗米做着吃，或者从家里带碗剩饭吃。因我离学堂稍远些，早晚都在家里吃，早饭后上学去带碗米或者剩饭（半菜半饭），这就是我在学校的中饭。就这样，还是全家人省吃俭用供我上学。以后家中生活越来越贫穷，我就不想再去念书了。湾下的叔叔、伯

父、爷爷都劝我祖父和母亲说：“我们湾子里下一辈没有念书识字的，要受别人的欺负，还是让受美继续念书，为湾子里的人争口气。”因此，我祖父和母亲决定让我继续上学。往日上学要越过两道山梁、一道山凹，因我年龄小，就同我一个四哥（五叔父家的叔伯哥）和一位叔父结伴而行。后来他们俩都不上学了，一个在家种田，一个跟铁匠师傅当学徒学手艺，我一个人去上学路上很害怕，就不愿意去上学。为此，母亲发了脾气，拿着棍子撵着打着我去上学，一直追我到湾后山梁子上，我到了学校为止。回想起这些往事，如果没有她老人家那时对我的严格要求和教养，没有一个母亲对儿子那样的慈爱，也就没有今天我为党、国家和人民作出的贡献。这都使我更加怀念我可爱的母亲。

我们的学堂是半耕半读，每当农忙时就在家里干活，农闲时再去上学。这样，为了帮助家里减轻一些生活困难，农忙时除了帮助祖父种田除草外，还帮助哥哥拾柴卖（家中的俗语叫赶集）。随着年龄的增长，也有了些力气，在插秧和秋收时，就帮助祖父放牛、割草。白天不上课，我就拿起柴刀，砍些柴到街上卖，买些盐巴吃。从湾里到郭家河、沙树湾、陡山河去赶集，来回三十里路，挑上一担柴只能卖三、四百文钱，然后买几斤盐回来。到了春节，去集上卖担柴，买些香纸、鞭炮，按老家的风俗习惯，叫除旧岁迎新春。在乡下就是再穷，过年时家家户户也是如此。有时为了多卖些钱，除卖柴外还砍捆竹子、扛棵树木到宣化店去卖，往返要 80 里地。

为了赶集，天未亮，鸡叫头遍就起床吃饭，到集上卖上串把钱，聚集起来买点粮食，返回时天已黑了，还要摸着黑赶路。我每次赶趟远集回来脚痛不止，三两天都不能做事。有时痛得动不得，母亲就烧盆热水，让我把脚放到热水里泡，减轻疼痛。经过几次泡洗和休息才能恢复过来。因为家穷借了不少债，到期要连本带息付清。记得有一年借了我叔伯姐夫叶道志家 200 串钱，到了腊月（旧历 12 月）债主到我家里来讨债，因家里没有钱还，他二话没说就要将我家喂的一口猪（准备过年杀的）赶走，使我母亲非常寒心。按乡下风俗习惯来说，把年猪赶走是最不好听的，往往被人瞧不起，为此母亲痛哭了一场。一年到头全家人辛辛苦苦靠租田耕种，碰上年景好，风调雨顺时，收的粮食除了交租子外，剩下的能够全家吃到本年底。遇到天灾颗粒不收，只能靠糠菜充饥。不管收成如何，交租仍然一样，只好东凑西借还债，否则第二年就不给田种了，那就更没法生活了。

1928 年春，我已 13 岁（虚岁），可以作点事干些活了，就放弃了学业。在家里除了帮助祖父种田和帮助哥哥做些农活外，没有其他活可作，人口多田少，劳力也不需要这么多，我就准备外出谋生。我有一个同姓伯父是铜匠，他答应我去跟他学徒，学了几个月的工夫，主要做些铜壶、吊罐等家具。这年他给了我 10 串钱，我舍不得花，一文不少地拿回了家。母亲很高兴。这时外面已传说湖北黄麻起义，七里坪闹革命，传说国民党杀了不少起义的人，都是先挖好了坑再

将人扔到坑里，用土埋到颈部，使头露出地面，头发还随着风飘动，真是惨不忍睹！听了真让人毛骨悚然。这时，我们西区有些地方也开始闹起了革命。到了8月间，有一股几十人的武装由湖北的高山岗到了潘家上湾祠堂，住了两天就走了。他们在这里买猪给现洋，自己杀着吃，剃头也给钱，在老百姓中间影响很好。后来就传开了：这支背洋枪的队伍真好，对老百姓很和气，买东西都给现洋。（老百姓当时还不知道这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后来我们这里的农民也起来造反了，地主、富农、土豪劣绅也惶恐不安起来。

第二章 在鄂豫皖苏区

一、当红军去

1928年冬,光山(新县)西区潘殷堡也闹起了革命,首先是金龙岗的叶绪广,他先参加了共产党(当时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只晓得他活动多,与外地人来往多,后来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徐向前元帅在世时还问过我有关叶绪广后来的情况。徐帅说:“1931年,我由中央来鄂豫皖,在信阳车站下车后,先到绪广家,由他领路去的箭场河办事处,此人现在怎样?”我说:“1932年‘左’倾路线肃反时被杀害了,后来平反了。”还有位叫叶志茂的,家住叶家湾,他和叶绪广常跟我接近,谈些革命道理和打富济贫的事,这时我开始逐步接受革命进步思想。9月间,麻城四店柴山堡紫云区和郭家河白沙关(原来是个官盐卡,后被打倒了)地区发生农民武装起义,以后潘殷堡有不少农民和游击队联合起来了。有的游击队员扛着钢枪(即步枪,农民称之为钢枪),有的队员拿着大刀、鸟铳、红缨枪等。一夜间就把潘殷堡黄家冲大地主黄积安父子和卡房林润芝(黄家的走狗,反动红枪会的头头)都给杀了,没收了黄、林的财产分给穷人,从此革命在家

乡风起云涌。农民自卫队、儿童团、少先队如雨后春笋般地成立起来了。11月间，我参加了游击队。那时，游击队的武器多半是红缨枪和大刀，几乎没有钢枪。但群众的革命热情十分高涨，到处都是“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声。我们游击队配合潘家上下湾赤卫队到净寺岗东边山岗上，警戒千斤后棚灵云寺（山寨）方向的反动民团和红枪会。赤区对应边界处反动武装扰乱得惊人，杀人放火，掠夺民女，无恶不作，群众痛恨极了。1930年秋，光山（新县）西区与千斤后棚（沙城区千斤堡）九里十八寨（就是这个堡地主民团反动会道门威胁要当地群众修筑山寨反对革命），对西区苏维埃革命根据地所辖的地区大肆进攻，抢劫掠夺，烧毁了村内大部房屋，妇女被抓去出卖。我的嫂嫂和侄儿也是这次被抢到白区，卖到了沙居湾附近黄家湾（我的一个叔伯弟潘寿琴曾去看过她们），因我哥已去世，此事以后也就没追究。亲戚中，还有叔伯婶子和叔伯姐妹也被捉去卖给白区的人。这些往事，都是1947年秋我随刘邓大军进军大别山区时才知道的。

黄麻起义革命武装大队经常到我们那里活动，宣传革命和打倒土豪劣绅的道理。有一次游击大队到我们族庙驻扎，对群众态度好，公买公卖，理发都超价付钱，群众异口同声说穷人的队伍真好，称赞不已。邻村的叶绪广、叶志广叔伯弟兄俩叫我参加地方工作，我没答应，我说要出外当红军打仗。他俩说：“在地方干，也是革命工作，何必要出外扛枪打仗。”那时我已下了决心，要参加红军。1929年夏季，我就

曾到箭场河参加红军，因年岁太小没有收我。这时红军的发展慢，武器少，但我当红军的念头却更强。1929年冬，我不想再在游击队干了，打算当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恰好有一天晚上，湾子里有一位潘玉昌爷爷跟我说，他明天要去参加红军，他说：“你不是早就想离开游击队，去参加红军吗？”“是的，我向绪广和志广都说过。”我答道。他说：“那好，明天早上就走，我带你去。”“太好了！”我高兴地答应。回家的路上，想着就要离开母亲，心里一阵难过，我相信母亲会同意我去的，我决定向她老人家说清楚。回到家中，我向母亲说明天要同玉昌二爷去参加红军，讲述只有红军才能打倒土豪劣绅，劳苦大众才能分得土地、翻身当主人的道理。我说儿不能在家尽孝了。母亲听了后说：“要参加红军是你的心愿！哪能不让你去，去吧！有二爷带你去，为娘就放心了！”妈妈千嘱咐万叮咛：“儿呀，老人说得好，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到红军中应与兄弟们讲和气，切不可和他们打架，还要尊敬上级。红军是为穷人有田种，有饭吃，不论到哪里，都要为穷人着想。”妈妈的话好像说不完似的，“明天早晨起床后，我先给你做点吃的，还有点饭炒给你吃，再带上二百文钱，路上饿了买点吃的。”“钱不用带了，沿途有区、乡苏维埃政府，不会没吃的，您放心吧。”家里穷，我不能拿钱。临行前母亲的话，我牢记在心。我母亲虽说是农村劳动妇女，但老人家的思想是开明的，虽然心里总有些舍不得我走，但为了穷人的利益，她义无反顾地送走了儿子。全国解放以后，

她老人家在家种菜、喂猪、养鸡，是乡里的模范军属，县区干部常去看望，表扬她老人家的事迹。

第二天早晨，我起床到厨房，妈妈已将饭做好。我赶紧吃完饭，上穿旧棉袄，下穿单裤和仅有的一双鞋，肩扛红缨枪，由妈妈送出大门外。门“咣”的一声关上了。我想她老人家心里一定很难受，怕我见到她流泪，送子参军，千里终有一别，不如就此告别。我深深理解母亲的心情，默默地擦去了眼角的泪水，毅然转身离去。

玉昌爷正在外面等我一同起程。大雪纷飞，路上行人稀少，沿途雪深到脚背，有的地方雪没到膝盖。青青劲松、常青竹子都被积雪压弯了腰。但我爷孙俩也不觉得途中疲劳，一股劲地跋涉，走啊走，到了新集镇（新县城）下。本来我们要穿城而过，但此时正赶红军攻占了这个县城，城内正在宵禁，我们不能给自己的部队找麻烦，就决定不进城了，由城西绕道去城北的戴店。哎呀！城墙北面倒塌了个大口子，这是红军攻城时，用挖坑道的办法，在棺材里装上黑色炸药，再将竹杆打通，灌上药做药引子，引爆炸开的。这情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以后的战斗中也用过类似的方法，不能不说是受到此情景的启发。

爷孙俩人沿小路到达城北戴店，在招兵处的兵站住了一夜。这天晚上，吃了两碗米饭，然后每人拿些稻草围着火堆就地而卧，也没感到冷，美美的睡了一大觉。这也许是经过一天的跋涉太疲劳的缘故吧。

吃完早饭，玉昌爷笑着说：“受美，累不累？我们现在出发，上午就可赶到徐家围子（是新成立的光山县独立团团部驻地）。”“那太好了，我不累，越快越好！”我劲头十足地说。我们继续赶路，走到中午，渡过一条河，到达西岸的徐家围子。徐家围子坐落在扶山寨的山坳，有数百户人家，靠西边有高低起伏的山地，连绵不断的山脉直接大别山的很有名气的大小莲堂山。这是光山独立团所在地（活动区）。光山独立团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由于红军打了不少胜仗，缴获不少的武器弹药，红军扩大了，独立团也随之发展了。徐家围子的西面、西北、南面的扶山寨、团寨、百花山寨，都有地主的民团、红枪会反动武装以及受地主反动派欺骗的民众把守寨子，与苏维埃政府领导的工农红军、赤卫队、县武装部队为敌。我们很快到团部报了到，我被编到3营营部通讯班当传令兵。我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特别令我兴奋的是，我的红缨枪换成了土造的步枪。时隔几日，又换了把短枪（一次装一发子弹），斜挎在肩上。枪把上的红灯笼须子随风摆动，显得很威风。遗憾的是，服装仍穿着从家中出来时的衣服。因为那时还没有被服厂，不可能穿统一的服装。

我到通讯班不久，战斗任务就下来了，头一仗围攻光山县境泼皮河北边的奔河坎。3营营部住在一个大地主家里，没有被子也没有床铺，就在大厅的地上铺上稻草，中间生一堆火，营长也和我们一起和衣而卧，干部、战士同甘共苦。攻

打奔河坎，采取了攻新县城的战术，即挖坑道的办法。敌人发现后，突然从北门反扑，将挖坑道的部队堵在里面，用火烧、烟熏，部队几乎被消灭掉。危急时刻，增援部队及时赶到，迅速将出来的敌人击退，使我军免遭损失。

独立团撤到徐家围子之后，整编为独立营。我被编到3连当战士，将短枪换成长枪，并发了3发子弹。其中有1发还是瞎火（子弹底火已被撞击过，再打不响）。整编完后，部队向南行动。有天夜里，轮到我放哨。这是我第一次放哨。后山是花山寨地主民团、红枪会固守着，当时说这个寨子反动武装最善于夜袭，摸我们的岗哨。排长来查哨时问我怕不怕，我连说不怕、不怕，实际上心里老是七上八下的。我将哨位四周围上柴捆子，防止敌人摸我的哨。还不时发问“口令！口令！”以此来壮胆。以后有经验了，胆子也大了，再站岗也就不怕了。

后来，独立营回到中心区参加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刚开始南下，我被调到连部当传令兵，虽不担负夜间放哨任务，但任务也很艰巨。只要一声令下，就要毫不犹豫地冲到战斗最险恶的地方，准确地传达命令。战斗中，总是紧跟着连长冲锋在前。那时，掌旗兵、司号兵同样都是冲在前面的。

二、参加第二次反“围剿”斗争

蒋介石部署的第一次“围剿”鄂豫皖根据地失败后，又重新部署了第二次“围剿”。首先从皖西开始。1931年4月

中旬,皖西敌第46师、警卫1旅等7个团向我根据地进犯。主力红军那时出皖西歼击进犯之敌,徐向前总指挥率第28团在鄂豫边攻打反动民团据点大山寨、打银尖。大山寨据点还未拔掉,鄂豫边敌人的“围剿”开始了。敌人北路吉鸿昌部4月24日占领新集,进而占领箭场河、七里坪、宣化店。在我县独立团、营和赤卫队武装侧击袭扰下,北撤到黄川、罗山县城。

我光山县独立营从2月23日进到新集镇(新县城)以西,沿敌人前进道路的西北山地侧击袭扰进犯敌人,我们仅有1个营的兵力,加上自卫队武装,但战线却需要拉得很长,连与连之间相距较远,全靠司号员的号声和通讯员的腿传达命令。因此,领导仅要求我们侧击、袭扰敌人。

当时,我在3连当传令兵,3连始终在最前面,王连长作战勇敢,每当战斗一开始,他就在第一线,他到哪里,招展的红旗就插到哪里,传令兵、司号兵也就跟到哪里。战斗又打响了,连长下命令:“李小学(掌旗兵),你要将连旗插到前面小山头上去,跟我来!陈桂和吹起冲锋号!前进!”

“小潘,你马上告诉3排长,叫他带3排在后掩护。”连长命令我说。“是!”我转身一阵风似的向3排方向跑去。过了一个山垭口,爬上山头,见到陈志明指导员,我向指导员报告连长的命令后,指导员说:“我明白了,你回去告诉连长,我留在3排指挥!”我即返回连长处,向连长报告:“命令已传达到,陈指导员让我转告你,他在3排指挥。”司号兵小

陈将号端在口唇边似乎要吹冲锋的命令。“1、2排向敌人冲锋！”瞬间，号声嘀嘀哒哒地响起来，部队一阵风向着敌方冲去。敌人的机关枪哒哒的响，子弹嗖嗖地射向我方的部队，迫击炮弹咚咚地在红色军旗四周爆炸。只见掌旗兵小李继续向前冲，火红的军旗高高飘扬着。

大股敌人又集结起来沿大路向箭场河前进，我们奉营长的命令，沿山边小路侧击、袭扰敌人，阻击敌人进山“清剿”，掩护群众和苏维埃政府转移。“小潘，你去告诉1、2排排长，要部队很好地注意运动前进的队形，还要注意利用地形防敌火力杀伤。”我不停地传达着连长的命令。

反“围剿”斗争，经过几天几夜的战斗，一直侧击、袭扰敌人到箭场河西山廖家湾，我们独立营的任务完成了。徐向前总指挥率领的红四军28团在箭场河西山同敌人反复争夺，战斗非常激烈，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损失惨重，终于向红安、宣化店撤退了。

南路的敌人遭我根据地的军民袭扰、打击，不敢孤军深入。敌人的第一步“围剿”鄂豫边红军的计划，即告失败。

我军主动在皖西粉碎敌人的进“剿”胜利后，西返鄂豫边区。在新集以北浒之湾敌53师从泼皮河南下，企图占领新集。经一昼夜的激战，歼敌近千名，又乘胜横扫光山县南部的地主围寨，攻克团山寨、胡山寨、雾山寨、邱家店等敌据点。主力接着南下，攻克黄安附近敌占地区，共歼敌约两个团。至此，敌人第二次“围剿”被我粉碎。

1931年5月,红军主力南下粉碎敌人“围剿”后,转入外线机动作战,独立营进入泼皮河以北西北春树店地区担任守卫任务,扩大、巩固苏区,保卫苏维埃政权。

我鄂豫皖苏区的广大军民,胜利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第二次“围剿”,群情振奋,士气高涨。中央鄂豫皖分局抓住有利时机,提出了扩大苏区,筹集粮食,准备粉碎敌人新的“围剿”的战斗任务。

三、夜袭宝安寨

这年秋天,我们光山县独立营根据这一任务和县委的具体指示,组织了夜袭宝安寨的战斗,歼灭了盘踞寨中的地主民团武装,拔除了敌人借以据守的山寨,筹集到一批粮食,巩固、扩大了革命根据地。宝安寨位于晏家河西南,是“九里十八寨”靠东北面的一个寨子,坐落在半山坡上。寨子的北面 and 东面,山石耸立,形成悬崖陡壁,极难攀登;寨子的南面,距徐店不远,从徐店伸展过来一条蜿蜒曲折的山路,直通寨的南门;寨子的西面和打银尖、大山寨相邻近。寨子内房子零乱,最高处有一座山神庙,山神庙至南寨门是一条山梁。寨子四周围筑有两三丈高的寨墙,修有寨垛。从宝安寨所处的位置和整个情况来看,易守难攻。盘踞在寨子里的地主民团、红枪会等反动武装,就是依靠寨子的坚固和地形的险要,横行乡里,配合蒋介石的“围剿”,袭扰我根据地边沿村庄,抢劫掠夺群众财产,是十八寨中反动气焰比较嚣张

的一个寨。

县委和独立营领导研究了宝安寨的情况后，认为打下这个寨子，不仅震慑其他寨子的敌人，使其不敢轻举妄动，扩大我军的政治影响，而且还可筹集到一批粮食，解放寨子里被欺骗的群众。因此，决定集中兵力，夜间袭击，速战速决，坚决拿下宝安寨。

决心一下，营领导一面布置封锁消息，不让敌人察觉我作战意图；一面立即派出侦察员，对宝安寨的地形、道路和敌人的兵力部署进行详细周密的侦察。侦察结果，盘踞在寨中的民团和红枪会武装共有 200 多人，有枪百余支；被欺骗来守寨的群众约数百人，大都使用土枪、土炮和大刀、梭标等。民团团总和寨主都住在制高点山神庙内；民团武装除少数把守寨门外，其余守在寨内高地；红枪会守备寨墙垛，控制四周；被欺骗来的群众都住在大草棚子里，夜晚值更巡逻。宝安寨南门通山梁的道路，由民团把守，寨门上有土炮数门；东南寨角，寨墙有三丈多高，敌人防守薄弱，寨墙外杂草丛生，到处是丛林荆棘。根据这些情况，邱营长召集各连连长、指导员进行敌情分析，研究作战方案。当时，有的认为民团、土匪不堪一击，主张从南门强攻，有的提出夜间奇袭。经过一番讨论，大家感到，采取强攻手段，敌人虽无战斗力，但凭借寨墙固守，也不易攻破。况且敌人人多地熟，一寨受攻各寨支援，会增加攻寨的困难，不能迅速解决战斗。寨东南角的寨墙虽然又高又厚，但敌人设防守备松懈，寨外地形

便于我隐蔽接近，如能乘黑夜从这里摸上去，便可以出其不意，打敌人措手不及，一举取得成功。根据大家的意见，邱营长最后决定，夜间行动，奇袭宝安寨。确定3连担任主攻任务，从寨东南角突入，然后沿寨墙根向两侧发展；主力接应1连攻取南门，得手后向北快速突击，攻取敌民团团部。2连为营的二梯队，随1连跟进，关键时刻投入战斗，打敌人的反扑。

任务下达后，经过动员，部队的情绪非常高，一个个磨拳擦掌，决心打一个漂亮仗，活捉寨主，消灭民团、红枪会。有的说：“民团、红枪会都是兔子胆，咱给他来个猛冲猛打，管叫他王八搬家——连滚带爬。”还有的说：“红枪会吹牛，说他们有符法护身，刀枪不入，这次咱们非给他捅几个窟窿不可，看看他那个护身法灵不灵。”有的战士还提出比赛，看谁缴的枪多，打死的敌人多。看到战士们的情绪这样高，营领导非常高兴，要求大家作好充分准备。

当时我就在担任主攻任务的3连。吃过午饭，王连长到各排检查准备情况。1排是攻寨突击排，他们扎了3架4丈多高的梯子，在排长的带领下，战士们正在上上下下的练习。王连长看了看，高兴地说：“同志们辛苦了！你们绑的梯子又轻又结实，真是好样的！”练大刀、练投弹的战士们，个个精神抖擞，满身汗水。王连长问一个战士：“你能投多远？”

“你放心吧，连长，投到寨墙垛上不成问题！”

“好啊！今晚上好好显示一下本领。”随后，王连长又

转到伙房，见老炊事班长正在忙活，笑着说：“老班长，今晚上可得弄点好吃的，行军打仗才有劲哩！”

“那是自然，连长你看，有猪肉，有鸡肉，连喝的开水都准备好了。”

“好啊！你这个老班长可真行哪！”连长高兴地鼓励炊事班长。

天渐渐黑了。虽说才9月天气，可大别山夜晚的风吹在身上已觉得凉飕飕的。队伍吃过晚饭就出发了。

我们的驻地王湾在宝安寨东南方向，离宝安寨5、6里，道路崎岖难行。开始，队伍顺大路向北走了一段，之后又调转头沿田埂、小河沟和山间小路向西走。一个战士小声问道：“这是往哪里走？”1排长和他开玩笑说：“一会往北，一会往西，这就叫做声东击西。”逗得那个战士格格笑。

这天晚上，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不少战士在行军中跌跤子，有的脸上、手上被树枝荆棘划破了皮，但谁也顾不得这些。经过半夜急行军，部队神不知鬼不觉地到达预定的位置。3连用树丛作掩护，已接近寨墙下。这时，时间就是胜利。王连长立即命令1排架梯。梯子刚刚竖起一半，就听寨墙垛上有人大喊：“下面来人了啊！”随之扔下来几块石头。我们大吃一惊，以为敌人真的发现了部队的行动，想冲上去。这时，只听连长低声命令：“原地卧倒，不许有动静！”部队迅速卧倒隐蔽起来。敌人胡乱叫了一阵便停下来，原来他们并未发现我们的部队，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瞎咋唬。

我们轻轻地嘘了一口气。等了一会儿，再没听到动静，王连长指挥1排竖起梯子，登上寨墙向敌人摸去。当我们的尖兵班进了炮楼，敌人才发觉，战士们端着刺刀猛的冲上去，敌人没有来得及抵抗就狼狈逃窜，尖兵班打开了突破口。不一会，1排就全部迅速突入寨内。一时喊杀声四起，枪声大作，敌人弄不清我们有多少兵力，只能仓促组织反击。

寨子里的民团、红枪会都是些乌合之众，平日欺压老百姓像凶神恶煞一样，碰上跟红军打仗就稀松不堪了。他们的第一次反击，经我一阵猛打，撂倒了十来个，很快就溃败下去了。这时，3连全部攻入寨内，留一个班巩固突破口，其余向两侧发展。敌人不甘心，又组织第二次反扑，被我排子枪火力齐射又打倒了十几个，接着战士们端着刺刀象猛虎一样往前冲，敌人吓破了胆，喊着“好厉害，快退，快退！”掉头往回跑，敌人的第二次反扑又被我打退。

3连的突破，吸引和调动了敌人。乘敌混乱之际，1连以迅猛的动作攻克了南门，2连也相机加入了战斗，直取敌民团总部。一刹时，枪声、土炮声、手榴弹爆炸声、喊杀声、哭叫声响成一片，敌人乱成一团，纷纷夺路而逃。除了少数民团和红枪会首领乘机跑掉外，大部分敌人已被我歼灭。接着，我们按照任务区，固守寨墙，分区清扫残余敌人。太阳出山，战斗全部结束。经过半夜的战斗，我们歼敌200多人，宝安寨获得了解放。

当天，我们组织了宣传队，揭露敌人散布的“打开寨子

都杀光”的谣言，宣传红军只打地主民团，不动群众一针一线，“穷苦农民是一家”，“打土豪，分田地”等道理，并打开地主土豪的粮仓，给乡亲们分米分粮。经过宣传和实际行动的影响，一度蒙受欺骗宣传的群众都放了心，露出了笑脸说：“红军真是我们穷人的大救星。”他们还自动组织起来，欢迎红军队伍。营领导立即派人把这一胜利消息向县委作了汇报。

敌人不甘心失败。第二天，逃跑的残敌又会同大山寨、打银尖的地主民团武装和红枪会两千多人，兵分两路，一路从南门，一路从西门，呼喊嚎叫着，气势汹汹地向宝安寨冲来。根据敌人的来势，邱营长将主力置于南门，决定先击败这路敌主力，以另一部坚守西门。南门的敌人刚一接近，我们就以守寨的土炮猛烈轰击，手榴弹居高临下，在敌群中开花，打得敌人喘不过气来。接着，我们冲锋号一吹，打开寨门出击，毙敌数十人，其余敌人吓得各自逃命，四散奔逃。西门这路敌人一见南门溃败，不战自乱，缩回老巢。

第三天，根据地的运输队来了，肩挑背驮，浩浩荡荡，把缴获的物资和粮食运回根据地。乡亲们像过年一样，喜气洋洋地欢送我们。他们爱红军，颂红军，还编了一首民歌到处传唱：“红军是穷人的大救星，打仗真英勇。攻破了宝安寨，打垮了民团兵，赶走了欺压咱的害人精，宝安寨今天得安宁，啦哈咦嗨。”

1931年9月间攻克宝安寨后，上级分析敌人的情况：

宝安寨的攻克，在晏家河西及西北，开辟、扩大了一大块根据地，使中心区更加巩固和安全。因此，将我们3连调到椿树店驻防，对付苏区北面的地主民团、反动红枪会对苏区边沿的袭扰破坏，保卫苏区。

我们9月下旬到椿树店，果然，9月末地主民团、红枪会武装就来进犯。敌人进到围墙边不远的地方，气焰非常嚣张，而战士们已在围墙边沿严阵以待。

红枪会手持着红缨枪，朝着我阵地冲来，那股子劲头，不可一世。“不要慌，放近点再打。”1排长命令全排的战士。

“民团不堪一击，红枪会凭着他骗人的鬼话：‘念了符，子弹打不进，刀砍不动’，你瞄得准准的，保险打他个屁滚尿流。”陈指导员对大家说。

“敌人冲到阵地前了，凶气不小，若不沉着应战，反会被敌人的阵势吓住了。”副连长接着指导员的话说。

“敌人冲到200米、100米、50米，打！狠狠打！步枪齐射，手榴弹掷出去。”1排长命令全排战士。

步枪叭叭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敌人倒下了，一个，两个，三个，还在倒，你们看到了吗？”邱副连长高兴地说。

“敌人阵脚有些乱，看样子要退了。跟我来，冲啊，冲啊！”邱副连长举着大刀，一边喊一边向敌人冲去。战士们跳出战壕，争先恐后地向敌人冲去。敌人很快就溃败了，战斗胜利结束了。

我也跟着副连长，冲过去，将敌人打得一败涂地，保命而逃。副连长是起义过来的，作战勇敢而升任副连长。这次他缴获一支金钩枪（三八式步枪）。

这一仗打得非常好，打掉了敌人的嚣张气焰，灭了敌人的威风，长了我苏区边防人员的志气。敌人的什么“刀枪不入”的鬼话被戳穿了，再也不敢轻举妄动进攻苏区。从此，苏区北方边沿安静了。

11月中旬，我们3连移防，进驻砖桥街上。这个集有不少的街道，两层砖瓦结构的楼房多，说明富豪人家多，买卖人家大部分是地主兼资本家。由水路乘竹排一直通往三河尖、蚌埠，土地肥沃富饶，但却被民团、反动会道门武装搞的破落不堪。当时部队经费困难，需要筹集粮款。我们2排住在大街上一家资本家房子里。一次，偶然听到街坊说：“这家资本家（地主兼资本家）老打听他家的房屋内墙被拆没有。”连长想：“这里一定有文章。”这个房子内有一座墙，怎么看也不像原来做的，有个战士叫范小春，他左看右看，觉着象是夹墙，但墙中间似乎不是空的，便用手将墙皮撕掉，秘密被发现了：在土胚之间，有白布包，捆得紧紧的，拿出解开一看，是银元，50元一包，100元一捆。排长马上报告连长。“你们排将墙拆掉，”连长命令说，“别的排不要参加。”全排齐动手，取出数千块银元。这一下，全连的同志高兴极了。我们的生活费有出路了。连里把大部分银元交营部，以解决当时的经费问题，连里只留了少部分。那时的纪律非常严格，

规定一切缴获要归公,违者以军纪处分。

四、参加第三次反“围剿”斗争

蒋介石在第二次“围剿”失败后,仍不死心,又继续调动兵力实施第三次“围剿”鄂豫皖苏区的计划。

1931年10月,独立营要归编红四军建制,以加强野战军的建设,充实野战军部队。我们3连由砖桥开到泼皮河东北奔河坎附近的陈家湾,等待10师师部命令,编到哪个团去。住了几天,总未接到分配的命令。真是不凑巧,正遇着大肃反。头一天晚上,连长、指导员都在连部住,第二天早晨起床时他们都不见了。我们两个传令兵都纳闷,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据1排长说:“昨晚团部来了两个传令兵,将连长、指导员绑走了。”听到此情况,我们两个传令兵都有些害怕,因传令兵与连长、指导员都较亲近。那时,肃反“左”得很,逼供信厉害,万一“咬一口”就说不清楚,都害怕株连。

第三天,师里来了两个传令兵,抄连长和指导员的公文箱,拿走40元现大洋。这是司务长后来告诉我的,当时我吓得不敢见他们。

我们在陈家湾待命,终于在10月底,将我们连开往西余集,编入红四军10师29团。将我调到29团特务连当传令兵,不久又调我到该团2营营部通信班当传令兵。在余家集略加休整后,一面筹集粮食,一面到青区、班竹园地区(河南商城县管辖)扫荡顾敬之的民团地主武装,维护鄂豫边到

皖西苏区的交通。

1932年元月中旬，北上亚港。我军计划发动商潢战役，以便给豫北敌人以有力打击，夺取商城，把鄂豫边和皖西两块根据地连起来。商城、潢川均为豫东南重镇，敌人重兵集结地。曾万钟的12师，汤恩伯的第2师及唐云山的独立33旅，分布于北亚港东南商潢公路上的付流店、豆腐店、江家集一线。陈跃汉的第58师主力驻商城，一部布于商潢公路上的何风桥。戴民权的第45师驻固始地区，互为犄角，构成隔离地带，以分割我鄂豫边和皖西两块根据地，便于在“围剿”中各个击破。

我红军主力北进。我们29团沿商潢公路向商城进击。天正降大雪，道路泥泞，步履难行，脚一踏下，黄泥漫过脚背。我穿的鞋底都被黄泥沾掉了，顾不上换鞋，赤着一只脚，紧跟营长急行军，还不时到各处传达命令，行走稍慢就会掉队。深一脚浅一脚，满腿是泥。走着走着，部队调头向西行动。营长张泗季命令说：“小潘，快去叫4、5连向豆腐店前进，准备战斗！”啊！原来是要打豆腐店呀！我这时才明白。

经过急行军，1月13日发起攻击，占领了豆腐店。2营驻豆腐店街上，吃饭休息，吃的是有些肉末的干菜，酱豆腐却特多，一天三餐，顿顿都吃，这下把我吃“伤”了，以后再也不想吃了。

“传令兵，快叫各连连长、指导员来接受任务。”张营长命令通信讯班。没有多久，各连连长、指导员都来到营部。

“传达师长的命令，为了调整部队的战斗力，我营调归28团建制，改为第3营，28团的3营调归29团为第2营。”张泗季营长宣布。

部队建制变动后，即开赴豆腐店前沿阵地。我们3营归28团建制后，这是第一次参加战斗。营的领导特别重视此次作战的胜败，再三动员，要求打好这一仗，作为改建制的见面礼。开始我们守正面的阵地，为了诱敌深入，我们的阵地又向后收缩。此时，战斗已十分激烈，枪炮声响作一团。“小潘，你叫7连退到后面的阵地上去。”营长直接交待任务。

嗖嗖的子弹在我脚下翻起白烟，啾啾的炮弹皮在我四周飞过，我不顾一切地向7连阵地跑去，突然一梭机枪子弹将我帽沿打掉了，迫使我扑倒在地，营长和通信班的同志当时以为我“光荣”了。我乘机枪转移射击角度，猛地爬起来，又冲向7连阵地，及时将命令传达到7连，完成了任务。营长高兴地说：“小鬼，机灵、勇敢！好样的。”“真行，不怕死！”通信班的同志也赞扬说，说得我心里美滋滋的。

2月1日上午，我红军4个师主力投入战斗，即从右翼侧迂回成功，抵刘寨，包围了敌汤恩伯的第2师和曾万钟的第12师两个指挥部，抢占傅流店渡口，切断敌人的后路。这时，敌人乱成一团，军心动摇，全线慌乱。我正面和左翼部队向敌人发起猛攻。兵败如山倒，数万敌人纷纷向北夺路逃命。我军一气追到潢川附近的狮子头地区。

敌人从潢川来援的部队，趁我主力未赶到，向我前卫营反扑，我营奉命立即后撤。这时一颗子弹从我的屁股上部打进，由小腹左侧穿出，我不由得咚的一声倒在地上。我们的部队在后撤，而敌人的部队压过来，情况非常危险。“快把我的枪拿走，不要管我！”我向同志们喊。我心想，死了不要紧，武器可不能让敌人拿去。敌人离我越来越近。真是该我命大，马克思在天之灵保佑，也不知哪里来一股劲，突然我猛地站了起来，朝着部队撤退的方向艰难地一步步往前挪。敌人的子弹不时地打在我的周围，我全然不顾，只是一个劲地往前挪。

说也巧，不太久的时间，我们的后梯队赶到了，在山梁子上准备就绪，向进攻之敌开始反击，阻止了敌人的追击。我刚挣扎着走到山垭口，通信班的同志都拥到我跟前，这时我再也坚持不住，倒在地上，动弹不得。三四个同志用担架将我送到了丁礼湾总医院治伤。

担架队的同志都是苏区的赤卫队员，他们一路对伤员很负责，在中途转站没有招待食宿的地方，都是他们送水送饭照顾伤员。时间不长，就到了医院驻地。医院条件较差，设备简陋，药品奇缺。换药时用纱布盐水蒸煮后，做成药捻子，然后用钢条（圆头）将药捻子塞入伤口，以防止伤口化脓。

我在医院住了十来天，伤口好多了，可以行走了。有一天，7连班长李桂全（伤员）对我说：“张营长也在这次战斗

中受伤了，也在这个医院住院。”我听了，马上一瘸一拐地去看他。他伤在颈部，子弹从后脖颈射进，由嘴下牙床穿出，打掉两颗牙。这时他已经好多了，可以小声说话了。我们见了面互相问候一番。他说，这次仗打得很好，共歼敌4千多人，缴枪2千余支。商城之敌见援军溃败，将炮栓卸掉，扔下大炮和笨重物资，连夜弃城突围逃往麻城。我红军已克商城。徐总指挥英明，这次战役打得真漂亮，发挥了我红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和灵活机动、猛打猛追的战斗精神，以10多个团的兵力击败敌人优势装备的19个团，很有意义。

“小潘，你很勇敢，这次你能活着，实在是不简单啊！好家伙，在那样恶劣的战斗中，身负重伤，却不要别人背你，硬是跟上了部队，革命精神高尚、可贵啊！”张营长关切地鼓励我。“谢谢营长的鼓励，我当时只想不能连累别的同志。”

“好同志，等你伤好后，仍回原部队去吧。”营长嘱咐我说。

住院半个月，觉得离开部队同志们很久了，非常想念战友们，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伤还没完全好，我就急着要出院，医生总算同意了，给我办了出院手续。我没顾得上回家一趟看老娘亲，就急忙赶上部队。我仍留在营部通信班当传令兵。

新任营长叫张发冀，见到我高兴地说：“欢迎你归队，伤全好了吗？”

“没问题。”我满不在乎地说。

徐顺清班长和班里的同志们，见到我都非常热情地说：“大家都想你呀，都挂念你的伤情。张营长怎样了，你见到他了吗？”“你为全班增了光，现在身体怎样，马上就要执行新的战斗任务了，身体吃得消吗？”同志们一连串的问候，使我感到部队的温暖。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周围的敌军，由 10 个师增加到 15 个师以上。方面军总部预计，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又即将来临。

敌人在皖（安徽）西调集了岳盛宣的第 46 师（辖 3 个团）全部，第 55 师、第 163 旅和警备第 1、2 旅共 10 个团，从六安城、霍山城沿淠河东岸以苏家埠为枢纽构成一线防御，企图阻止红军向东发展。其中第 46 师师部率 1 个旅另 2 个团驻六安；第 137 旅旅部及 1 个团驻苏家埠。第 136 旅的另 1 个团驻青山店，警备第 1 旅驻霍山。敌人另有 55 师 2 个旅，第 57 师，第 7 师在合肥、潜山、蚌埠，但距六安、霍山地区较远，淠河一线敌人后方有很大空隙。据此，方面军总部决定发起苏家埠战役，以地方武装从西面袭扰和迷惑敌人，红军主力则渡过淠河，从敌人两侧后分割包围苏家埠、青山店，伺机消灭六安、霍山两地的敌增援部队。3 月 20 日，方面军总部率红军第 10、11、73 师由青山店以西河口渡过淠河，以 73 师围攻青山店，其余部队向北急进。

22 日上午，我们营为 10 师 28 团前卫营进至芮凹，与苏家埠出援青山店之敌 2 个团遭遇，当即向敌勇猛攻击，歼

敌1个营,其余敌人溃退。我们营与团的其他营乘胜追击,将溃逃之敌围困在苏家埠。友邻部队将敌第137旅第274团围于韩摆渡。据各方面的情况报告,得悉苏家埠、青山店、韩摆渡敌人工事坚固,墙高壕深,不宜强攻。决定:围困守敌,采取围城打援,吸引各路的敌人,将其一股一股地消灭掉。困守之敌不能长期坚守,自然最后不攻自乱,而被消灭之。

我们经过飞机山(商城东)、汤家汇、金家寨,到叶家集地区休息了几天,苏区的群众热烈拥护红军,男男女女到红军驻地慰问部队,男的帮厨、碾米,妇女们帮助洗衣、缝补鞋袜。因部队急于行军作战,妇女们夜间不休息赶活,鼓励红军打胜仗。由叶集出发,经独山镇到两河口停下吃晚饭,待命出征。

当时正值初春季节,一望满山春色,绿水青山,溪流潺潺,鸟鸣阵阵,仿佛连大自然都在迎接新的胜利来临。营长说:“准备行动了,小潘,告诉徐班长,叫他派传令兵去各连,让各连连长、指导员都来营部接受任务。”我去了7连。“我们来了,请营长交待任务吧!”各连领导到齐后,异口同声地说。

“我们黄昏出发,向苏家埠敌人进攻,歼灭该镇内的敌人。团长命令我营为前卫。7连为尖兵连,营部随7连后,8、9连为本队。要做好一切战斗准备。我们的行动方向是对苏家埠镇东南角实施攻击。大家还有什么意见?”营长、政委刚

布置完任务，会场顿时活跃起来了。7连连长和指导员兴奋地说：“战士们在上次战役胜利鼓舞下，个个战斗情绪高涨，求战心切，加上这一路上苏区群众的支持，我们连完全有信心完成任务，来回报苏区的乡亲。”

8、9连的领导也表态说：“我们两个连，虽然这次是本单位，但从营的角度看，还是前卫，一定协同7连完成好任务。”

营政委说：“营长已将团的命令传达了，各连的任务也清楚了，各连要不断做好战场上的政治工作，要自始至终保障部队饱满的战斗热情和旺盛的战斗士气。回到连里后，向全体同志讲清楚，认真动员。”

太阳落山了，晚霞映着滹河水。部队出发了，欢笑着的红军战士在前进。“争取胜利，沿滹河行进呀！”微微春风吹暖每个红军战士的心田，大家都想着有大仗打，胜利在向红军战士欢笑！

3月31日晚，我们从两河口秘密通过滹河浮桥。在起伏的山区夜行军，高低不平的山间小道，对经历无数次锻炼的红军战士来说，已习以为常。

营长命令：“向后传，要过叉路了，后面的跟上，前面是青山店，绕过去。低声传！”“小潘，我们走了大半夜，你回头看看，哪里是路啊，刚发芽的草都踏平了，咱们不是走路而是开路。”通信班王晓强低声开着玩笑。

已是3月22日拂晓，夜半踏青开路行，翻山跃进天已

明，太阳刚升红似火，红旗招展唱战歌。营长说：“很快就到苏家埠地区，通知各连，准备战斗。”在行进中，急快地不走样传达命令到队伍的最后一个人，指战员都有这种良好的训练。

发现敌人了，掌旗兵两手直直地举着营部军旗，跟在营长的后面。司号兵和通信班的战士排成战斗队形。尖兵连的司号兵吹起了冲锋号：“哒哒嘀，嘀嘀哒！”这时，营部的司号兵也吹起了冲锋号。战斗开始了，英勇的指战员都不甘落后，“冲呀！冲呀！”“叭叭！叭叭！卟啾卟啾！咔咔！”弹头在空中嗖嗖地叫。红军战士哪管那么多！只顾拼命地往前冲，杀敌立功。经过反复冲杀，将敌人杀得大败，像惊弓之鸟，丢盔卸甲狼狈逃窜。

“追，追！使敌人无还手之力！”营长一股劲地鼓励战士们往前冲。“哒哒，嘀嘀！”司号兵不断用号声传达急速前进的命令。好家伙，敌人跑得可真快！7连连长派传令兵向营长报告：“敌人已快逃进苏家埠镇，我连正在继续追赶。”

“快回去告诉你们连长，追击部队最好紧咬住敌人的后尾冲进镇内去，夺取城门，以免敌人先进城后封门，再攻城就费事了。”营长对7连的传令兵说。

“营长，你看道西边，有个中年人在看我们。”班长徐顺清说。

“小潘，你快去叫住那位老乡，把他带过来。”营长马上命令我。

“老乡，你贵姓啊？”营长和蔼地向老乡打招呼。

“姓陈，名叫陈二龙。”老乡回答。

“你怕红军吗？”

“笑话，红军是帮助穷人打土豪，我怕什么，早就知道你们是咱穷人的队伍。”

营长继续问老乡：“刚才逃走的敌人是从苏家埠出来的吗？那里驻了多少敌人，围寨有多高，外壕有多深？”

老乡答：“敌人是从苏家埠出来的，那寨子里驻了不少敌人，都住满了。寨围的墙有好几丈高，南、北城门处有吊桥，我给你们带路。”

这时7连长派传令兵来报告：“我们已占领苏家埠东南角约2里路的刘湾，退却的敌人大部分已跑到苏家埠围寨内，部队仍在前进中。”

老乡说：“离苏家埠不远了，向前走过一个山嘴子，下转弯走过凹沟，再上个坡就到刘湾了，过了刘湾就是苏家埠。”

“老陈，你带路，我们到刘湾去。”营长说。

营部下午到达刘湾。各连的传令兵都来报告说，部队都已到苏家埠城外。城墙高2丈，厚1丈多，环墙筑有9个3丈高的碉堡。据向当地老百姓调查和我们观察：城居高临下，火力密集，寨壕深1丈，宽20几米，壕外设有竹围等副防护设施，宽达10来米。

黄昏前，营长又亲自去各连前沿勘察了一遍，与了解的情况基本一致。“看来这个据点是个硬钉子，我强攻很难取

胜。”营长自言自语地说，又大声地命令：“你们几个连长，回连后与指导员说明白，今天部队占领原阵地，加紧筑工事，防敌反扑。各连阵地按原部署划分。”

郑政委补充说：“要你们的指导员向战士说清楚暂不攻城的理由。今天的仗打得很好，让战士好好用热水烫烫脚，恢复体力。护理好受伤的战士。严格执行营长的命令。”

23日，总部通知：敌人有两个团，从六安出动西来，增援苏家埠，到韩摆渡附近，遭我军夹击，敌警备2旅1个团窜入苏家埠。137旅274团窜入韩摆渡。我11师一部及六安独立团又将韩摆渡围住。3天之内，我军歼敌一部，完成了分割包围青山店、苏家埠、韩摆渡之敌的计划。

敌人被我军围困在寨子里固守待援。诱饵已下，总部通知：被困在苏家埠之敌可能会乘外援而伺机突围，担任围困苏家埠的部队要严加警戒，防敌突围。营长当即将总部通知传达到各连，要各连坚决完成围城的任务。

3月底，援敌果然出动。敌46师师长岳盛暄令六安、霍山两城敌军倾巢出动，企图对我南北夹击。总部将预备队29团投入战斗，同担任阻援任务的2个团从东西两面，钳击突入凉水井、桂家老坟之敌。战斗打响了，敌273团被全歼。警备旅1个团溃逃窜入韩摆渡。岳盛暄仓惶率残部逃回六安。霍山出援的敌警备2旅，在十里铺地区亦被我红军73师击溃，窜回原地。

在打援的战斗过程中，青山店守敌冒死突围，拼命战

斗，一部被歼，其残部窜入苏家埠。青山店遂落入我军手中。

在敌援军与我激烈战斗过程中，苏家埠被围之敌，由东门向外突围。激烈的炮声、枪声震撼田野。

“报告营长，敌人从东门突围，我连正在阻击。”8连传令兵跑来报告。

“传令兵小潘，你急速去9连，叫他们以1个排守住阵地，拿出2个排去增援8连，坚决歼灭突出的敌人。”营长命令我。我立即急速向9连连长传达命令。

8连英勇的激战，反击了突出的敌人。紧急关头，9连及时赶到了，与8连协同，使突出的敌人又从南门缩回苏家埠内。

突围的敌人遭到沉重的打击后，仍不甘心，梦想能逃脱被歼灭的命运，等待援军的再次到来。从蒋介石到国民党安徽省主席都不断地吹牛，给苏家埠、韩摆渡困守之敌打气，要他们坚守待援。其实，他的两次增援都被红军击溃，死的死，逃的逃。敌人确实很顽固，又从南门突出来了，想要打开南门沿河的通道，再迂回向东门突围。9连连长是山东人，黑大个，战士们都叫他是“侏”子。他作战勇敢，带着9连，手举驳壳枪，身先士卒冲向敌人。营长也大喊：“8连，跟我来！”随着9连冲向前去。通信班的传令兵紧随营长冲锋杀敌。只听子弹在身旁嗖嗖飞过，该死的敌人这时又从原路向苏家埠内退去。我们一直追到寨子不远的地方，敌人伤的伤，死的死。营长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原地待命。

在平坦的开阔地，要严格利用地形地物，以防敌人的机枪扫射和其它火器的杀伤。因此，我们充分利用了小坑、凹地作为防护工事。地里的苞谷杆和红麻只能作隐蔽物，不可作射击掩体用，它挡不住子弹。跟我一起的有个传令兵叫王强的，他向一堆苞谷杆跑去，躲在后面，被敌人机枪射中牺牲了。

敌人的突围梦破产了。到4月中旬，苏家埠、韩摆渡两镇沿淠河东岸应该是花红柳绿，鸟语花香的季节，可是今日大不相同了，敌人被包围得水泄不通已有月余了，弹尽粮绝不得不吃野菜、啃树皮充饥。以前的成荫绿树现已变得光秃秃的，只有树干而无绿叶，只能靠飞机空投粮食。但由于包围圈在不断缩小，大多数空运都为我军所获。战士们都说：“老天有眼，不愿拿粮食给坏蛋吃，红军对老百姓好，所以空投都掉到红军的阵地上。”

营长说：“为了不让寨里的老百姓跟着挨饿，经方面军总部派代表与敌人协商，将居民放出寨子。”由地方党组织安排，共有万余男女老少，从东门9连的警戒区出来。敌人也饿得受不了，偷偷跑出来向我们的战士乞讨。

“啊，红军老总，不要打枪了，我们实在饿得不行了，我用两排子弹换个馒头行吗？”有的敌兵说。

“行，你把子弹放在外壕的外沿，馒头我也放在那里，来换吧。”战士向敌兵回话。

7连向营部报告：“敌人不仅是士兵偷出工事要吃的，

有2名排长也偷着出来要吃的。”

营政委给7连任务：“乘此机会，做好瓦解敌军的工作，向敌人喊话，只有交枪投降，才有饭吃，才是出路，才能保全性命。”

经过强大的政治攻势，敌人士兵不断向我们阵地送枪、送子弹换吃的，有的干脆投降。

敌安徽省主席陈调元频频向蒋介石告急、求援。4月下旬，蒋介石委任第7师师长厉式鼎为“皖西剿共总指挥”，率15个团约2万余人，自合肥出动，分两路向苏家埠、韩摆渡增援，企图解救两地被围之敌。

这是敌人的第二次增援了。此次增援的兵力多，部队装备好。打好这一仗关系重大。如打不好这一仗，我军就没有退路。我军不利的一面是敌人增援的兵力多，武器精良，也吸取了一些失败的教训。但我军也有有利的一面，敌人数量虽多，除第7师未受打击，战斗力较强外，其余均数次受到我军的打击，部队里有不少士兵是我们放回去的俘虏，士气不高。敌人远路而来，为疲惫之师。丘陵地带，小河纵横，又正值雨季，河水高涨，陆路泥泞。敌人地形不熟，运动困难。而我军有良好的地形，构筑了坚固的防御阵地，可以说是“固若金汤”。在丘陵地带作战，具有发挥我军野战、近战长处的有利条件。我军以近待远，以逸待劳，兵力虽少，却胜敌一筹。还有苏维埃政府、地方武装的配合，又紧靠根据地，后方供应方便。而我军士气高涨是最重要的因素。

总部徐老总决心：集中主力，在六安以西的樊道桥、戚家桥一线布防待敌。该地丘陵起伏，树林茂密，有陡拔河横贯南北，是我军运动歼敌的好战场。13师布于樊道桥以东地区构筑工事，担任正面阻击。10、11师主力置于73师的两翼，伺机迂回包抄。73师的1个营和六安独立团到陡拔河以东，佯作抵抗，诱敌深入。

留10、11师各一部及地方武装围困苏家埠、韩摆渡敌人。留下的兵力虽少，但筑有坚固的工事。在两个据点的周围，我军挖了纵横交错、密如蜘蛛网似的堑壕、盖沟。为加强工事的伪装，每条战壕、交通沟都砌了青草皮，一块块砌在垛口上。在春暖花开、万物生长的季节，长成了丛草复盖的伪装网。你如不在近处看，不知是工事。哪处发现敌人，预备队可以很快隐蔽机动，赶赴增援。敌人要想突围，比登天还难。

团长命令由1营接替3营的防务，3营赶往戚家桥执行新的任务。接到命令后，大家都估计是敌人的援兵到了，要去打援，都非常兴奋。这回可有大仗打了。

营长向全营布置任务说：“7连前卫，8、9连顺序。脚码子都要带好，今晚务必赶到戚家桥。”

营政委向各连指导员说：“你们回去，要很好的动员，这次去打敌援兵，任务很光荣，不要掉队，天降雨泥路滑，脚码子一定要绑好，发扬快速行军的光荣传统。”

经过大半天的急行军，晚上到了戚家桥附近的陈湾宿

营。营部住在一间大房子里，地上铺些稻草。吃过晚饭，就地而卧，抓紧时间休息。

早上听得北面的枪声“叭叭叭”地响起来。大家都一咕碌爬起来。“你们再好好睡一会，有你们仗打。”徐班长想让大家充分休息，恢复体力。但哪里睡得着啊！

“你说，敌人来了 15 个团，总指挥厉式鼎也来了，这回能打个大仗了吧，连围困苏家埠的我们营都抽调出来了。”

“你快睡吧，没听到刚才班长讲吗？”

“小潘，哪里睡得着呀！总想着到前沿去多杀几个敌人，抓他几个俘虏，把敌人全消灭掉。”

“睡吧，仗有的你打。”大家议论纷纷，谁也没睡着。

过了好一会，“快起床，吃完饭就要参加战斗了。”就听炊事员老王（纪顺）喊。

大家七忙八乱的赶紧整装。“嘟嘟嘟”，班长的哨子响了起来。“站队，开饭了。”班长命令道。

“给你们多添点菜，多吃点，吃了饭到战场上多杀敌人，多抓几个俘虏，杀敌立功啊。”炊事班长鼓励大家。

饭后，部队开始行动了。赵营长和郑政委命令：“小潘，你去 7 连，让他们立刻投入战斗。”另两个传令兵分别去 8 连和 9 连传达命令。

部队快步行进，正遇上滂沱大雨，我们顾不得道路泥泞，只是一股劲往前走。到前面还看到了有名的“胜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工事—戚家桥”（戚家桥的一名老人曾经当过

兵诉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工事威武、严峻、坚固，百人坚守，万夫难克，据说戚家桥也如此）。

忽听王成斌说：“前方来了两位首长，你看有司号官，号上挂着红丝带，好不威风！”“传令兵那么多，是谁呀？”大雨纷纷，白雾茫茫，看不清楚！走近了，我才看清。“前面走的瘦高身材的是徐向前总指挥，后面身材不太高的是陈昌浩，我们的总政委嘛！你好好看看。”我高兴地对王成斌说。

徐总指挥走过来对我们营长说：“前面就是陡拔河，敌人在诱兵后撤之机冒险冲过陡拔河，向红 73 师阵地猛攻。该师的部队利用工事给敌人重大杀伤后，向敌人阵地发起猛烈反击，敌人抵挡不住我军‘猛虎下山’之势的冲击，顿时大乱。因逢天降滂沱大雨，陡拔河洪水猛涨，遭我军沉重打击之敌 19 旅仓惶后撤，敌人退却不成，被洪水淹死不计其数，大部敌人被歼。敌人先头部队受挫，后续部队继续前进，陡拔河两岸敌之人马自相践踏，混乱不堪，无还手之力。”

“前面部队打得真好，29 团的战士们真勇敢，敌人在一个山头上架起了 18 挺重机枪，都挡不住战士们的冲击，竟然一下子将敌 18 挺机枪全部缴获。”陈昌浩政委讲到高兴处哈哈大笑起来。

徐向前总指挥下命令：“你们 3 营急速从右翼迂回到敌人纵深去。配合 29 团和 73 师的部队，将敌人歼灭。”

“传令兵快去叫 7 连跟我来，8、9 连顺序前进！”营长下了命令。冲锋号不断地吹着，部队跟随营长前进，道路泥泞，

战士们顾不得脸上的汗水、泥水，一鼓劲地向敌人的侧后方插。3营投入战斗后，发展很顺利，一直打到敌人纵深，8连直插到与友邻部队结合部了。战斗越打越激烈。“快派传令兵到8连去，要他们连向营部靠拢，歼灭正前方退却的敌人。”营长下达命令。

班长说：“小潘，你和徐顺清两人马上将营长的命令传达给8连，要他们迅速向营部靠拢，同7、9连协同歼灭退却的敌人。”我与徐顺清不顾敌人密集的枪弹，炮弹，连滚带爬地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到达8连阵地，传达营长的命令。8连长这时打得正带劲，“小潘，回去告诉营长，我们很快就将眼前的敌人消灭了，然后立即向营部靠拢。”这时敌人已溃不成军，狼狈撤退，水田里、沟里，到处是逃跑的敌人和失控的骡马，丢弃的物品、枪炮也不少。我和徐顺清在回去的路上本来可以不费劲就能缴获战利品，至少能拉两匹牲口回去，但传达命令的任务在身，不容许有一点耽搁。我们迅速返回营部。

我们和友邻部队，听到总部发出的总攻号令，各部队向敌人猛烈穿插，分割围歼并突入纵深，一举打乱了敌指挥系统，战到下午5时许，战斗结束。年长的营部的李书记（营部的文书当时称书记），牵着一匹高大肥胖的白马，驮着满满两口袋东西。我问：“李书记，这么肥的马，是谁的坐骑呀，驮着什么？”“这白马？是敌总指挥部副官的，这家伙长的又白又胖，被我们俘虏了。这袋子里全是，纸币。”李书记笑咪咪

地说，“这回打个大胜仗，敌人的“剿共”总指挥厉式鼎被我们活捉了，缴获了大批的武器、物资，2万多敌军全被消灭。”李书记高兴地对我们通信班的同志说个没完。

战斗结束后已是黄昏，我们进到陡拔河西岸小桥西头不远的刘家湾宿营。

“晚饭做好了，蒸有腊肉、腊鹅，香腊味美极了，咬在口里别有一番风味。地主家里有的是，大家快来吃庆祝胜利的聚餐饭。”炊事班王班长高兴地招呼大家说。

“啊！这就是陡拔河呀，没有多宽嘛，敌人在河里死了那么多人，是天意，罪有应得，天助我也！”

“我们徐总指挥妙算，胜似卧龙岗的诸葛先生，选择这么好的阵地，击敌致胜，天之助也！”我们几个传令兵谈论着。

5月4日拂晓，吃完早饭，总部命令我们3营返回苏家埠担任原阵地防务。我们是胜利之师，高高兴兴地行着军，不觉什么是累。营部仍住刘湾，各连也都接管了自己的阵地，继续担负围困苏家埠之敌。已是5月上旬了，被围困在苏家埠、韩摆渡的敌人，见援兵屡遭复灭，外失援兵，内无粮草弹药，在我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8日全部缴械投降。

“我们缴械投降，要求举行投降仪式。”敌方派代表提出投降的条件。

“哈哈，缴械投降还要举行仪式，什么叫仪式，仪式又是怎样的？”通信班小王哈哈大笑地说。

“这是国民党军队，投降也讲门面，是什么样子，到现场去看吧。”我笑着回答。

方面军总指挥部答应了敌方的条件，指定了举行投降仪式的地点，并指示说：“叫 28 团准备好，提高警惕，由第十师接受投降。”接待投降的俘虏兵的工作层次是：我师部接待敌旅部，我团、营、连分别接待敌团、营、连，管他们的食宿。

8 日那天，仪式一开始，敌军投降代表在广场上把枪架得好好的，放好迫击炮、重机枪及一批军用装备（就是没有骡马，都被杀光吃掉了），官兵排成整整齐齐的队列迎接我们。仪式举行得很隆重，时间也很长，从早上一直到中午 12 点。

这次战斗，历时 48 天，被围困的敌人狼狈不堪。为瓦解敌人，我们采取攻心战，将宣传材料编成很有趣的顺口溜，向敌人喊话。

“老乡老乡，不要打枪。都是穷人，理应反蒋。为蒋卖命，为的哪桩。上有父母，下有儿郎。一年到头，难见妻房。长官待你，何处一样。长官拌面，鱼肉鸡汤。你们吃糠，树皮啃光。更有兄弟，饿死床上。飞机运粮，有啥指望，红军围城，铁壁一样。”

“老乡老乡，快快缴枪。放下武器，红军有赏。若不缴枪，困饿死光。来当红军，前途亮堂。愿回家乡，发给光洋。”

宣传抓住了敌人下级官兵的心理，又交代了红军优待

俘虏的政策,对削弱敌人顽抗有很大作用。敌军中有不少是我们放回去的俘虏兵,了解我军的政策,在战场上向空中射击,不打红军,红军一冲锋,很多敌兵就马上缴枪,减少了我军的伤亡。有被俘的敌兵说:“这已是第三回了。”战场上的政治宣传工作,有力地保证了战斗胜利。

苏家埠战役从3月22日开始到5月8日结束共48天,后来人们都称为苏家埠围歼战,歼灭敌人3万余人,生俘敌总指挥厉式鼎(第7师代师长)5个旅长、12个团长及以下官兵1万8千余人。各种枪炮弹药不计其数。解放了淠河以东广大地区,并为皖西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创造了条件。这是鄂豫皖苏维埃红军创建以来空前的大胜利。

苏家埠战役指挥英明,对敌情判断准确,战术运用高明,手段灵活。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政委是此次战役的决策人,每一步计划安排都符合客观的发展规律。掌握和发挥了围城打援调动敌人,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指导思想。准确掌握敌情,坚持围困苏家埠40余日,调动大批的敌人来援,被我击溃和歼灭,被围之守敌终于缴械投降,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在围点的作战中,红军全体指战员进行了艰苦的土工作业,构成了严密的包围敌人的工事网。既有效地围住了敌人,又保证能在必要的时候集中尽可能多的兵力,以逸待劳,利用天时地利条件,消灭敌人的援兵。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和红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诱敌深入诱得好,阻击敌人增援阻得硬,围困敌人的部队围得严。每次敌人突

围都被击溃，使被围困的敌人无一人漏网。迂回侧击敌人有力、及时，攻击中首先打了敌人的指挥所，从而迅速全歼敌人的援兵。苏维埃政府和人民群众供应及时，支援有力，因此大获全胜。

营政委向我们讲：苏家埠战役期间，活动于潢川地区的红军 12 师也取得了不小的胜利。三战三捷，缴获 5 百余支枪。25 军 74、75 师沿滬河北上，5 月 12 日占领淮河重镇正阳关。霍丘敌人恐慌弃城逃窜，该城已为我红军占领，皖西根据地又向北扩大数十里。

潢光战役和苏家埠战役后，四方面军主力向豫南地区潢川以南运动，向侵犯我双柳树、仁和集之国民党军发起进攻。6 月 12 日战役开始占领了双柳树和仁和集之后，我患了重病，但一直坚持战斗，随部队冲到一个山梁上，我就再也支持不住，昏倒在山梁上不省人事。“小潘病倒起不来了。”通信班长向营长报告。“赶快叫担架送后方医院。”营长命令说。几个人将我扶上担架抬下阵地，离开了部队，不知不觉被转到商城县城东北的余集东医院治疗。时间是 6 月 13 日。

昏迷了三天三夜，我才醒过来。但不能吃东西，只能喝白糖水。连续数日，才缓过点劲来，能喝点稀粥了。有个护士悄悄对我说：“你这个病号太危险，怎么光要喝白糖水，是不是改组派？”那时如果真认为是改组派，就不得了了，幸好院长看过我的病，没有当成那回事。

一个星期之后，商城医院的李成林院长来看我，我的病已有好转。这时，才将我从“太平间”移到大病房的床上。李成林院长安慰我说：“小潘呀，你的病不光是肛门脓肿，还有体内疾病，待内病好些后，我再给你治肛门脓肿，你先好好养内病。”这时我才知道我的病情。

这是一座大庙。当我病好些时，我才有兴趣观察。我所在的病房原来是大庙的正殿。这座庙不小，正殿的泥菩萨都被搬掉了。正面和东、西三面都架起了木板，铺上稻草，这就是通铺。伤病号挤住在大殿里，睡的是通铺，不分轻重病号。有一些是从战场上收容来的俘虏伤兵，他们的待遇与我红军伤兵一样。

经过半个来月的休养，服了些药，内病基本上好了。有一天院长又来看我的病情，他说：“明天就给你治肛门脓肿，你作好准备。”

我已能吃饭，身体已健壮起来，希望能快点治好病。住在医院里实在别扭，想早点痊愈返回部队，到前方打仗去。听院长这么说，我很高兴地保证：“没问题，我早就等着呢！”

第二天，李院长带着2名医生和护士来了，对我说：“今天给你开刀，将脓肿割开，去掉脓，再上药，就好得快了。”那时医疗条件差，医疗器械也简单，麻药少，象我这样的手术，就不上麻药了。李院长让我趴下，让医生和护士将我手脚按住。“大家配合好。”李院长边嘱咐大家，边开始动刀。一会是刀割，一会是手挤。我痛得浑身冒汗，咬紧牙关不吭气。也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只听李院长说了声“好了”,手术总算结束了。“过几天就好了,没问题。”李院长安慰我说。

过了两天真的见好了,但起床行动不便,还只能在床上躺着。能吃能喝,每餐两大碗饭。有肉时,一餐能吃一碗红烧肉。后来渐渐可以起床走走了,有时还帮助医生护士抄写歌曲,她们也帮我做衣服(用我从前线带来的布)。

我能起床行走后,到医院周围观光赏景,确有一番乐趣啊。也不知是谁,做了一首诗来形容这时的情景:“原始林中佛堂藏,鸟语花卉四射香。山清水秀溪绕去,春色美景恋人心。‘广广发棵’鸟儿喊,禾苗生长枝叶繁。前方打仗传佳话,红军胜利凯旋归。”

我那时年幼,听起这有诗意的诗歌,别有一番感想。这既是医院住地的描绘,又是对红军战士的鼓励,使我更想马上痊愈赶赴前方去消灭敌人,保卫苏维埃。

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了。潢光战役我因病未参加到底。我的身体已健康起来,急着出院归队。我跑到院长那里要求出院,刚好院长在办公室,他关心地问:“你的病都好了吗?体力恢复得怎样,行军打仗吃得消吗?”“没有问题,你看我现在身体多壮啊!”我很自信地说。“那好,明天叫院务处给你开出院介绍信,好好工作,多打胜仗。”院长终于同意了。

我出院后,到新集(新县)北浒湾,才找到部队,回到 28 团 3 营营部,见到张发翼营长。张营长高兴地说:“小潘你的

病都好了吗？你还是到通信班吧。”当我回到班里，全班的同志都出来欢迎说：“小潘，你可回来了，在你住院时，部队在潢光战役后，又南下在麻城、七里坪、长岭岗打了几仗。长岭岗的战斗很激烈，8连长牺牲了，9连长负重伤。打了一场恶仗。现在准备参加扶山寨战斗，2营已投入战斗了。你回来正好。”全班同志你一言我一语地介绍说。

8月下旬，扶山寨战斗未能歼灭敌人，撤出战斗，离开豫东南，向皖西根据地转移，连续行军，主要是夜间行军。开始感到体力有些不支，毕竟是住了两三个月的医院，刚出院就赶上长途夜行军。只有咬着牙坚持，坚持。经过一段时间，才习惯过来。跑前跑后，及时完成传达命令的任务。

五、参加第四次反“围剿”斗争

潢光战役后，鄂豫皖红四方面军不断取得战斗的胜利，红军不断壮大，武器装备加强了，苏维埃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蒋介石第三次“围剿”失败后仍继续调兵遣将，举行了第四次对苏区革命根据地的“围剿”。鄂豫边地区卫立煌纵队3个整编师，陈继承纵队4个整编师，张钫纵队，皖西徐庭瑶纵队互相配合，协同“进剿”，相互策应。由于部队连续作战，还未得到休整，红军在南线长岭岗、七里坪，北线扶山寨均未歼灭敌人，也未能粉碎其一路。

鄂豫边红军主力向皖西转移，首先向叶家集之敌进攻，敌发现我军之企图，由东西两面向我军夹击。麻埠、流波碛

先被敌人占领，并构筑坚固工事。我军连战几次均未歼其一路。方面军主力部队经金家寨向南进发。我们翻越山岭走到燕子河，部队奉命在这里待命。营部住在山梁上，我从山梁向北坡看去，满山遍野里搭满了树枝棚，住着县、区、乡苏维埃机关，领导干部、群众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殊死斗争。群众对红军的热爱和关怀，真是无微不至。村里老乡们主动带我们到他家的稻田里收割熟了的稻子，以解决我们的粮食问题。当时田里的稻子并未完全熟透，我们看着半熟半生的稻子说：“这太可惜了。”老乡却说：“同志呀，你们吃饱肚子好去消灭敌人，有什么可惜的！”

我们的确不忍去割那不熟的稻谷。苏维埃乡长王成水来了说：“快割吧，以后算作交公粮好了，快割。”

我们营部通信班住在村后山梁上。在一棵大树下面，用几根杆子撑起一块布单，搭成棚，就成了我们的住房。当然更谈不上洗澡了，只是用脸盆烧点水，洗洗脚。

有位妇女会员名叫陈丽芳，见到我们说：“红军同志有要洗的衣服吗，有什么要缝补的吗？我们是燕子河妇女会的，她是妇女会主任叫王月英。红军在前方打仗很辛苦，不分白天黑夜行军打仗，咱们应该帮助你们缝洗衣服。”我心想这些女同志多么不容易呀，情况是这样紧张，却不顾家中的事来帮我们洗衣缝补，没有高度的觉悟是不会冒此风险来部队的。我说：“我们这里有要洗的衣服，就是担水远了点。”陈丽芳说：“不怕，咱们可以抬水，你们从前方回来，应

该好好休息，咱们妇女在后方应该担负支援红军的工作，你们好放心在前方多打胜仗。咱们都不用说客气话了，有衣服尽管拿来。”我奉班长的旨意，通知了营部炊事班、饲养班、通信班、公务班，收脏衣服。妇女会的同志洗的洗，缝补的缝补，很快就收拾完了。我们通信班很感激地送她们走。徐顺清说：“小潘你看，王月英长得多好看，给你牵个线好吗？”我不好意思地赶紧说：“小声点，你们哪能开这样的玩笑，素不相识，王月英听见了多不好意思，咱们是红军，行军打仗还能开这样的玩笑？”他们可不管，继续议论：“燕子河山青水秀出美人嘛！都不难看，红脸蛋瘦腰身，黑眉毛大眼睛，美人多！”

燕子河虽然地处山区，但确是山清水秀，风景宜人，沿途花香鸟语，入耳生情。河床两岸架设一条铁索桥，向桥下看，洁净的清水一眼能见底。桥北头设有经理处的兵站，堆放着很多布匹。部队通过时，叫每人带两套衣料，一夹一单，随时缝衣服穿，我只要了一套。因天气还不太冷，怕负担太重，影响行军作战，所以谁也不愿多拿。

为什么在燕子河停下来就地休息，听营长说，是分局正在这里召开会议，讨论行动方针问题。

“叽叽，喳喳”，喜鹊在不停地叫着。“很快要行动了，看，喜鹊来送行了。”通信班的同志都在议论着。

9月底，由燕子河出发，我们是方面军的后尾，经西界岭五显庙直下英山城。几经行军打仗，部队发生烂脚的很

多。有一些送了医院，有一些仍随部队行动。烂脚病在不断增加，我的腿也烂了一个洞。急行军打开了新州，未得到休整，部队又开始急行军，10月上旬由麻城东抵黄桥河、河口镇地区。在跑步行进中，我跌了一跤，将腿上的烂洞撞得鲜血直流。有个战友看见了，“小潘，你的腿在流血。”“快绑上，包扎好了再走。”同志们都劝我说。“不行呀，行军这么急，弄不好会掉队，也没什么东西可用来包扎。反正也不太痛，走吧。”我感谢大家的好意，坚持走。这里路程真长，麻城到黄安（现红安），俗称“九十里当一百三”，会走的一天半，不会走的得走两天。你若向当地老百姓问路：从这里到那里有多少路？他答“跑把里”（10里的意思），可够你走的，要走好久，特别是疲劳了更难走得动。急行军到河口以东地区，与敌10师、80师遭遇，红25军一部也在冯寿二地区同敌13师遭遇，经激战才歼敌一部。我们紧急转移到四姑墩地区附近李柴畈，急忙做饭吃，听到前面隆隆的枪炮声，传令兵说：25军军长蔡申熙同志牺牲了，仗打得很激烈。营长说：分局在黄柴畈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我军主力向平汉路以西转移，红25军74、75两师返回根据地坚持苏区的斗争。

反四次“围剿”，从8月上旬开始到10月中旬为止，我军苦战2个月，虽歼敌万余人，终未能扭转战局，遭到了失败。原因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头脑发热，没有及早地进行反“围剿”的准备，失掉了主动地位。在作战上，未能采取避强击弱、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轻

率应战，未能形成战役战斗中的优势。推行了“左”倾路线那一套，搞得根据地民穷财尽，毁坏了根据地的坚实基础和抗敌能力。成千上万的群众，只好跟着红军“跑反”，无法形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六、向西突破敌人“围剿”线

在当时的情况下，东、南、北三个方向的敌人较强，我兵力弱，回到中心区困难比较大，更不易摆脱敌人的主力，寻机歼敌。在力量对比上强弱悬殊，不利于我军周旋待机破敌。西面敌人力量薄弱些，平汉路防线易于突破，地形有利，可以平汉路、桐柏山、大洪山作依托。这是原红3军活动的地区，有工作基础。方面军决定，第一步向西越过平汉路，转到鄂豫边，伺机杀个“回马枪”，转回根据地。

10月11日晚，我军分左右两个纵队，从四姑墩出发，经两天两夜急行军，突破敌人两个师的防线，在平汉路西的陈巷地区会合。13日拂晓，我跟在营长后面，刚接近平汉路边沿不远的地方，激烈的战斗就发生了，枪炮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响个不停。虽然不是敌人的阻击兵力，但铁路沿线敌人早有防我西出的部署。营长说：“小潘，你跑步到8、9连叫他们跑步跟上7连，很快就要通过铁路了，不能掉队。”张发翼营长个子不高，年轻精干，作战勇敢，聪明，严肃，有干劲，就是火气大，爱发脾气。他骑马走，传令兵步行也得跟上。那时装备有些改善，我扛支50响的冲锋枪（弹夹一次能

装 50 发子弹),两根皮子弹带,挂在两肩前后,各装 5 个弹夹,中间穿上皮带扎在腰中,跟着营长一直冲上铁路。营长看看我,看看铁轨枕木说:“小潘,我们已到铁路上了,快去传 8、9 连跟上,不要掉队,赶快通过铁路。”

我向营长报告:“8、9 连都已跟上,他们行动可快呢。”

“你快到 7 连那里,告诉 7 连连长,向陈家巷方向行动。”

部队象猛虎出山,把敌人的守备部队打得人仰马翻,我军迅速通过铁路向西行进。可惜许多物资顾不得携带,只换上好枪,坏的枪支都砸了。除伤员外其他一律不带,一切为了迅速行,动摆脱掉敌人主力,寻机歼敌。

10 月 14 日,部队由陈家巷地区出发,经洛阳店、新店到达新集地区。据营长讲,这一带有红 3 军活动过。我们要向璩家湾转进。我军昼夜急进璩家湾一带,红 3 军已经走了。根据地垮了,没有政府,没有红军,没有游击队,没有党组织,剩下的只是一片断垣残壁。标语不少,“打倒土豪劣绅,穷人翻身”,“打土豪分田地,红军是穷人的大救星”,“天下穷人是一家”,等等。说明红军来过,但已走了,我们很失望。

到了新集地区,营长说:“根据分局意图,我们要在这样一带创建根据地,待机消灭敌人,打几个好仗,将敌人的主力拖出鄂豫皖苏区后,我们再打回鄂豫皖去。”大家听了非常高兴,因刚离开苏区,红军指战员难舍难分的心情无法形

容，听营长这一说，我们全班的心情又高涨起来。

早晨，我们正抓紧做饭吃，饭还没吃上，敌军就追过来了。咚咚的炮声，叭叭、嗒嗒的机枪声震耳欲聋，这就是枣阳集之战的开始。

我们确是饥疲不堪，急促应战。当天上午，11 师与敌 83 师蒋伏生和罗启疆的独立 34 旅等跟踪追击之敌激战数小时，打退了敌人。我们的部队赶紧吃饭。营长说：“小潘，通知各连吃饭后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准备打仗。”通知完各连，已近中午了。

“轰隆！轰隆！咚咚！哆哆！”炮声、机关枪声、步枪声响成一片。战斗开始了，而且异常激烈。

这时团里来了命令：“3 营全部投入战斗，配合 1 营突击，先消灭对面小山梁上之敌。”“哒哒滴滴”，冲锋号响彻云霄，震撼山野、田川。手榴弹声、炮声、机枪声、步枪声交织在一起，分不清哪是敌方的，哪是我方的。直打到下午 3 点钟，敌人已向后退却。

团长说：“3 营停止攻击，部队向后收一下，防止敌人反击。”团部传令兵说：“王宏坤师长受伤了，还伤亡了不少干部。”营长对我们说：“新集西南 10 余里的乌头观是制高点，还有些地主的寨子，某师未能控制，被敌人控制了，不能保障我右翼阵地关门山、刀锋岭的安全，以致伤亡了不少同志，连师长也受了伤。”

激战一天后，敌后续部队 44 师、1 师、51 师相继来了，

形成了对我军的合围。敌众我寡，我被迫向北转移，失去了在外线寻机歼敌、打回根据地的计划。枣阳、新集一线是我军转移以来打得最凶恶的一仗，我军伤亡很大。

部队要转移，方面军总政治部派人到医院，给重伤员同志每人发了现大洋数十元，安置在老百姓家里。把所有多余的枪支都毁掉。但伤员都不愿留下来，只要能走动一点的，就跟在部队后面走。我们有位号兵叫丁维昆，腿部受伤，稍能走动，部队在前面边打仗边走，无法照顾他，他以坚强的毅力，拄着棍子始终紧跟在部队的后面。这样的同志，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为革命，只要有一口气也要跟着共产党，跟着红军干革命，这种坚强毅力值得每个中华儿女学习。

走了一夜，我心里想，这又是往哪里走？似乎离根据地越走越远了。早上进入新桥集附近的土桥铺，这里已被敌人占领，敌占住围寨，机枪、炮一起向着我们行军队形中射击，部队不管那一套，照样行进着，若无其事地前进。不管打得怎样厉害，横下一条心来，硬是突过土桥铺。后又碰上刘茂思部的堵截。心里留恋鄂豫皖根据地，但枪炮一响，只顾上打仗了，暂时忘记了老根据地哟！虽然一时的忘记，终究是在老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中土生土长起来的，在没有供应、伤员安置困难的情况下，怎能不思念起根据地里的父老啊！

到土桥北，向西转移，堵截的敌人又来了。敌人第65、67师踞沙河拼命堵截，尾追之敌紧逼于后。敌人第1师、51师从两侧向我军攻来，在紧急情况下，我军前卫红33团冒

敌人密集炮火，奋勇冲杀，打开通路，控制了土桥铺沙河段。我红军第73师和11师，也分别击退两侧进攻之敌。方面军总部张国涛、陈昌浩、徐向前以及我们师、团部和29团都在我营野外地里。张发翼营长传达徐总指挥命令：“告诉部队不准动，埋伏好，子弹上膛，刺刀上好，等敌人来到跟前，一个冲锋将敌人杀垮。”这一仗缴获了不少武器弹药。

枣阳、新集和土桥铺之战，是四方面军突破敌人“围剿”封锁线、过平汉路之后的又一次浴血奋战，也是关键的战役，虽然未彻底粉碎敌人的前堵后追，但是先后歼敌3千余人，粉碎了蒋介石围歼我军于襄阳、枣阳、宜城地区的阴谋，使部队化险为夷。

枣阳、新集战斗后，10月下旬，我军走新野，过邓县，夺路挺进淅川。一路过来，遍地荒芜，走了几十里无人烟，一片荒凉景象，连凉水都喝不上一口，更找不到一粒粮食。我们大家都很奇怪，怎么有这么荒凉的地方？经了解得知：连年干旱，加上兵灾，军阀在此地混战过，老百姓饥寒交迫，死的死，跑的跑，逃往他乡，哪里还有人呐。

在边沿区遇到一个老百姓，他告诉我们：“蒋冯阎军阀混战，连年不断，80里地无人家，那里有米呀！水都没喝的，人不能生存。”

走到荒无人烟的地区，中途有个坑池中有水，谁见到都要咽两口唾沫，水却弄不上来，坑边陡而滑，极易滑入坑内，因此命令禁止去取水喝。急行军通过无人区到了沙河边，你

看那饥渴的指战员，见水如命，一头扑到水里既喝又洗，好似鹅鸭出圈入塘，争先恐后地将头扎入水中，这回可要喝个够呀！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下，大家很风趣地谈笑起来。传令兵张瑞高兴地说：“你们快喝水吧，这水既解渴，又凉快呀！好极了。”饲养员肖利成拍着马脖子爱怜地说：“你多喝点，喝得饱饱的，大大地解渴啊！”

“这里就不用愁了，你们班不用花时间找水做饭了！”炊事班长说：“那是自然，你们还不是一样方便，你若是值日的，烧水喝也省事嘛！”说说笑笑真开心。这不是望梅止渴，而是真的喝到了水。11月初的秋天，正是一日三变的气候，部队忍饥熬寒，昼夜兼程，穿着草鞋，不分干湿踩水过河。连续急行军，甩掉敌人的堵截和追兵。

传令兵说：“过了头一道河，踩水过时心想，应该干干脚吧。没过多久，又过第二道河了。”营长叫向后传话说：“注意过河不要摔跤。”水多腿脚都是湿家伙，容易跌坏脚，随后又连续的踩水顺着河沟过来、过去。喂，这不是在走路，而是踩水过河。脚老是不得干，大家也习以为常了。我心想：“不顺河走，是没有路向前走，记住过多少道，到最后再算总数嘛！”我们营书记（文书）说：“没有水喝不行，渴死。水多了老是踏水，脚实在有些痛，脚皮泡着痛啊！”掌旗官窦国平说：“我们就是沿河床走，走过来，走过去，走了一夜，沿河越过七十二道水，记得准确。”大家低声议论着。

这回河水过得够多了，脚未泡坏够幸运的。夜间穿着单

衣，为增加防寒，将被单披在背上（连续行军，战士们不愿加重负荷，只带条被单当盖的），早晨将被单叠起来，从排头到排尾，听“刷刷”叠被单的声响，这是为了白天行军途中部队行列的整齐。

越过七十二道水，从淅川西南涉丹江。营长跟我们说：团长讲这是鄂豫陕交界的地方，比较富裕。南化塘地区北靠伏牛山，南傍鲍鱼岭，介于丹江和汉水之间，地形较好，有较丰富的粮食。方面军总部准备在这里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就在这里不走了。大家听到这个好消息，兴高彩烈，激动得跳起来了。

从枣阳、新集突围之后，人疲马乏，听到不走的消息，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安家，建立第二个苏区，全体红军战士盼望已久的家终于到达了。我们营驻在南化塘东面，夜间站在高地上可望见商南城上的灯光，多么好的景色啊。可是刚住3天，敌追兵又至。敌44军、65师、第1师、51师，南化塘以北，以及以东之化山坪、太山庙、以南的七柯树，而东南已到达白桑关、黄石坪。敌企图从东、南、北三方面包围我军。营长说：“奉上级指示，放弃在南化塘建立根据地，继续向西转移。”

我们从驻地急行军翻山越水，一路上都是巍巍峻岭，崎岖高低的山路，幸好我腿烂的洞从在高桥摔跤流了血后已完全好了，腿脚都有劲，走起路来也不怕掉队了。昼夜行军很是疲劳，睡觉的间隙都没有，临时在途中停一会，便和衣

扑倒就睡。走时，一个接一个地向后传“走！走！起来走！”回头命令已成了习惯，同时也是传令的方法。如果那个队与另一个队（人与人也是如此）之间没有传到，那就要执行纪律。走在崇山峻岭之中，同敌人遭遇，只有拼搏冲杀才能求生存。

我军进至深山峡谷中之康家坪、任岭一带，已是陕鄂边界的漫川关地区。杨虎成的重兵已占领漫川关，挡住我军西进去路。胡宗南等部又追上来，将我军合围在康家坪、任岭的深山峡谷中。开始胡宗南部弄不清我们是哪个部队，“哒哒呐呐！哒哒呐呐！”用号声同我们联络。敌人情况不明，我先头部队若有准备，完全能争取主动将敌人击溃。可惜延误了时间，没能抢占到漫川关。漫川关被敌人占领，我们的部队撤下来，处于被动地位，追兵和堵截包围的敌人上来了，敌众我寡，地形险恶，就只能强攻夺取北山垭口的一条小道，拼杀突出敌包围圈，情况十分危急。在这个最紧要关头，面临着分散突围或集中力量突围。要生存就要集中力量冲杀，两个抉择摆在领导者的面前。张国焘主张分散突围，陈昌浩总政委支持徐总指挥的正确意见。“这支部队决不能分散，在一块儿才有力量。我们好比一块整肉，敌人一口吞不下去。如果分散，好比切成小块，正好被敌人一口一口吃掉。”徐总指挥讲的这几句话多么形象，多么有力啊！大家拥护他，实施徐总指挥的决心，争取突围的胜利。

陈昌浩政委在前指挥 34 团（团长许世友）、219 团（团

长韩亮臣), 夺占北山垭口, 为全军打开通道。他们都是能打硬仗、恶仗的部队。以 10 师、11 师各一部, 顶住南面和西面的敌人。战斗打得激烈。在抢夺北山垭口的战斗中, 敌我双方反复争夺阵地, 34 团的 2 营 5 百多人, 拼杀到最后只剩下百十多人, 韩亮臣团长牺牲了。但我们部队拼杀出一条通路, 控制了垭口, 连夜突围而出, 使敌人包围消灭我军的梦想彻底失败了, 我们取得了突围的胜利!

“喂! 这么陡的山路, 地形险要, 冲锋上去抢夺了敌人的阵地, 占领山垭口, 实在英勇, 这就是我红军指战员的本色。”战士们边走边议论。

“山炮和印刷机器都摔在西边的沟里埋起来了。”传令兵边走边说。

“这样的崇山峻岭, 路小易滑, 不轻装怎么行呀!” 营长对传令兵解释着。

“向后传, 快到山垭口了, 隔不远的地方就是敌人的阵地, 小心, 注意保持肃静, 防敌人打炮!” 营长叫向后传话。

“到了山垭口, 沿山头北坡小路, 向敌方侧路行进, 北面是峭壁沟壑, 滑下去就没命了, 前面有匹牲口就掉了下去了。”营长又打招呼说。

漫川关突围, 是关系到我军生死存亡的一仗。幸亏敌人刚到, 未站稳脚根, 没来得及构筑坚固工事, 合围不严密。徐总指挥决心坚决果断, 行动迅速, 争取了时间, 部队英勇听指挥, 利用夜间突围成功。否则全军的命运不堪设想。

七、重越秦岭南渡汉水

我们从漫川关突围出来，转道向北，夜走野狐岭。野狐岭山势险陡，只有一条两尺多宽的羊肠小道。一边靠峭壁，一边靠深壑，又处在敌人的火力封锁之内。我军抢在夜间通过，人走马踏，有的路都垮了，人和牲口翻下山去。指挥员有马骑的也都步行。指挥员指挥部队砍树铺路，边铺路边走人马，就这样铺了走，走了铺，翻过了野狐岭，直扑山阳城。胡宗南的部队走大路抢先到了。我军转过头来，攻占了竹林。这一仗打下来，我军声威大震。

“红军不怕死，为咱穷人打天下，纪律好，指到哪里打到哪里。”附近的老百姓都这么传开了。

“有消灭一切敌人的气慨，为穷人翻身不怕死啊！”一老乡称赞道。

我们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行军作战，打了走，走了打。一面打敌人的堵截，一面阻击敌人的追击，就打这两种仗，边走边打仗，目的是为了争取战争胜利，寻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求生存，为了受压迫受剥削的穷人得翻身解放。

我们长期行军作战，消息闭塞，除总指挥部传来的消息外，也不知道究竟到何处，很想念鄂豫皖苏区根据地，想念那里的人民群众对红军的恩情。艰苦转战的我红四方面军指战员，总想站住脚跟，甩掉敌人，建立新的根据地苏维埃政权；寻机歼灭敌人，转回鄂豫皖苏区，是所有指战员的愿

望。可是两次预想都落空了,因为无法甩掉敌人。

11月中旬,我们还只穿着单衣,抵挡不住刺骨的寒风,没有解决冬装的机会和条件。过了竹林关,经龙驹寨、商县到杨家斜。营长说:“团长讲,下一步想到锁安、榨林一带。”在凤凰嘴以东,又遇上胡宗南部堵截,只好避开敌人,部队又要进山,上了山路,随后转而向北。到了牛王寨、曹家坪、丰家河、库峪,山果丰富,柿子、核桃很多,我们休息了一天。

走山地很长的时间了,部队饥寒交迫,想弄点吃的。初出山边,到些大村庄,土产比较丰富,我们就用打土豪的东西来充饥。不巧那天中午做饭没注意,用桐油炒了饭吃,通信排的同志吐泻不止。找原因,都说今天中午饭炒得香,查来查去才明白是吃了桐籽油的关系。很幸运,我没吃。“小潘,你怎么不吐不泻呢?啊,你没赶上吃,好运气!”通信班的同志笑着向我伸出了大姆指。

秦岭山高入云,气势磅礴。山连山,翻不完的山头;水连水,越不尽的急流。山上寒气袭人,我们衣衫单薄,忍饥挨饿,随队的有不少的伤员病号,行军更为艰苦。为加强宣传鼓动工作,总部和各师的宣传工作都很活跃。宣传人员站在山坡、隘口、沟边,说着快板、顺口溜,喊着口号,歌声、喊声直冲云天,激励指战员们攀岩涉水,战胜疲劳和饥寒。往往唱一支歌儿,说一段快板,讲一段故事,激起一阵笑声,都会使人消除疲劳,振作精神,增添勇气。宣传工作者认真、积极的工作,在行军作战的艰苦年月里,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们首越秦岭后，进关中平原。杨虎城见红军奇忽而至，临近长安，急速调遣孙蔚如的 17 师至王曲、子午镇一带阻击。尾追我们的敌人第 1、65、44、51 等师也急向关中，另外还调了两个师，企图合围我军。

前有敌堵，后有追兵。我们首先向临近堵截之敌张汉民的部队发起进攻，在王曲镇打了一仗，歼敌 4 个营。接着，又打了一仗，击溃陕军一部。这一仗打的恶，11 师政委李先念负伤。这时我们的担架不多了，负伤的同志大都是步行。重伤员实在走不动的，才用担架、马匹驮走，实在没法带走的，给伤员留几块光洋，留在老百姓家里（后来有些同志伤养好了，又回来找部队）。连续几天不停地作战，敌人在子午镇曾将我军截断。我先头部队过去后，又回头救援，来回打仗。因此，伤员不断增加，部队减员不少。

向西走，抵户县以南的彷徨镇。徐向前带领着我们。营长说：徐总指挥我们，还有陈昌浩政委，我们要在彷徨镇休息一天。大家都很高兴。

忽然警戒连报告：“敌人来了，已在南山摆开了阵势。”营长观察了一下说：“哟！敌人向我阵地扑来，东、北也有敌军迫近，情况很危急。”营长命令我说：“小潘，你去告诉 8 连准备战斗。”

战斗打得很激烈！几个小时后战斗结束了，歼灭胡宗南的部队及警备旅数千人，方转危为安。但我们 10 师代师长曹光南不幸牺牲。

我们于12月3日由新口子出发,再次翻越秦岭,我们10师为前卫。我军在关中打了几仗,调动了敌人,但继续西行困难更多,摆脱不了敌人的主力,找不到时机创建根据地站稳脚。营长说:徐向前总指挥讲,趁机再越秦岭,南进汉中。

出发前,营长命令我们说:你们通信班去找个老乡,打听从这里进山要向南走,经过些什么地方才可出山,有多远的距离?到老百姓中调查一下。我当即找到驻地老乡,他说:“你们进山向南去那可远了,要走过好几座高山,这里到山里尽是小路,人烟稀少,路不好走呢!”老乡陈五汉说:“我给选个人,叫王家良,他是我们这里常到山里面背粮出入做小生意的,你们可去问问。”王家良说:“你问山里情形,那里山可大呀!上山路很陡,一上一下,山坡路多,我走山里,只是肩挑、背背些粮食,像你们恐怕就更困难了,大队人马吃饭都没法解决。所说的山里,就是秦岭,从这里向南去首先就是过老君岭,可高了,要走半天才能上去。”我把调查到的上述情况向营长作了报告。营长说:“我们就是要二次翻越秦岭。向南看尽是大山,这可要准备好干粮,大家要节省些吃。”我们从周至县南马召镇附近的王村出发,向南又进入苍莽的万山峻岭中。12月初我们第二次翻越秦岭时,大雪纷飞,天气寒冷,我们部队穿的都是单衣,无法抵御寒气。我记得通过老君岭时,路的确窄,不好走,连老乡背东西累了休息时,也只能用携带的撑棍顶在背篓底休息一会儿再走。

过了厚轸子、下佛坪、都督河、黄柏源等地，经过 7 昼夜不停地行军，一连翻越了 9 座海拔 2 千至 3 千米的高山峻岭。我们团是前卫，人烟稀少粮食缺，沿途只见到背粮食的小贩，我们用银元将粮食买下，放在路旁堆好留给后卫部队吃。就这样，前卫部队帮助后卫部队，粮食也供不应求，有的实在没吃的，只好将仅有的马杀掉充饥。为了行动迅速，动员炊事班的同志丢掉行军锅。炊事班为了给连队烧开水喝，只将锅架丢掉，仍然将锅背上舍不得丢，宁愿自己多受些累，也要保障战士吃喝方便，保证身体健壮减少掉队的。12 月 8 日，我们到达秦岭南麓的小河口南边之陈家嘴。这个村庄不大，营部住在这里。该村很富裕，一个地主家喂有 3 口大肥猪，夜间杀了 1 头，那时派有帮厨的同志，将猪杀好后，先将猪五脏做熟吃掉了，就去睡觉休息。这时炊事班的同志才起来做全体人员的饭。那一口猪一顿未吃完，分给各人一块熟肉自己带着。我用纸包了一块带上，不管油不油衣服，有吃的背上就好。过秦岭走山路弄不到吃的，现在有块猪肉吃，等于过年啊！大家都很高兴！

在陈家嘴可以观察到平原地，再向南就出山口了。可是出口处路西边，有座大山有敌人把守，不矮的山头上敌人的行动看得很清楚。前卫是师部的警卫营及友邻团的部队，我们是第一梯队。我在那里观察，看着我们的部队攻上山同敌人冲杀，战斗发展很顺利，没有多久，就完全占领了山头。我们接到命令，要急向山口的敌人进攻。冲锋号响了，部队的

指战员英勇奋战,像猛虎下山,敌人哪里抵挡得住呀!我们从山口打出去,在战斗中捉了些俘虏兵,审讯时俘虏供认:“我们是西北军赵军长的兵,有2个团的人,布署在许家庙、沈贤村来阻击共军的。”我们发动进攻,一下就把2个团打垮了。11日进入了汉中城附近的平原地区。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们出山口时通过橘子园,那时我还未见过橘子,有的战士拿到就吃,没有剥皮,连皮带肉吃到口里,又酸又涩,觉得不好吃,也没有人再去吃它了。后来老乡告诉我们的说:“橘子园内的橘子你不能带着走,就在这里吃,将剥下来的皮留下就行,这是过橘园的规矩。”留皮主要做中药用。进入平原都是大村庄,土地肥沃,群众见到红军大多数不跑,经常与红军聊天,也没有敌人追打,觉得这个地区不错,在这里建立根据地真不错。可是部队还是不休息,一直继续往前走。营长说:“这里地方小,没有回旋余地,我们决定南渡汉水,去大巴山北麓的西乡、镇巴一带立脚。”

渡汉水,要抢时间。当夜,营长说:团长指示今晚要渡汉水。我们刚到汉水边,传来消息:“徐总指挥、陈政委带了些侦察人员,骑着马到汉水江边来了,要对汉水的深度进行勘察。”因为原来派去的人说:“水太深过不去”。其实,正值秋冬的枯水季节,水势并不大,不会有很深的水,至多齐胸前,流速也不急。我们到江边,接到涉水过江的命令。听啊:扑通!扑通!哗啦!哗啦!战士们好像鸭子,纷纷跳入水中,奔向对岸,直至上元观地区。战士们没有怕水深,也没有因

为天寒而畏惧。全军一夜之间就胜利地渡过了汉水，渡水时还看到汉中城墙灯火通明，守城之敌也不敢出来。除伤员和女同志由船只、马匹运渡外，其余上至总部领导人，下到勤杂人员，一律徒涉过了汉水。

第三章 在川陕革命根据地

南渡汉水之后,向镇巴、西乡前进,是极为重要的一着棋。从此,我军摆脱了遭敌追堵的被动局面,取得了主动权。汉中地区,仅汉水两岸有西北军 17 师一部防守。我们过汉水后,将敌甩在关中。这样,我军经过 2 个多月的艰苦奋战,终于使敌人将“此股残匪(指我红军)”“不死于炮火,即死于冻饿”的梦想彻底破灭了。我们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一、风雪大巴山

我们进到西乡以南的钟家沟地区,已是 12 月中旬。钟家沟系汉中南部,这个地区虽然是山区,但靠北是汉中平川,靠南接近大巴山。越过大巴山,就进入四川通江、南江县境。这儿风景好,有山、有水,树木丛生,稻田纵横,有类似大别山的生活习惯。到了秋末冬初,遍山红叶。但这里因前几年干旱,粮食歉收,土匪多,对这个地区糟踏得厉害,地区周转范围小,大部队活动施展不开。方面军总部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翻越大巴山,进军四川,在川北建立根据地。四川号称“天府之国”,物产丰富,地势险要。敌情是军阀混战,自顾不暇。供应条件、地势条件都好,对我军有利。

翻越大巴山是入川的捷径，也是我进军川北的主要障碍。大巴山脉，雄峙于川陕交界处，气势磅礴，横断陕川两省通道，山路十分艰险。从钟家沟到川北，经天池寺、核桃树翻越大巴山，抵两河口。当地老百姓说：“大巴山，俺们乡里人称它水淋水（坡路直上），三七 210 里，上坡 70 里、沿山梁走 70 里，下山到两河口 70 里，要走 3 天时间（上山 1 天，沿山梁走一天，下山一天）。山上很少有人家，现在正是大雪封山时，晚上没驻地，连吃饭都困难。从前山顶上有座庙，梁上有条小街，长年土匪扰乱，现已破乱不堪，没什么人来往，山顶常年雨雪不断。”营关政委动员说：“过大巴山，抵两河口，是条入川的捷径，路隘山险，人迹罕至，极难通行。过了两河口，便可直下通江、南江、巴中，那里是军阀田颂尧的地盘，兵力空虚。要争取时间，就必须翻过大巴山。”当时占据川北、川西 26 个县的军阀田颂尧第 29 路军，共有 5 个师、1 个军属独立旅，共约 50 个团，其中大部正在嘉陵江以西参加军阀混战，通、南、巴等县仅由其罗乃琼第 3 师第 7 旅 1 个团及当地民团驻守，敌人错误地估计，仅以大巴山自然天险，就能阻挡我军通过。

寒冬季节，大雪封山，我们都是旧单衣，这对每个指战员都是极大的考验。210 里路程，特别是山顶上的 70 里路，风雪弥漫，最难走啊！经过大量深入的思想动员工作，每个人都树立起克服困难的信心，尤其是听到过了大巴山就建立根据地的消息，大家情绪特别高涨，心里都是乐呵呵的。

要翻过大巴山,就要作好克服各种困难的准备工作,如在山上吃饭、住宿怎么办等。战士们精神状态好,情绪高,这是好的,还要从物资方面做好准备,必须解决吃饭和一夜宿营的问题。我们筹足3天的粮食,炒成干米粑供3天食用。每个人要做到不饿肚子,不掉队。雪地露天宿营,睡在雪地上,每人要带5斤稻草,晚上睡觉时铺在雪地上,早晨起来用稻草烧开水(用洋磁盆当锅,铲雪化成水)。每个指战员还至少要打两、三双草鞋。伤病员,除了集中的用马匹驮,能随队走的都走,不能随队的一律送总部医院。在钟家沟设有医院,将来这里作个小根据地。

我们于12月20日向川北进军。这次10师后尾,从钟家沟宿营地出发,不长的时间,部队就开始爬山,我们营走在师部前面。这座大山的确不易攀登,山路小不说,特别是道路崎岖,降大雪,路滑难行。越向上爬,寒风刺骨,大雪扑面而来,有时眼都难睁开,若有一丝未站稳脚就会滚到山沟里去。坡路越上越陡险,有的同志摔倒滚到山下沟里,根本无法救呀!走了一天,下午6时许到山顶南侧一幢破庙(天池寺)里,我们用在庙周围拾的破棍烂草烧起一堆火,营部从营长至勤杂人员,都围在火的四周,用稻草铺在雪上面睡了一晚上。早晨起来山高雾浓,大雪纷飞。我们用自带的洋瓷盆装满雪,用稻草烧火来化开雪水,吃干粮充饥。通信班的传令兵乐哈哈地同炊事班的同志开玩笑:“李班长,今天早饭你们可省事了,不用做饭哟!”“我们炊事班,倒不想在

艰难困苦的时候休息，越在这样困难时，越想着同志们能吃饱喝好，保障身体好行军打仗，可是这里无可奈何啊！望你们原谅！”炊事班的同志们都很认真地道着歉。在这艰苦日子里，虽天寒地冻，可全体指战员都乐呵呵的。

部队集合出发了，天空雾蒙蒙，降着雪花及小雨，混在一起冻成冰，路面好似浇了润滑油，一不小心就摔跤子。我们后面是师部，师长王宏坤同志因受伤坐担架随军行动，可是过大巴山时，冰冻路滑，担架也无法抬，只有自己行走，没走多久就哗啦摔了一跤，痛得直叫“我的娘呀”，警卫员马上将他扶起来，咬着牙忍痛继续往前走。

第二天到了瓦石铺，这是四川省通江县属的一个小山镇，百多户人家，住些木架竹筋、外面糊一层泥巴的房屋，室内又黑又暗，潮湿得不得了。前面的部队走这里过时，遇着半夜，忽然起火，部队都起来救火，搞到半夜才扑灭。“从来没见过这样好的队伍，帮助穷人救火、救人、救财。”老百姓纷纷翘起大拇指赞扬红军。我们走过瓦石铺，到核桃树，望见山下面河边有条街，那就是两河口，四川境内的第一个镇子。先头部队行动迅猛，消灭了不少的敌人，不多时就拿下两河口。俘虏兵也分补到我们营里，每连20名。经过教育改造，不久就成为连队骨干了。我们营在两河口住了一晚上，大家都非常高兴，从我红四方面军被迫离开鄂豫皖到进川北立脚，历时两个多月，转战3千里，突破敌人的堵截、追击，终于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终。

二、驻守川东北

川东北的通江、南江、巴中地区，背靠巴山南麓，俯视川东盆地，物产丰富，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四川军阀田颂尧盘踞多年，这是他同各路军阀争雄的要地。

1932年12月22日，我们在两河口住了一个晚上。听传消息，四川军阀混战，田颂尧出动主力30来个团参加成都作战，站在刘湘一边，同刘文辉部打得鸡飞狗跳，难解难分。乘敌后方空虚，总部决定兵分三路，迅速实施战略展开，10师为左翼，东出洪口。师部决定28团主力急速进到龙凤场，在川东北取得了立脚点，创造新局面。从两河口出发后，进到泥溪宿营。一到宿营地，营长叫我去说：“小潘，你到9连2排当排长怎么样？”“我不去，还是在营部好！”“那怎么行呀！当排长锻炼锻炼有好处，你就去吧！没有价钱讲啊！”营长的口气变成了严肃的命令。说实在的，我内心是不愿意下到连队去，觉得我出来的志愿，就是当一名红军战士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救穷人，没有人压迫人，穷人翻身得解放！勇敢干就行呀！没有想当干部的念头。当传令兵虽是一名红军战士，但是知道的事情比排、连长多。因为在战争年代，命令大多靠口述传达，特别是在战场上，部队的部署调动、敌情的变化等等，很少用文字。另外，在通信班工作几年有感情了，不想离开是实话。到连里当个排长，担子重、责任大，没有在营部任班长轻松。有时要单独离连队去担任警

戒，离开首长，心里没有底。但是既然营里已经决定了，还是要服从命令。

在泥溪住了两天，我们随团部到龙凤场，担任对余家坪的警戒任务。我们营为尾，走到半路，团长汪烈山命令3营长张吉厚、政委钱运斌（钱钧）派1个排（刚好是我的排）住毛裕镇担任联络警戒。28团团部和1、2、3营开赴龙凤场，向徐家坪刘存厚部警戒。师部住洪口，以另1个团进驻竹裕关、万源、镇巴等地担负防务，中心任务是发动群众建立县、区、乡政权，打土豪分田地，扩军发展地方武装。我由毛裕镇驻防回到龙凤场归队不久，奉团的命令，我连赴麻扎石驻防。经芝麻口赴麻扎石，这是条小街（川东北房子建筑同别处不一样，都是用木料做柱梁架，周围是木板墙，乍看很奇特，若是失火就全完了），每逢集日买卖人很多，街上生意蛮繁荣，都是本地日用产品。在驻防期间，2排班长陈世明、理发员叶道合找我谈话：“排长，你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吗？”“还用说吗，我当然想参加党，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为穷人多作些贡献，为革命事业多出力。”我回答了他们的问题，但很奇怪怎么是他们找我谈这个问题。后来才明白，叶道合是支部书记（那时的连指导员不一定是党支部书记，党员在连内还是半公开，支部书记要全体党员会议选举），陈世明系组织委员，后来他俩就成为我的入党介绍人。“排长，你的入党条件够了，有文化，学习好，打仗勇敢，能吃苦耐劳，勤快！”陈、叶鼓励我说：“今后还要努力为共产主义

奋斗到底!”

这次谈话后不久,一天他俩叫我到一家店铺房内的一间小屋内,墙上正中间挂着有镰刀斧头的红旗,我在党旗下,庄严地举起左手宣誓:“……要不怕苦,不怕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被剥削被压迫的全世界人民求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从此以后,我就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12月底,奉营长张吉厚、政委钱运斌(钱钧)的命令,我们这个连回到龙凤场进行训练,着重练三大技术(投手榴弹、刺杀、射击)。有一种手榴弹名叫“马尾弹”,要求每人投50到60米,有的投到70至80米远的距离,我排4班投弹最好,平均70米。4班长张雨贵身材高大,胖乎乎的,他将弹尾双手捏着猛地扔出,最远超过85米,大家称他是扔手榴弹大王。射击是那时常训的必修科目,正式课先讲要领,三线合一线,三点合一点。先是练臂力,用三角架练,每天每个人都要练习瞄准3次,检查成绩。一个练习完后,进行实弹射击。有时举行比赛,有奖状,也发给个人奖品。我那个排得奖的人最多了。刺杀动作也是训练科目之一。体操训练也被重视,主要是单杠、双杠、木马、跳高、跳远,但一般都在游戏时进行,比赛时作为比赛项目之一。营、团、师有时举行运动会推广。

1933年2月初,营长找我谈话:“要加强9连的领导,营里决定你升任9连副连长,这是9连长、指导员的意见,

营里同意了。团长汪烈山、政委甘良发的命令已公布了，你马上去上任。从此，我接任副连长的职务。按说，当副连长比排长轻松，不负什么直接责任。可是，在我任副连长时就不同了，任职不久就给我单独活动的任务，由我带2排去芝麻口东大山上九龙寨担任向余家坪敌人警戒的任务。

四川东北的地形，向东、向南警戒有利于我，九龙寨用1个排兵力把守，敌人难以攻克。我们在川北曾经走过的深山峡谷，两旁都是岩石，河边一条道通行，乍一看好像没人烟似的，纵然有人家也只有三几户，或者什么场什么镇，更多的人家都在第一层岩上，或者二、三层岩上，岩上都有很肥沃的田地，一直到山顶上，岩上的平地一派生机。大小通江河两岸，悬崖壁立，怪石嶙峋，狰狞然似欲搏人，水流湍急，隔一段虽有深水平塘长堰，小船摆渡，但也不能解航行之需。鸟道崎岖，确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虽然我只带1个排任警戒，但不知要顶多少个“一夫当关”呢！

部队翻过巴山经泥溪场、烟溪场、九子坡、龙凤场转芝麻口、麻扎石等地，虽是寒冬季节，但阳光和煦，满山青绿，一派生机，与风雪交加、举目荒凉的秦岭山区相比，似是两重天地。目睹川北的山势、地形和其他自然条件，竟使我这长年累月与山林打交道的人也耳目一新，大家也都惊叹不已！战友们激动地说：“四川这个地方，真是好地方，这下我们可找到好地方创建根据地，有落脚点了。”大家都很高兴，情绪高涨起来了，所以无论干什么，劲头都很足，工作积极

性特高。但乐极生悲，住九龙寨庙内的4班出了个事故，擦枪没注意，检查枪膛内的子弹，走了火，一名战士牺牲了，班长被撤职，送到担架队抬担架去了。本来营长要枪毙他，我跟营长说，4班长是个忠厚人，打仗勇敢，鄂豫皖出来的，经过艰苦跋涉吃了不少的苦头，当然他有责任，但不是故意的，工作很积极，免他一死吧，死刑免了，给他撤职抬担架的处罚。

我一方面分散担任警戒，另一方面要发动群众。这里的农民，是住在交通闭塞的地区，说不上什么是共产主义和苏维埃运动。好在群众受压迫受剥削很重，极端痛恨军阀、地主的统治。我问老乡，你知道红军吗？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打土豪、分田地，救穷人翻身。老乡说：“芝麻口距我们这里不太远，常有人去赶场，听他们说，从巴山来了穷人的队伍，打土豪救穷人啊！那就是红军喽！”“是的，红军部队正同29军田颂尧的部队打仗呢！歼灭了田颂尧不少的部队，红军已占领了通江县和南江县城，正在攻占巴中县城，那里的老乡组织起自己的苏维埃政权，穷人的政府。打土豪、分田地，穷人翻身了。你们这里很快就要建立自己的政权，分田地，组织起农民自卫队。”一个叫王成七的老乡插话说：“消灭完了‘田冬瓜’，我们穷人都高兴。那龟孙子，我们穷人被他整苦了啊！”

红军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扩大红军力量。我红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我带一个排

担任警戒任务，也组织三、五人的工作队到群众中去宣传党的政策、纪律，尊重群众的风俗习惯，学习地方方言。

宣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这是解放妇女一个重大的突破。按苏维埃政府的规定，凡男女双方办理结婚手续，必须做到“男从女愿”。政府人员要当面问清，才予批准。在芝麻口(场)乡，我就亲眼看到有一对男女青年到乡苏维埃登记，办理结婚手续，工作组的同志帮助乡政府登记。男的叫赵二成，女的叫张月英，男女双方当面都说出他俩自愿结合的理由、各自的情感和相亲相爱的实意。

赵二成说：“她的人品好，劳动好，是穷苦人。”张月英说：“他人老实，心眼好，打土豪积极。”“俺们自愿结婚，打破封建买卖婚姻，冲破家庭包办婚姻，咱俩自愿，还有啥说的哟！”我们都为他们真诚朴实的话语鼓起掌来。乡政府当即批准结婚，办了结婚登记手续。

提倡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男女同工同酬，妇女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打破了套在妇女身上的枷锁，使妇女站起来了。妇女的地位改变了，生活有了希望。妇女们被当人看待了，所以她们的革命热情很高，斗地主、拥军、生产、戒鸦片烟、参加苏维埃和地方武装等活动，妇女都站在了前列。在妇女组织领导下，她们后来担负起为红军做衣服鞋袜，看护伤病员，侦察敌情，运送粮食物资等任务，都搞得很出色，是我党和红军的得力助手。直到最后成立了独立团，直接参加了武装斗争。

接到营部命令,要我率警戒部队回龙凤场。1933年2月上旬,我率领九龙寨警戒部队回到龙凤场,这时9连集中和营部住在一起。部队整训一段时间后,营长王近山、政委、原9连指导员刘××,找我谈话,叫我到7连任连长去。这时我觉得带一个连担子重,不如当副连长好,想给营长、政委提意见不去,还未开口,营长说:“怎么样,不想去?红军干部服从命令,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说到那里工作,就要去干好工作,打胜仗。”我没话说了,坚决服从命令到7连当了连长。这又升了一级。在不长的时间内我连升三级,这说明领导上对我的信任和重用。只有好好干。

三、粉碎敌人“三路围攻”

我红四方面军入川时,四川省各军阀认为红军不过是一些东流西窜的“残匪”,不足为虑。要坐王位的刘湘,坚持“先安川而后剿赤”的方针,纠集四川省各路军阀,仍然在成都地区同刘文辉混战。在蒋介石的指使下,二刘之战暂时停下,集中兵力对付红军。1933年1月27日,蒋介石委任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拨给20万元军费,100万发子弹,令其迅速“进剿”红军。田颂尧领命后,随即将嘉陵江以西的部队大部东调,2月中旬,完成了对我根据地三路“围剿”的兵力部署。田颂尧集结了60个团的兵力,分左、中、右三个纵队,以左纵队为主攻方向,中、右为助攻方向,妄图乘红军立足未稳而全力歼灭之,重返通江,恢复其反动

统治。田颂尧请算命先生为自己的前途命运抽签问卜吉凶，签上是“黄”字，算命先生一看是不吉利的字，因为“共”字上下分开，中间是“田”字，共产党要革你(田)的命，分你的财产，这就为田颂尧进攻种下失败的思想情绪。

3月上旬，敌右翼纵队刘存厚为配合田颂尧左纵队的主力，进犯竹峪关，派兵向龙凤场进犯，先进攻龙凤场西南高地，我率7连配合2营的部队，将东犯之敌击退，歼其一部，余敌退回余家坪。回头我率7连转向龙凤场以东，配合30团将进犯之敌击退。进犯竹峪关之敌亦被友邻部队击退。

敌人三路围攻红军根据地，我军在东边扼守阵地阻击敌人。对付敌人的中、左纵队，采取诱敌深入，收缩阵地，主力部队采取有利地形对抗，疲惫敌人、杀伤消耗敌人主力部队。我军主力撤出巴中、通江、南江县城，收缩到空山坝待机反攻，根据地内以地方武装和民兵坚持对敌斗争。经过各路红军英勇杀敌，我军主力集结于空山坝举行大反攻，先打击了刘存厚的部队，田颂尧的中、左路也被我军击退。在我军追击连续取得胜利的历时4个月的反“三路围攻”作战中，敌人总计死伤官兵1万4千余人，俘敌旅以下官兵万余人，缴获各种武器弹药不计其数。田颂尧部队损失近半数，残部退守嘉陵江西岸。我军全体指战员在人民群众和地方武装支援配合下，取得了反“三路围攻”的彻底胜利。

在反“三路围攻”期间，根据地内的人民在党和政府领

导下,继续进行了土地改革。我率领的7连部队在战斗间隙中也派出工作队进行土改和组织训练地方武装剿灭土匪,使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比起反“三路围攻”前,根据地面积扩大一倍多,纵、横2百至3百里,北起陕西至镇巴、西乡南部,南至仪陇、江口,东到万源,西至仓溪、广元城附近,总面积近3万平方公里,建立起7个县的苏维埃政权,人口达2百余万,基本上完成了分配土地的任务。新区的土地革命斗争也在深入,这就使根据地有了巩固的基础。这对大巴山区的惯匪王三春给予很大的打击。对根据地内的逃亡地主民团武装进行了清剿,根据地苏维埃政权更加巩固,社会秩序更安宁,人民群众革命热情更高。

川陕省边军委总部在木门开了会,决定部队扩编。1933年6月底的会议决定,方面军部队于7月上旬进行整编,入川的4个师扩编为四个军:以第10师为基础,将赤江、赤北两县独立团和万源、江口两县独立营编为第4军。军长王宏坤、政委周纯全;将原10师的29团、30团(老团主力)调给30军、31军,以12师为基础连同巴中市、巴中、恩阳、仪陇、阆中等县独立团、独立营,扩编为9军,军长何畏、政治委员詹才芳;以11师为基础,连同仓溪、长池等县的独立团和其它地方武装,扩编为30军,军长余天云、政委李先念;以73师为基础,连同南江、红江、广元等县独立团、独立营,扩编为31军,军长王树声、政委张广才。扩编以后,野战军机动兵力加强了,可以更好地打击、歼灭敌人。野战军积极参加

了整训。

敌人的“三路围攻”被粉碎后，我连仍驻龙凤场。接着整训部队，我向全连传达学习曾中生总结的10种反“围剿”战法：①内线作战，各个击破。②专击敌联结点。③前进包围，后退包围。④长途抄袭迂回。⑤声东击西，避实击虚，专以飘忽行动击敌要点。⑥围攻一点，消灭援兵。⑦诱敌深入，集中而消灭之。⑧布置大的游击战争网。⑨尽力发挥夜战效果。⑩突出外线的攻击。全连学习后，对反“三路围攻”的战法有了很好的认识，对以后反敌人进攻的战法，奠定了很重要的思想基础。我们将粉碎田颂尧的“三路围攻”胜利的意义及战术、技术训练的经验，向部队进行政治教育，使战士们在进攻战术技术上得到进一步提高。向群众宣传反“三路围攻”的胜利，稳定群众的思想情绪，并且以事实进一步向群众宣传，根据地稳固了，红军不会离开苏维埃地区，解除群众怕红军站不住脚的顾虑。加强新兵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和军事技术素质。经过这一段的整训，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有了很大提高。

四、三次进攻战役

继反“三路围攻”的胜利后，红军以右翼部队向杨森部进攻。杨森为确保营山、渠县、蓬安，令其部队扼守。杨森为防被红军歼灭，退至嘉陵江西岸。为继续扩大战果，方面军组织了宣达战役。宣（汉县）、达（县）战役，是继仪南、营渠两

战役之后,对盘踞宣汉县、达县、万源、城口地区之敌刘存厚第23军发起进攻。刘存厚辖有1、2师、独立旅和第三路连他的直属兵种在内的共约15个团,近两万人。刘为防御红军进攻,他的主力13个团,分布在万源及黄中堡、草坝场、余家坪、镇龙关、土地堡、丘家堡、桥湾河一带约3百里的防线上,兵力分散,后方空虚,仅有1个旅在达县指挥部地区。

方面军的作战部署和方针是,先向西嘉陵江佯动,向宣县、达县进攻的我红军,分右、中、左三路进攻,开始先以中路之9军、30军各一部组成1、2梯队,对中段土地堡主攻,实行中央突破;4军一部为左路,由洪口场出发,28团由龙凤场出发,3营为前卫,先绕道攻击镇龙关、石窝场,协同友邻围歼草坝场之敌人。我7连为前卫连。

10月17日上午9时。营长传达团长命令,我们团今天黄昏出发,向镇龙关、石窝场、草坝场、喻家坪(该敌已缩到草坝)的敌人进攻,3营前卫,由龙凤场出发,经芝麻口(场)过河向南翻越东汇寺、下东汇、大坝山(标高1205.0)、祁平坎、康岩上、石盖坪、铜石板、杨家坝迂回镇龙关,先歼灭该地之敌。尔后3营迅速转石窝场待命。1营为前卫,先占领石窝场、望山寨,阻击南逃之草坝场敌人,配合我4军30团、36团歼灭敌人。

营长指示:各连提前吃晚饭,黄昏前出发,按规定的路线向镇龙关前进,攻歼镇龙关的敌人,营部、8、9连紧接7连行进。7连向镇龙关进攻,战斗打响后,8连向镇龙关右侧

迂回敌人的左翼,9连向镇龙关敌人右翼配合7连歼灭敌人。要迅速解决战斗,完成任务后各连抓紧做饭吃,部队要继续执行新的任务。

我和指导员受领任务后,将连队4个排长(含炊事班、勤杂人员排)召集起来,将营长、政委给我7连的任务和行动路线,向他们传达,1排为连的前卫排(尖兵排)2、3、4排按序列行进,1排长到芝麻口(场)过河后找好熟悉去镇龙关小路的向导,要注意向导带路的可靠性,特别要保守军事机密。行动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安排好,指导员又召集了党支部委员和小组长进行动员。我布置炊事班将今晚的饭做好,烧好开水。吃饱饭、喝足水,每个人的水壶都要灌满水。要爬山涉水去打仗,要翻越三座大山,过河涉水走小路迂回敌人。我们7连是全营的前卫,也是全团的前卫,不仅翻山越岭行军走路不能掉队,更要冲锋陷阵英勇杀敌。我要炊事班很快开饭,部队吃完饭即出发,向刘存厚住镇龙关的敌人进攻。

我们黄昏前出发,到了芝麻口(场)太阳已西斜。过了芝麻口河,一直沿小山路向镇龙关前进,翻过了一座又一座大山,东方发白,太阳升起来了,我们到了镇龙关,立即投入战斗。战士们不顾疲劳,1排的战士一鼓劲儿冲进敌阵地,与敌顽强的冲杀拼搏,我令2、3排照原计划立刻投入战斗,以两翼的迂回和正面的突击打击敌人。敌人阻挡不住我红军战士的冲杀,他们的第一道阵地被我占领了,第二梯队的敌

人反扑过来，企图恢复他的第一道阵地，但很快被我军击退了。经几回合搏斗冲杀，两翼迂回包抄的友邻连队投入战斗，敌人没有还手之力，1个营的敌人被我军消灭了，占领了镇龙关。

镇龙关的战斗，全歼敌人刘存厚的1个营，缴获的枪枝弹药很多，第一仗取得完全胜利，部队的情绪高昂，忘记了翻山越岭的疲劳。我召集几个排长说：这次战斗，各排都打得很好，圆满完成了任务。你们要督促部队吃完饭抓紧休息，马上就要行动，执行下一个战斗任务。缴获的各种战利品和俘虏兵，营部派人接收处理。我们在战斗中的伤员，由担架队送后方医院。刚吃完饭，营长、政委来我连说：7连今天的仗打得很好，将镇龙关敌人全部歼灭，解放了镇龙关，扩大了根据地，这仅是我们此次战役的开始，我们还要向敌人进攻，歼灭更多的敌人。7连仍为前卫连，营部、8、9连随后向石窝场进发，今天下午一定要赶到石窝场待命，与友邻协同围歼喻家坪，草坝场南逃的刘存厚部1个旅另1个团。这是个大仗，更要打好，歼灭全部南逃的敌人。

我们从镇龙关出发向东北沿山路急速赶赴石窝场。石窝场是个山梁上的集镇，一条路通向镇龙关，另一条路，通向庙垭场，第三条道是通向草坝场，也就是刘存厚驻守草坝场的敌人南逃达县的必经之地。我连急行军黄昏前抵达石窝场，我放出警戒，部队抓紧做饭吃，烧水洗脚休息。

我走出街外查看周围地形，并向当地老百姓了解情况。

石窝场北有座山，名叫望山寨，向北的山垭口有 10 米高石岩，斜坡铺有石条梯阶，靠西边小山包上有 3 棵松柏树，向北去就是五龙台寨，望山寨到五龙台约 2 公里，两处的要点我军必须占领，若失一处敌人就要跑掉，此次歼灭草坝场敌人的作战计划就要落空。

我回到连部还未来得及喝杯水，营长派来传令兵说：潘连长，营长叫你火速到营部接受紧急战斗任务。临行前，我告诉指导员通知各排立刻准备好，有新的战斗任务。营长说：团长和第 1 营已抵达望山寨，团长说接到军部的指示，草坝场守敌 1 个旅和另 1 个团在友邻部队猛烈攻击下拼命顽抗，战斗相持一天，后来我另一部迂回占领苦寨坪。10 月 18 日敌发现左侧受威胁，仓惶南逃至五龙台，该寨已为我 26 团占领，敌又向望山寨逃窜，我 1 营和 36 团部队已投入激烈的战斗中。此刻，团部号长吹号要 3 营火速投入战斗，支援 1 营作战，营长命令 7 连前卫跑步前进投入战斗。团部催 3 营火速前进的号音不停地响着，我想这是 1 营兵力不足，顶住敌人有困难了，情况吃紧。

我告诉指导员在后督队，我带部队跑步投入战斗，同 1 营的部队汇合。战斗非常激烈，1 营抵挡敌人 1 个团的攻击，伤亡不少，虽然有团的重机枪火力支援，但因敌人是关系到 1 个旅另 1 个团的生存，对我军来说是战役取得全胜和关系到宣达战役有重要影响的一仗，必须要歼灭这 4 个团，所以这次战斗异常关键。我连急速投入了战斗，同 1 营

的部队向敌人反复冲杀,在垭口下敌人的死尸累累,不幸的是我1营副营长光荣牺牲了。敌人看向南逃无望,回头向五龙台攻击,没想到红军部队已先期占领五龙台,敌人4个团的兵力,在南北夹击中死的死,伤的伤,又经反复的挣扎,也没有逃脱灭亡的命运,刘存厚的4个团全部被我红军歼灭掉。战斗结束了,我连集合清理人员返石窝场住地。“怎么没见指导员呢?”有人回答说:正在你带部队冲锋战斗激烈时,指导员带着3排向后退时被捆绑送到团部去了,说他是临阵脱逃。后来一直未见面。敌4个团全部被歼,除死伤外,我连和兄弟部队共生俘敌旅长以下2千余人,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我连战士们个个士气高昂,带着俘虏兵和枪支弹药,凯旋石窝场时,街上的群众放起鞭炮,热烈欢庆红军的胜利!

战斗结束后,在石窝场稍稍休息了一下,部队进到土门堡附近。总部徐向前总指挥召集连以上干部讲话,并进行射击训练。徐总指挥讲:“各路部队行动迅速,打得很好,将刘存厚的部队消灭了很多,摧毁了刘存厚部署的第1、2师的防线。要乘敌退却穷追猛打,不使其有喘息的机会,还要阻截敌人退路。四川的军阀队伍退却会跑,特别是吸了鸦片烟跑得更快。”我们听了都高兴地笑了。随后,徐总指挥检查了我们到会干部的射击效果和训练成绩,并指出要继续向敌人进攻,扩大苏维埃根据地。

10月下旬,万源守敌第3路廖雨辰等部5个团,见形

势不利，弃城向南撤退，我们乘胜追击，直赶到宣汉以东地区。万源、宣汉逃敌汇合于宣汉以东南坝场、圣灯寺一带，我军迅猛追击，协同友邻支援川东游击队起义军作战。他们手臂上缠着布条和稻草绳为记号，气势汹涌，与红军共同杀敌。我初次出山地到南坝场，这里虽然不大，但也是平川，物产丰富，文化发达，地方党的工作做得好，群众的革命热情高，老百姓无论是工人、学生、农民，都积极支援红军打仗，还组织起救护站，接收转运伤病员。

10月21日，我连进到宣汉县南坝场，配合9军的部队攻击南坝场，敌人向南撤退，退守杨子岭。敌人在右翼山垭口隘路扼守，与我进攻的部队成对峙状态。为减少伤亡，不从敌正面攻击，28团团长给3营命令：迅速从友邻部队左侧垭口通过，绕过正面山梁，经两山之间芝河上山，从东梁攻敌侧翼。营长受命后，命令8连为前卫，我7连为本队，9连后卫。我们受领任务后，我命1排为前卫，2、3排顺序出发，过山坳下坡向东山走去。军政委周纯全站在山坡路边鼓励部队：你们的仗打得很好，消灭了4个团的敌人，9军占领了宣汉县城，又配合我们军歼灭由南坝场南逃的敌人，支援了川东游击队起义。30军占领达县县城，抄了刘存厚的老巢，缴获了大量的枪枝、弹药和物资，他的造枪枝、弹药和银币的工厂也全部被我军缴获。今天你们3营去侧击杨子岭，向东山敌人进攻，更要打好仗，消灭东山上的敌人。

我们3营过了杨子岭东面山坡下的山沟，又翻山，走小

路向山梁上的守敌进攻。8连沿小路攻击,地形复杂,遍山丛树密林,山梁、垭口不断,进攻受两翼火力侧击,正面火力猛烈,伤亡较大,要继续进攻很困难。营长当即命令我7连进攻。我向营长建议,我进攻突击点不能选择8连攻击点和攻击道路,要从左边山林沿小山梁钻丛林上山,占领山顶上的敌人阵地,从敌正面阵地右侧攻击,定能歼灭敌人。营长同意了我的意见。

我命令1排为尖兵排,随我前进,走左边山梁丛林,攻敌阵地右侧,2、3排成纵队跟1排后前进。行动要快,钻树林不能掉队,要跟上。我向各排长交代:你们要向战士说清楚,我连攻击敌右侧后很重要,钻树林上山要将绑带打好,草鞋穿好,并防刺扎脚;要发扬艰苦奋斗,英勇牺牲,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坚决打好这一仗,将敌人全部消灭在阵地上。全连战士斗志旺盛,个个士气高昂,杀敌勇气十足。我命令各排钻山林时不能顾忌刺,上山路要灵巧,更重要的是将枪支子弹装好,每个人枪上都要上好刺刀。传令兵陈小和说:“连长,树林茂密,刺特别多,小心点。”我感激地向他点点头,并要他向后传:注意要跟上前面走的足迹走,不能耽误时间。

部队急速前进,走到前面不远的地方,遇着有3米左右高的石岩。排长向我报告,我命令他们搭人梯上,战士们立即搭起人梯,一个接一个地攀上石岩,不大一会儿接近了敌人前沿阵地,全体指战员出其不意地发起冲锋,与敌人搏斗

冲杀，将敌人打垮了。占领敌人右侧山头阵地后，正面阵地上的敌人惊慌失措，弃阵地而南窜，我正面攻击部队已被接应上山，占领了敌人的主阵地。我的三八盒子枪非常好使唤，一梭子10发子弹叭叭发射出去，4个敌人倒在地上。战士冲向前去，又击毙数名敌人，其余的敌人除击毙、负伤和被俘虏外，转身南逃。我向前冲追击敌人，向敌人喊着缴枪不杀。敌人见我军前面追击的人少，拔起腿向南逃跑了。我军已占领了主阵地，打垮了敌人，取得了胜利。我连受营的命令，按计划顺利完成了任务，将敌人的阵地完全占领了，捉了不少俘虏兵，缴获了一些枪枝弹药。8、9连已接应上山，占领整个山梁上的阵地。营长这次受伤了，政委说：7连完成任务很好，要认真总结经验，更多打胜仗。全连指战员兴高采烈地议论着：南逃的敌人，比兔子上山还跑得快，刚追到逃跑的集合场那里，敌人准备投降哪！看我们先头来的人少，狡猾的敌人又散开逃跑。大部分敌人被歼灭了。经打扫战场，歼敌2百余人，缴获枪支弹药一大堆。营部传来命令，部队转移至南坝场以南，前江南岸庄尾寨村。政委转达团命令：28团3营7连连长升任3营副营长。我职务晋升了，可是担子更重了。营长负了伤，军事上全由我负责。休息了两天的时间，察看了地形。秋天的红叶，黄色的果树，树林中的绿草仍青秀，江河水明如镜！前江两岸丰收迎红军来呀！宣汉沿江物产丰富。川东地方党领导的游击军，已编成红四方面军第33军，由王维舟军长率领，已是正规军了，壮

大了党的武装力量。

营政委郑强,传达了团部转达的方面军总部对三次进攻战役的基本总结:一、抓住有利地势,适时地进行了进攻作战。二、利用矛盾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人。三、作战指挥机动灵活。四、战术手段主要是采取夜战奇袭。五、充分发扬部队英勇顽强、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宣达战役结束后,军民兴高采烈,同庆胜利!红军的壮大,苏区的发展,是川陕根据地的旺盛时期,也是四方面军发展史上的新高峰。我们在三次战役后,已发展了东起城口近郊,西至嘉陵江沿岸,南起营山、达县,北至陕南镇巴、宁强,纵4百余里,横5百余里,总面积达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约5百余万,控制了八座县城,建立了22个县和1个市的苏维埃政权,红军发展到5个军、12个师、35个团,共约8万余人。

三次进攻战役的特点:从难着眼,深入动员,不打无把握之仗,坚决克服轻敌思想;迷惑敌人,出敌不备,发起突然进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因时因地制宜,战术灵活多变,迂回兜屁股战术,速战速决,适可而止;充分发挥山地战、运动战、近战、夜战的特长。这是取得三次战役决定性胜利的条件。

五、粉碎敌人“六路围攻”

10月中旬,红军在四川连续取得外线进攻的重大胜利,威震全川。1933年秋末,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在蒋介石

石的大力支持下，纠集各路军阀势力，向我根据地发起了“六路围攻”。敌人先后投入了 140 余团兵力，约 25 万余人。分为六路：第一路总指挥邓锡侯，率 18 个团。第二路总指挥田颂尧，率 24 个团；第三路总指挥李家钰、罗泽洲率 15 个团。第四路总指挥杨森，率 12 个团。第五路总指挥王陵基，率 24 个团；第 6 路总指挥刘邦俊率 12 个团，另有土匪王三春部 6 个团。从 11 月 16 日起，向我四川苏维埃根据地进攻。

1933 年 10 月下旬，我们在南坝场南杨子岭歼灭南逃敌人后，返抵南坝场附近短暂休息。部队只停了一天，第二天出发，向开县、开江前进。11 月 11 日，在开江城北永兴场、回龙场、杨柳关一线，与首先投入进攻之敌刘湘精锐第 3 师王陵基部遭遇，狠打了一仗。敌人的装备好，战斗力不弱，我营同敌人激烈战斗两天一夜，与友邻协同作战，未能全歼敌人。消灭敌一部后，我营撤至永兴场东北观山寨，王近山副团长随我营行动。我们将伤员和大行李担子向宣汉县城南转移。

进至开县地区中和场附近，与刘湘部之范绍曾师遭遇，我营阻击敌人。因敌众我寡，激战一天，部队伤亡较大。友邻营阵地，因敌飞机轰炸，部队防飞机，未能注意地面敌人的进攻，被敌乘机夺去了阵地，使我营阵地右翼受到威胁。上级命令我营撤出战斗向西转移。翻越数座山，在宣汉南之天生桥北山梁上构筑工事，第一道工事未构筑好，敌范绍曾

师的部队占领天生桥，向我阵地进攻。

这时，团部传来命令，任命我为28团3营营长。照说，升任营长，这是个喜事。可是在战场上，责任和担子更重了。我的举动关系着全营生存和发展，更关键的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可能影响到全军的胜负大事。所以，当时毫无推言就接任营长职务，是要有敢于挑重担的精神。敌人又进攻了，我营即转移到天生桥西北山岭上，构筑工事。由于时间紧迫，我们连夜挖战壕，盖上盖沟，以逸待劳，但敌人进攻来得猛、快，未筑好工事，战斗就又打起来了。我营担任正面防御，坚守阵地的部队打得非常英勇顽强，敌人冲过来，我营的部队冲过去，反复冲杀。战斗进行到第3天，伤亡很大，我也受了伤，全身左半身从头部到腿部打了7个弹孔，至今我左前胸还有63年前的炮弹片在骨肉中生存着。我们全营的干部（排长以上）只有1名连指导员完好，其他干部有的受了轻、重伤，有的阵亡，据后来反映这位指导员还受了处分。3营仗打得英勇顽强，伤亡大，后来经过整顿补充，配备了一些干部，不久就恢复了战斗力。

我带着部队向敌人发起进攻，夺回第一个山头，终因伤重倒在地下。两个传令兵将我扶起架出阵地。徐向前总指挥在我阵地后面看见了，问怎么了，传令兵答：28团3营营长受了重伤。徐总指挥说，快叫副担架送医院。我就这样离开部队，被送到转运站。虽是新解放的地区，地方党在川东的组织基础好，宣汉县解放不久，战勤后方就组织得很健

全，还组织了许多的男女学生在转运站工作。他们招待热情，和言善语问伤情，喂饭喂水，胜过亲人。

我在宣汉县天生桥阵地上负伤，直运送到宣汉县城东北双河场伤病员接收站，这儿全都由女学生任护理员。我夜间伤痛不止，寒冷使我冻得泪水满面。大小便都由女学生端盆服侍，我实在有些不好意思。停留了一个夜晚，第二天上午由根据地老区来的担架队接运，途中在一块竹林边停下来后，抬担架的人将我搁在那里就走了，只有一个公务员跟着我，他也无办法。事情总有巧遇，又从后方来了4位老乡，他们说：“怎么把伤员放在这里，抬担架的人到哪里去了？”骂了逃走的担架员一顿。“好！我们来抬，送到红庙转运站去。”这中间要翻一座大山，是很费力气的，担架队员喊起号子消除疲劳，越笔山、隘口、马渡关山、土门场，送到麻石场总医院。天寒地冻，我躺在担架上，听到很有乐趣的号子音，为我减少了许多伤痛。那号子我至今记得很清楚：“前面要上坡哟，前脚稳，后脚跟哟！”“右边有捆柴，双手拉过来哟！（表示路边有人背着东西，行走要注意）”“前面有个拐，前摆后不摆！（要拐弯）”“前面有个沟，前脚过去后脚收！”“前面有些滑啊，前脚站稳后脚拿哟！（是担架队前面队员报路情况，后面队员答听到了）”

经过沿途的转运站，终于到了医院。虽是躺在担架上，但因天气寒冷，穿着单薄，又流血过多，身体显然更加瘦弱了。经总医院治疗，身体逐渐好了起来，有时也可以走走路。

28 团副团长王近山负了伤,也被送到总医院治疗,后来两人的伤好多了都能走动,我常到他那去聊天,谈作战的情况。他说:“你们 3 营这次仗打得好,打得英勇顽强,就是伤亡大些,全营排以上干部基本上打光了,剩下 8 连指导员还受了处分,现在将你营部轻机枪班长李××提起来任营长职务,你伤好后仍回 3 营去,……。”我们聊了半天,时间已是中午时分,护士说:“你俩一个团长、一个营长,到一块谈个没完,时间太长了。”苏院长接着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嘛。不过,你们俩聊了半天也该休息了吧?”“你们来查房?快坐吧!”受到苏院长亲切的批评,我一边答话,一边溜回自己的病房,心里觉得很愉快!

总医院建立起一套伤员生活制度,每天上午查房、看病、换药。下午自由活动,看看文艺节目。每星期党小组活动,或者支部会,检查一周的党组织生活情况。我伤势好些,能行动了,就将我编到院部支部,同医生、护士一块过组织生活。护士组长李月英同我在一个组,要求严,18 岁的姑娘,性情既温柔、又刚强,她常常喜欢接近我。跟我同一个病房的刘政委,见她来病房,就开玩笑地说:“潘营长,18 岁来了。”“来了怎么样?”李月英姑娘说。我责怪刘政委:“老刘,你这么说,她 18 岁的姑娘听了,多么不好意思呀!”“那有什么不好意思!俺就是 18 岁嘛!让他说。”李月英很大方地说。

张琴秋政委对医院的工作抓得紧,要求严,伤员在养伤时,必须按照医院的规定办事。她常参加支部会,对不照院

规办事的，不客气地提出批评。时间已是1934年的2月，在院治伤一个多月，伤已愈，有一天到王近山副团长那里去看他，他说：“我要出院到前方去，你好了吗？”“好了！也准备出院了。”我回答说。但因当时身体还未恢复，医院不同意我马上出院。

我于1934年2月中旬出院，先到镇龙关红四军军部所在地报到，被分配到30团1营任营长，该团团长张吉厚、政委钱运彬（钱钧），跟我谈了谈1营的情况：营政委叫郭××，这个营经过几次战斗得到了很好的锻炼，这几次仗打得很好，当前来讲就是新提起来的干部多，新战士补的也不少，紧急的就是利用时间抓紧训练。谈话后，派人送我到1营，并嘱咐说，你的伤刚好，还要注意身体。

我到了30团1营，部队刚转移阵地，利用战斗间隙休息的时间，我指挥各连昼夜赶筑工事。选择工事控制点，扫清射击障碍物特别重要，更要设置鹿砦障碍物，使敌人不易接近攻击阵地工事。越坚固越好，这是防御敌人攻击的重要环节之一，既要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又要消耗削弱敌人的有生力量，达到最后歼灭敌人的目的。

我白天到连队检查工事构筑情况，回到营部还没有歇脚，团部又来电话：叫我立即到团部去，带上传令兵，我立即到团部，团长、政委什么都没有谈，只说：你的枪叫传令兵带回去（回营部），你就在团里休息，明天叫1营将你的行李送来。听到此言，我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呀？不管怎样，听候命

令吧！

第二天送我到师部，什么接待的人也没有，更无人谈什么啊！住了两天，又转送到军部（镇龙关）住了两天。李迎希参谋审问我。我很奇怪，怎么参谋有这样大的权力来审问一个营长。李迎希直截了当地问：“你是改组派吗？”我坦然地回答：“我不是改组派，也不知道什么是改组派（这是实话，我确实连这个名词都解释不清楚）。”“那怎么说你是改组派，送到我这里来呀？”这我就更不知道了，是团部送到师部，师部送到军部来的，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前几个月在战场上负伤住医院，治愈后刚回到部队，情况都不了解，没展开工作，就遭遇到莫须有的反革命罪名，职务被撤掉了不说，生死都莫测啊？隔了几天，又连续二三次对我审问，仍是第一次的审问方式和内容，都没用刑。我仍是第一次回答的内容，没有新的内容可说，幸好没用刑审问，减少了皮肉之苦。李参谋问不出来东西，但也没给我摘掉改组派的帽子，只说：“你不是改组派，那你到经理处（现在的后勤部）去工作吧。”好险，糊里糊涂地生死关算过去了，能生存下来，就为人民革命事业多作些贡献吧！

经理处长叫秦辉灿，我去他那里报到，他说你到粮秣科去工作吧，也没说干什么。到了粮秣科，就派两名传令兵随同赴芝麻口（场）筹粮向前方运，不过我只管筹集到粮打成米，不管运送，运送由当地苏维埃政府负责。第一次筹粮完成了6千斤米。我回到镇龙关，向处长报告完成任务的情

况，秦处长表扬完成任务很好。我回忆起完成筹集那些大米的任务，不过是我去督促检查，和地方政府联系，主要是地方党和政府和群众的力量。我记得向前方运送，是群众全力以赴完成的。许多妇女会员、农会会员、自卫队员，将仓库里的稻谷碾成大米，妇女们当运输队员，背着背篓，一篓装满了有一百多斤重，姑娘们个个精力充沛，不怕累，不顾疲劳。经过几天的努力，库存的粮食很快就运到前方，保障了部队的供应。

3月上旬，敌人继续向我进攻。军部后方管理处向洪口场转移，叫我负责兵工厂（修理旧的枪支）的转移工作，因为我懂得些枪支弹药状况。秦辉灿处长客气地对我说：“潘营长，你负责工厂转移，住洪口场街外，南边那些房子分给兵工厂和被服厂住。”我说：“那好，我就先走。”临走前，叫两个工厂作好准备，并将搬家的事具体作了布置。到了洪口场，把驻地先分好，使他们一到就能开展各自的工作，把前方需要修理好的枪支和被服及时供应上去。我带了4个随员，第二天早饭后起程，路经芝麻口（场）、龙凤场抵达洪口，将房子看了一遍，安排是合理的，能住得下，机关、工厂到了，机器安装好就可以立即开展工作。我立即派传令兵到镇龙关向秦处长报告，我就地等待他们的到来。没几天，管理处就搬到洪口场。管理处机关住街内北侧一座大庙里，两个工厂住街外南边一座大院及祠堂内。被服厂继续赶做棉衣，工厂加紧赶修枪支，枪修好后经我验收，实弹射击合格后，以5

枝枪一捆捆好，民兵背着向前方运送。

兵工厂的工人都是从新开辟的地区招来的，也有的技工是解放绥定时城内工厂的工人。他们基本上都吸大烟，住房都是大通铺，每个铺位都放了烟盘灯具，上下午上班前，要吸足大烟才能工作，每元现大洋买大烟一两。我负责管理他们，大烟也要替他们买好，到了时间就要供应，没有烟抽，瘾来了就涕泪横流，什么工作也不能做。我和工人们在一起时间久了，已经见惯了，他们在抽烟，有时我去见到了，他们亲热地说：“营长，你来抽一口吧？我将烟泡给你搬好，来吧！来吧！抽一口。”“没有那种嗜好，享受不了，谢谢你。”我对他们说：我们部队有纪律，禁止吸大烟。为了做好这些修枪工人的思想工作，我常同工人接近、交谈，告诉他们，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为穷人谋解放，打土豪分田地，使穷人有田地有饭吃。你们是工人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得到翻身解放，红军是工人、农民的队伍，是为工人农民利益打仗的，保卫我们自己的苏维埃政权，你们现在是为保卫自己的利益工作，是给自己做工作。你们过去在刘存厚那里干事，造枪炮子弹，是保护军阀刘存厚的利益，保护土豪、地主劣绅，压迫穷人。我们红军要打倒、推翻他们那些压在人民头上的反动派、军阀武装。军阀刘存厚，霸占一方，要穷人拿捐上税，什么杂税都有，剥削穷人的钱财，来养活军阀、姨太太吃喝玩乐，欺压人民群众。工人师傅老张插话说：“我们现在好哟！绥定府解放了。这里的人民解放了，我们穷人翻身了，再不

受那龟孙子压迫和剥削了!”

“俺工人得解放了,红军待咱似亲人,像你当营长的,能亲热地同咱谈话,那些军阀营长神气十足,见都见不到他们哟!还同俺说话,别想吧!”我接着说,你们懂得很多么,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为工人、农民谋解放的,我自己是农民出身,专为工人、农民求解放而当红军的,当然能同你们一块生活能谈到一起嘛,哪会有营长、工人、农民之分,都是一家人嘛!我们红军官兵都是平等的,到一块儿都是同志,同你们也是一样平等相待。

在三十年代,红军处在发展时期,战争年代的武器主要缴获敌人的,还收缴一些旧的、坏的,自己组织工厂招收些工人,修理旧的坏的枪支补充给部队,增强部队的战斗力。这就需要很好地团结现有的修理工,所以我常到工人中促膝谈心,从思想上跟他们接近,从政治上使他们认清红军的任务。生活上,在当前容许的情况下,尽量满足工人们的要求。经过两个月的时间,我同工人们关系密切了,修枪的效率提高了。大家团结协力,共同支援红军在前方打胜仗,相互关系情同手足,工人对我的称呼都是营长前营长后,从不叫我的名字。我对工人的称呼,都是以某某师傅相称。修好一批枪支,我组织运输队送到前方军部,这些工作用不着秦处长再给我布置,一接到往前送的指示,我就派人送到军部去。

被服厂的工作也很忙,赶做夏衣,布匹都是当地织的粗

布，苏维埃区乡政府帮助购买，也购有少许宽幅棉布，没有颜料染，只好烧稻草灰自染，都是灰色的。工人都是参加红军的男女工人，大部分是妇女担任被服厂的缝纫工作，像张大英、张得意、张典策都是那个工厂的得力女工。她们参军就在4军经理处工作，搬运她们担任，缝纫她们承担，从在四川参加红军直至长征，这些女同志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我除了负责兵工厂的工作，这个被服厂也由我管理了一段时间，她们的任务均完成得很出色。在这段时间里，因管理这两方面的工作，我就成为秦辉灿处长的得力助手了。

炎热的夏天，敌人发动的第四次总攻更加激烈了，敌人的主力集中向万源城，不惜一切代价加强攻势。我红军主力集中在这个地区，兵力多，需要大量的粮食给养，秦处长派我到万源、鱼渡坝间筹集粮食。接受任务后，我带两名传令兵起程，由洪口场经竹峪关到两河口东南地区，苏维埃乡政府所在地筹集粮食。一路途经山区，虽然是山路崎岖不平，可是山清水秀风景美好。满山遍野森林碧绿，小溪水流潺潺，蟋蟀的叫声不绝于耳，“广广发棵”鸟声迷人，阵阵凉风吹起，撵走了酷暑的热汗，不觉得疲劳，两天就到达了目的地。

万源县苏维埃政府已把筹粮任务布置下去了，我到之后立即进行工作，同乡政府协作筹备了10余万斤土豆、稻谷。我刚想将筹粮情况向经理处秦处长写报告，电话铃响了。我没理会它，仍继续写，想赶紧把报告写完。

“你是谁呀？”传令兵王明如拿起听话筒问。“找潘营长讲话，我是辉灿哪！”传令兵王明如将话筒递给我，我接电话：“秦处长，我是潘焱呀！有什么事？你讲吧。”秦辉灿处长说：“你哪里筹集粮食的情况怎么样啊？有多少呢？你好吗？”“我这里同乡苏维埃政府协作，共有10几万斤粮食，其中有部分土豆，现正动员老百姓和民兵由集中地向部队运。我们都很好。”秦处长接着在电话内说：“喂！恭喜你呀！军长（王宏坤）昨天由喻家坪来电话给我，叫你到他那里去。快回洪口场来吧！那里的粮食交给乡政府运到前方部队去就行了。”

我在电话机旁思绪万千，有喜悦、有忧愁，没想到这么快就恢复去前方工作，军长亲自来的电话，说明我政治上是可靠的，得到了上级的信赖！虽没有具体说干什么去，不管怎样，不是反革命，肯定是好同志了！我在一天之内就将工作安排妥当，清早起床吃完早餐就起程。从万源县到竹峪关之间，椿老二（土匪）活动厉害。恰好随我行动的人少、目标小，沿途未遇见什么事儿，安全地到达洪口场。两个工厂的同志们都为我恢复工作而祝贺！

我到驻地后，简单地安排了一下，到了处部，秦辉灿处长、张德发政委都在那里，见面就说：“你回来了呀！恭喜你哟！恢复了你的工作。军长在电话上问：‘潘焱在哪里呀？’我说：‘在经理处，现到万源那边去筹集粮食去了。’‘你叫他回到我这里来，有任务给他。’”“我们大家都向你祝贺！”兵

工厂王师傅、尹师傅和其他的工人们热情地说。被服厂的工人同志们都说：“营长，你要离开经理处到前方去任新职，我们都向你祝贺！”这一番祝贺使我得到很大的安慰，和同志们在一块工作时间虽然不长，却相处得亲密无间。同志间的友爱，使我顺利地度过了这段时光。

8月初，万源保卫战，经激烈的争夺和反复肉搏后，已处于相持阶段。我告别秦、张领导后，经龙凤场（我入川后驻防时间较长的地方）到喻家坪军部驻地报到。第二天，军长派传令兵来说：“军长叫潘营长到他（军长）那里去。”我即到军长那里，报告：“军长，我来了。”“你来了，那很好，你到教导2队当队长去，原队长王占魁另有任务。”不是征求意见，而是命令。这个队成立时间不长，成员大部是连、营干部，有些是排的干部，都是战斗经验丰富。身经百战的老同志，组建后经一段时间的训练，战斗情绪饱满，求战心迫切。

8月上旬，反攻的第一枪打响。东线万源前线夜战，奇袭青龙观成功，取得很大胜利！军长交给我队的任务是，夜袭五龙台山东线的西侧。军长王宏坤说：“你们今天下午5点钟出发，夜袭五龙台前山头敌陈兰亭师阵地。”我队受领任务后，10日下午4时吃饭完毕，5时向敌阵地前沿进发，走到天黑下一道大沟，沿着条高低不平的小径，摸着向山顶上敌人阵地爬上去，刚摸到敌阵地鹿砦边，刚要通过鹿砦时，被敌人发现了，手榴弹向我方投掷，爆炸声不停，轰隆、轰隆，步枪、机枪、手榴弹一齐射来，激烈的战斗直到东方发

白。我们袭扰敌之目的已达到，回转下山。走了一段路程到小溪边，忽然听到军部号官发出的冲锋号。我带的司号员说：“队长，军部司号官吹号要我队急速向敌人阵地攻击，占领敌人阵地，追歼退却的敌人。”

我命令传令兵传各排立即向后转，跟我向敌阵地进攻！东方太阳刚升起，我们迅猛向前冲，虽然是昨天 16 时吃的饭，可也不觉得肚子饿，劲头十足。我翻过敌人鹿砦，冲到敌阵地工事前沿，刚跨越工事，敌人的手榴弹掷来，我跃过爆炸点，一个跳跃进入敌人工事内，后续各排跟着我同时与敌人短兵相接。敌人大部队正在退却，飞也似地向后逃跑。占领敌第一道阵地后，向军长作了报告。四川的军阀部队有个特点即非常会跑，加上大烟吸足了，与兔子可相比，虽是形容，确实跑得快。我们从五龙台前山追到后山，又追到石窝场街内。敌人确派有掩护部队在石窝场南山抵抗，我们的部队冲上去，他就溃退了。我队追击敌人，一直猛冲。顾不得哪是哪，打得敌人丢盔弃甲。石窝场向南溃退的敌人一直顺下坡路跑，拥挤不堪的人和大行李，挤得跑也跑不了，有的摔死了，有的军官见跑不脱，吊死在河岸树林内。在羊肠小道上，遍地扔着行李，尸体遗留在路旁，敌人没喘息之机。我们已经一夜一天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但部队的战斗意志丝毫不减，没有哪一个说休息，只是一股劲地勇猛追歼逃敌。

12 师的部队跟上来了，传来军长的命令：教导 2 队归

张才千师长指挥,由31团接替追击南逃敌人的任务。教导队才休息做饭吃,然后立即赶往双河场待命阻击溃逃之敌。

我队离开追击敌人的道路,到左边山梁上的一户人家去做饭吃,刚上坡越过小山涧,在沟边遇着两个人。我很怀疑他俩为什么到这里,我对他俩进行盘问。他们带有一根扁担,穿着特别讲究,其中一个人还镶有几颗金牙,皮肤白嫩,他自己说是做生意的商人,因正在打仗,大路上刘湘部队败退拥挤,只好从这儿走小路。这话不可信。1排长向我报告说:“我看这两个人不像做生意的商人,你看那个人穿一身便衣,嘴里镶着两颗金牙,手指上带着金戒指,另一个长相壮实,扛条扁担,我看不是一般的买卖人,将他俩人带到村里再审问吧。”我点头同意,就将两个人交1排长带走,告诉他俩要说实话,是干嘛的就是干嘛,要好好考虑,老老实实地说真话,不能扯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走到村里,我向1排长说:“你叫老驼背指导员(年领比我大,身材高背有些驼,)去审问吧,我是疲劳极了。”

经审问,他们两个人承认,身材高瘦的是敌营长,跑不动了,所以伪装商人,长相壮实的黑大个是营长的马弁(随从),那两人被送到俘虏收容所去了。

我吃完饭稍休息片刻,太阳西斜,已午后6时了,部队立即出发。出村下山坡,沿着山径徒步快行,途中山岩下、树丛中,敌人溃逃时遗下的箱物、尸体遍地皆是,我也顾不得搜查,率领着部队向前追赶,下了山过一条河,夜幕来临时,

我们到了庙埡场。庙埡场虽是个不大的街道，却是敌人此次大败退的必经之路口，从街道内外可以看出敌人狼狈退却的惨状。满街内外，田里、路上遍地是逃兵扔下的青天白日旗，人踏马踩，乱七八糟。可以看得出，敌人兵败如山倒，溃不成军。我们在山傍小路边稍事休息时，逃不掉的残敌向我们打枪，甚至还向我们扔了手榴弹。我们顾不得理睬他那些，继续向前追击。一直追到双河场，堵敌人的去路，这已是第二天的3点钟了！一天一夜里呀！这是多么远的距离，在红军战士脚下却又显得很近，似乎没觉得什么疲劳，就到达了目的地。大家也觉得应该吃点饭、歇歇脚了。警戒布置好了，吃完饭各自休息。

太阳从东方高高升起，睡觉休息的同志，有些醒了，有的还在睡梦中，忽然担任警戒的值班员报告：“有很多的敌人士兵，歪戴帽、斜着衣，帽子上还戴着青天白日帽徽，有的背着枪，有的倒扛着枪，还有挑着两捆枪，前面有百十人，先头的快进街了，后面看不太清楚有多少人。”我立即命令部队进入预定战斗位置，1排在进街两厢，作好投入战斗的准备；2排在北街道右侧，待1排打响后，从1排右翼打通房子墙投入战斗，3排在街十字口左翼，为队的预备队，并注意南面和西面的情况，准备随时战斗。

我将2、3排部署好后，告诉指导员，我到前面街北头1排去看情况怎么样，走到前哨班，他们正向敌人问话。我们的哨兵喊着：你是那部分的？站着不要动，你再向前走我就

开枪了。敌人听这声喊都愣了！吞吞吐吐地答话：“我……我是……我是陈老板的人。”“哪里来的？”“从……从前方退下来的。”“向哪里去？”“向绥定府(达县)呀！”敌人忽然明白了问话的是红军，“红军老总，不要打枪，俺缴枪投降啊！”没费一点劲，我们就俘虏了几十名。“我们九十几人由代理连长带着，后面多少还不知道。在五龙台前山，红军打上阵地就向我们进攻没停过，哪里知道什么啊！跑都跑不赢，啥事嘛，谁知道红军追赶这么快！先俺到这里来吗？俺跑苦了啊！也还未跑脱红军老总。”被俘的敌副连长向我们诉苦道。

这股敌人，先到双河场街的被我生俘九十余人枪，随后又来了2百余人枪，都没预料到还会遇到红军，大摇大摆地挑着和背着大捆的枪支送给红军，当了红军的俘虏。他们以为跑得快，没有被红军俘虏去，哪知自己送到双河场街上被红军生擒，而且一枪未打。俘虏们都说：“太倒霉了。”

据俘虏口供，刘湘此次东线失败全线溃退，兵败如山倒，拿陈老板(兰亭)来说罢，他的兵退却离开阵地，谁也没法指挥，都自顾逃命去了，哪还有情绪打仗。比如自己送上来的几百人，有枪有弹，就是没有指挥官指挥，营、连、排长跑的跑、伤的伤、死的死，那有心思指挥打仗呀。只说快跑，也跑不赢红军，想不到你们先到了双河场，卡住我们的去路，束手就擒当了俘虏，终究没有逃脱被俘的命运。我将昼夜行军及到达现地的情况向军长写了一份报告，派人送到军部。王宏坤军长表扬我们说：教导队这次的仗打得很好，

俘虏了不少的敌人和缴获了大批枪支。他也向方面军写了报告。

说来也巧,我队到双河场的那天早晨,30军263团一部份部队也赶到该地,与我队同在一个镇(双河场)上。有位年轻的领导正在瞄准射击哩,我一愣,这是谁哪?指导员说:“这里是263团陈锡联政委。”同他见面后互相介绍了各自的情况。

军部命令我队前进到毛坝场,在该地选择地形构筑阵地防御。我沿毛坝场北山南沿构筑了阵地,与北江南岸敌人对峙,经半月的紧张施工,阵地已完成,反刘湘“六路围攻”的战役至此结束。在10个月的反“六路围攻”作战中,我军虽然付出了伤亡2万余人的代价,但换取的胜利是巨大的,总共毙伤俘敌8万余人,缴获枪3万余支、炮百余门,击落敌机1架。川陕根据地新发展时期的苏维埃区,基本得到恢复。刘湘“六路围攻”以彻底破产而告终。在这10个月的时间里,我仅在开始时指挥部队作战,负伤后住院治疗,伤愈到前方仍指挥部队;时隔不久,因肃反受牵连被撤职,接受审查;及至搞后勤工作,支援前方作战,虽然半年多就恢复了我的工作,但我始终想不通为什么?无根无据给我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在思想上总有些不舒畅,精神上不愉快。经历了反攻的锻炼,不管怎么样,我还算得上是取得辉煌胜利的一分子吧。

10月中旬,军部来命令:调我到军部担任通信科长,到

北山场军部报到。军政委王建安率军部的一部份,担任东线防御;11师师长陈再道率该师一部住北山场,负责江陵溪一线的防御。我离开军部带交通队活动,主要是保障交通联络。我常到高桥河附近了解敌情,维护前沿部队到军部的线路。

三十年代我军的通信设施还很落后,电话线用的是铁丝,砍一棵树在地里竖起埋稳当电线杆,树干上钉着铁钉,近距离通话还好,远距离没有增音器,只有在中途增设接转站,有时我就担任接转站的工作。部队转移就忙起来了,收运电线,电线都是铁丝,又重,幸好地方苏维埃政府动员人力及时运送。部队每转移一次,指挥机关通信工作就忙起来,后尾收摊工作总是我亲自担任。那时电台是很少的,军部的电台机要人员都是随军长、政委行动,还配有马匹。在通信工作做得顺利时,军部驻地就没有外部的牵挂,就可能到外地出差。我们住北山时,王政委有时候派我到敌占区采购些货物。有一天他说:潘焱,你到高桥河地区买些东西来。他不说买什么东西,我想无非是买些吃的和用的,带1个班到高桥河附近,买了橘子、香烟、豆瓣酱和布匹等(那时因受敌人封锁,根据地内比较困难),请了二十来个老百姓背回军部。见王政委,将敌情、通信线路以及采购的东西,一一向他汇了报,他高兴地说:工作得很好,有办法。他把我赞扬了一番,我想这次算顺利交差了!

六、突破“川陕会剿”

10 个月的反“六路围攻”，固然以我军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告终，但苏维埃根据地的元气却受到了严重损伤。根据地的生产遭敌人的破坏，人力、财力受到极为严重的消耗，有的县、区灾情严重，人民对土地的热望降低，许多地方连种子都没有，还有些人受反动宣传影响，逃往敌占区去，一些青年被敌人抓走。恢复根据地元气需要时间，并且根据地秩序不如以前，逃难的、抢东西的、当土匪的，屡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要渡过翌年的春荒，应付新的“围剿”，更为困难。

敌人的“川陕围剿”计划，正在加紧准备中。9 月底，蒋介石电令刘湘“即日遵命复职，重行区分，提挈进剿，以资振作”，并令杨虎成“迅饬陕南各军袭击匪后，以资呼应。”10 月 20 日，刘湘在成都召开各路军阀头头参加的“剿匪”会议，通电“复职”。蒋介石以大量的金钱、弹药支援刘湘并派胡宗南的部队由甘入川，进驻川北的要地广元、昭化县城。敌由上官云相指挥 44 师、45 师、47 师及独立第 4 旅，向川陕边境推进。各路川军，均重新补充了兵员。四川的“防匪剿赤”，统一归蒋介石指挥。“川陕会剿”的兵力，很快增加到 200 个团以上。

我红军四方面军主力，于 1935 年 1 月，发起了广昭战役和陕南战役。3 月中旬，强渡嘉陵江得手后，连克阆中、南

部、剑阁、昭化、梓潼、青川、平武、彰明、北川等9座县城共歼敌12个多团，1万余人。

我随4军军部东线梯队，于1934年10月初，由北山场向西转移，担任东线阻击敌人进攻的任务，经麻石场、毛裕镇、清江渡进驻四林场。沿途我都是走后尾，负责传转电话，维护线路。我回到四林场，向王建安政委汇报了沿途的情况，他听后就表示满意地说：潘焱，你这段工作干得好嘛！你回来休息几天，将来还要你去执行一个新的任务。11师师部和陈锡联政委所率的部队，在四林场整训，派部队剿匪，收缴了不少的土匪枪支。其余的部队在前沿阵地，不时地同敌人接触。“叭叭！哆哆！轰隆！轰隆！”打一阵子枪炮，响声隆隆，部队照样进行训练。

12月下旬，东线部队继续向西转移，事先的准备工作随即进行。曾昭谦（王建安政委的随身警卫员）跑过来对我说：“潘科长，王政委叫你去。”我问曾有什么事吗？曾答，那可不知道。到了王政委那里，王说：“你来了好，部队将继续行动，你带交通队1个班到红船场，将四林场通过巴中河的桥架起来，桥要结实些，要能过牲口和大行李。1个星期左右完成任务。”“政委，明天我就出发，准备一天时间赶到现场抓紧工作。”“那好，你去吧。”

我离开政委，马上告诉交通队队长派个班，明天跟我出发到红船场去执行任务，并找好向导。第二天早饭后，交通队3排一个班整装待发。班长陈瑞江说：“科长，向导我带来

了。”向导对我说：“到红船场是条山路，从四林场到红船场要翻越两座山，我赶场时早去晚归。走山路有些累，不知道你们受不受得了？”我说：“老乡，不必耽心我们，你不累就行。红军打仗一天一夜追击敌人走了240里都不觉得累，这几十里路算什么？”“我知道红军同志能走路，那是在打仗嘛！”“既然如此，那就走吧！要赶路，步子大点，脚提得快些，就是嘛！”“你说得真好，打仗追击敌人就是要跑路，不怕累、不怕苦才能打胜仗。”向导说：“我们边走路边说话，不觉得已到半山腰哪。科长，你真行，一边走一边说话，不觉累就快到山顶喽！”我同向导说：“我们走得不慢吧？”“不慢不慢，这不是下坡吗？照这样走，不到天黑我们就到了。”第一座山下面有条小河，水不深，两岸的风景蛮好，一丛丛茅竹长得非常茂盛。“你们这里竹子长得怪好看的，又粗直又光滑，绿油油的。”向导说：“巴中河两岸，特别是红船场周围，有更好更多的竹林，沿岸不说，到田边、河沟边更多。”

我由此想起，架桥的材料不缺了，就用竹子，同苏维埃政府商量好是能办到的。我想探听一下向导李道顺的口气。“这么多的竹子，怎么没有见到篾匠师傅做活，没见到很多人去卖竹子的，有人来买吗？”“买的人不多，分了田地后，穷人都有饭吃，没人去卖它了，篾匠师傅也没那么多活可做，竹子就不值什么钱了。”了解到了架桥的材料很容易取，我的心中有了底。

慢慢说着话，我们一行人翻越了第二座山岭。从山岭望

下去，西边就是条河川，看样子是条大些的河川，向导李道顺说：“你看嘛，科长，那就是巴中河，靠河西岸向北点那块房子就是今天要到的地方红船场。”走到山下一个小村庄，天不早了，太阳快西斜，有些累，我叫向导和同行的人歇歇。在村边，有一位老乡走过，我问他：“这叫什么村哪？”“小王庄。”“到巴中河有多远？”“没多远，拐过山嘴就是河边。”“到红船场呢？”“过了巴中河，到河西岸向北走不多远，天黑前就到了。”

我们的路程确实不近，翻越两座大山，到达红船场天还没黑，到苏维埃政府找到冯主席，将介绍信给他看过，并自我介绍说：“我是红四军军部通信科科长，来的任务是准备部队向西转移过巴中河的架桥事宜。我们要1个星期（7天）完成架桥任务。”冯主席说：“今天天已晚了，你们走了很远的路程，已疲劳了。今晚休息，明天早饭后再计划。”随后他安排我们吃饭和休息。

第二天早饭后，冯主席来我处谈架桥的工作。我同乡主席说：照现有的材料情况，只有用竹子来得快，别的材料不可能按时间完成任务。乡主席同意我的意见，马上就分工叫乡里工作人员先到附近几个村找村长来，讲明白，就用竹子架桥。架桥点就选在小王庄西河边，那里河岸平，水流平稳，就是天降大雨也不影响桥的稳固，河床最宽处也只有2、3百公尺。各村筹划的竹子向小王庄河西滩送，这里有块平沙滩好放材料，把锯好的竹杆绑成捆。按要通过的人和牲口、

大行李每捆竹子需要 40 公分一捆,浮力才能达到要求,再加上河中连结的竹捆,浮力和承受力要留有相当余数。整个浮桥需要大的箴绳连结,才能可靠。

冯主席说:“我明天就要各村砍竹子向架桥点运送,乡里派人去接并登记。另外送些竹子到乡政府院内,劈箴是个细活,就在乡政府大院干。箴匠工人今天下午就来,先准备好他们的工作场地。”上午各项工作布置好了,下午有的竹子就送到大院来了,堆在那里。省委的同志知道部队要架桥,也有些男女同志来帮助扛运。

箴匠师傅按时来到了,开始劈箴。看来师傅们都是行家,粗细活进度都很快,乡主席也常来检查,我在督促监工,工人们和农村来工作的同志都很自觉,积极找工作做。到了第二天,架桥的材料不断送到架桥点,连川陕省委转移到红船场的同志也提出帮助运竹子。经过几天的劳动,架桥的材料已备齐了,苏维埃政府主席说:科长,明天就开始将竹子绑成捆,并放到河中捆扎连接桥身,将桥南北上下用大箴绳串着,河床两岸钉上大木桩,将整桥固定住,浮桥竹捆面上铺一层木板,人马踏着平稳,行走方便,还不至于踏坏桥身,这样任务才算圆满完成!

今天是到红船场乡政府住地的第 5 天了,架设巴中河浮桥的时间不多了,白天运料和加固稳定的工作加紧进行着,夜间争取将砍伐竹子的收尾工作做完,我还与乡政府主席共同计算箴匠工人和农会会员的工作报酬怎么给。

在乡政府的支援及赤卫队员、农会会员及川陕省机关同志们的帮助下,经过各方面的积极努力,桥已架好了。今天,乡苏维埃主席、赤卫队长、农会负责同志和我专门在桥上通过,来回走了几趟。大家高兴地说,这座桥架得好,人马通过时非常稳固,部队通过毫无问题。乡主席开玩笑地说:“科长同志,来这么多的人,就算陪同你验收嘛!?”我笑着说:“还是算大家验收吧!”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我完成架桥任务后,返回四林场军部住东线的指挥部,向王建安政委作了汇报,政委说:“很好!这样部队向西转移时,就方便多了,我已放心,你好好休息几天吧。”

第四章 漫漫长征路

一、从嘉陵江到松潘

3月28日夜，总部发起了渡嘉陵江的命令。我军渡江成功后，4军军部及11师部队由四林场向西转移，经红船场、雪山场到观音场。到达该地休息，我部仍担任后尾掩护任务，用电台与方面军总部及前梯队联络。那时，有部电台就是高级的通讯工具，想尽各种手段保护。译电员跟着军长或者政委，配备有马匹，同首长行、住、吃都在一起。非常时期的机要工作，对译电员的政治条件要求严格，注重教育及政治思想工作，译电员不能单独外出行动。

关于下步的行动，王政委说：“军部在这里要驻几日才能行动，潘焱，你明天到阆中城去一趟，看看由此到阆中城沿途道路的情况，嘉陵江大桥现状如何？顺便打听阆中到剑阁、梓潼方向的道路。我给阆中没收委员会总政治部张××处长一封信，介绍你到他那里去，顺便捎些战利品回来。”听完他的指示，我马上就准备。第二天吃完早饭，我带着一个班起程，连续走了两天，在第二天的下午抵达阆中城，到没收委员会张处长办公处，将王政委写的信交给了他，张即安

排了我们的食宿。

早上,我向张处长说了我到阆中城来的任务。关于战利品的事,他说大批的东西已运走了,就给点洋布(棉布)、纸烟、酱菜、日用品等。在等待的几天中,我带了几个传令兵,到嘉陵江浮桥上看了看,唉哟!好威武宏大的江上浮桥呀!都是用大木船连结,横浮在江面上,既宽又稳固,据说是可以通过汽车,骡马辎重通过桥上没有问题,人员行动当然更为安全。随后,又找些老乡、商人调查了由阆中到剑阁、梓潼的道路情况。有个叫李亚明的商人到过剑阁购买药材,他说:由阆中去剑阁是大路,小路不多,沿途有许多的村庄,路好走。我把所了解的具体情况一一记录下来,小本子上记满了道路和沿途村庄、居民的情况。

没收委员会的张处长,派阆中县妇联主任李月娥同志来我住处,问我关于战利品的事,我就照提出的单子向她说了。关于时间当然是越早越好,战利品的数量尽量多些。她说由她直接办理,不过大的东西已经运走了,只能把仓库里的东西搜集一下,尽量满足科长同志的要求。“那就谢谢主任同志!”我很高兴地说。“科长,你不要客气。我先去那个仓库看看,再通知你。”一会儿,李月娥找到我说:“科长,仓库里的东西有些我没定下来,张处长叫我来陪你到没收委员会仓库内看看,亲自挑拣些。”我说:“那太好了,真谢谢你,耽误了你的时间。请你回去后代我向处长致谢!谢谢他的关心和安排。”我叫传令兵请到了15个老乡,背着背篓

跟李月娥到仓库去看了看。仓库里，大的东西像布匹、糖、粮食虽然大部分运走了，但剩下的东西还很多，我按照王政委的指示，挑选些用得着的，同传令兵（1个班）一起，紧拣慢拣的，有布匹、纸烟、线袜子、糖、豆瓣酱、酱豆腐等，装了15个背篓，告别了没收委员会张处长和妇女会李月娥主任，由阆中城向东北返回观音场。

当天下午回到驻地，我把带回来的东西送给王建安政委过目，然后按照他的嘱咐处理。我还将观音场到阆中城沿途的情况，以及大小村庄、道路、河流绘成略图，一一向政委汇报了，他听完后说：“你这次外出，完成任务很圆满，很好呀！我们部队还要休息几天，你好好休息吧。”到阆中城走一趟，对我来说既开阔了眼界，又增添了知识，许多的社会常识在城市中比农村要广泛得多呀！况且三十年代是旧的一套东西占统治地位，要打破旧社会，创建新社会，多么不容易啊！需要时间和代价。

过了几天，政委说：“潘焱，我们第二梯队要向嘉陵江以西行动，先头部队渡嘉陵江以后，连克南部、剑阁、梓潼，我4军先头部队向北川前进。你还是在前面行动，经阆中城过嘉陵江到剑阁去。”我带交通队一个班先出发，沿途顺利，经过一段的行程，到了剑阁城稍事休息，就调查去梓潼、中坝的道路。我带两名传令兵，一名叫李大个子，长得既粗壮，又结实；另一名叫赵晓禄，四川人，小个儿，尖尖下巴，薄薄嘴唇，善言谈笑，讲起话来一派风云流语，满嘴四川口音，很受

听。我们在城外不远的地方，找到三位老乡（两名中年人，一位老年人），打过招呼，就开始聊了起来。我问：“你这里到剑门关不远吧？”老乡答：“不远不远。前3天，那是4月2日，红军在那里打了个大胜仗，消灭邓猴子（邓锡侯）的3个团。红军可好啊！真是我们穷人的队伍，打那么大的胜仗，对穷人秋毫无犯。”

“剑门关是控制川陕要道的重要关口，号称‘插翅难飞’，向来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而著称。三国时姜维就守过那个地方。”那位老者说。

“这是对从陕西省到四川省来说的，由四川去陕西又是一番险要地形的变换，南是坡形的，北是悬崖峭壁。”一位中年老乡插话说。

“照你说，险要是南守北攻，调个方向又是别一番情景。”

“对，对，地形并未变换，只调了个方向，就像你说的那样儿，由南向北攻击，峭壁隘卡就不存在了，南面是斜坡的地形，历史上这个关卡就是军事上必争之地。”老乡接着又说：“前3天，在那关卡上消灭邓猴子的3个团，就是从南、东、西三面攻上关卡的。红军选择突破的方向好，有才干的指挥官，打起仗来真勇敢，个个英勇不怕死！那狗日的邓猴子，哪里能抵挡得住呀！狗娃子该消灭，太坏了！”老百姓对军阀部队的掠夺恨之入骨。我又问：“从剑阁到梓潼的路好走吗？是大道？还是小路？翻山吧？”“好走！好走！不翻山，

基本上是平路。从剑阁到梓潼路,都称为皇柏大道,宽敞马路(意思是骡马走的大路),好走!好走!没有大山翻,是丘陵地。”老百姓都说这路是三国时候张飞修的,大路两旁栽的全是柏树,老百姓都称是皇柏大道。柏树长得粗壮好看。到梓潼,没有更大的河流,只有些小河,不用架桥,直到江油城才要过涪江,桥已修好,前面打仗的部队已过去了。

我将上述情况记录下来,并绘了路线图,向王宏坤军长和王建安政委(军长、政委两个梯队的指挥所会合了)一一作了汇报,他俩说:好呀!明天要行动,两个指挥所还要分开行动。

4月中旬,我随指挥所向梓潼前进。由剑阁附近出发,沿着皇柏大路西进,沿路两边青一色的柏树,十分壮观。道不透日,那汉柏又粗又壮,两人抱不了,夏天烈日道上也很阴凉,据说是张飞令蜀军栽的。中间的马路(旧时骑马行走)修得宽阔,石条阶梯不高不矮,光滑似玉。几千年栽的树长得如此青绿迷人,使我记忆犹新。俗话说得好,“前人栽树,后人歇阴”。一桩好事,千古美名传!经过这段轻松愉快的路程,不觉疲劳就到达了梓潼。两天后,4月17日,28团攻克了中坝,我军指挥所由梓潼经江油、过涪江,绕道出中坝在北郑家宿营。

我接受了筹集粮食的新任务。因18日我们4军一部向西攻克北川,所以筹集的粮食除供应中坝地区部队食用外,还要组织力量向北川运送。我们动员了不少的人力,将稻谷

碾成米，又动员大批人力向北川输送粮食。几天的工作进展顺利，任务完成得不错，王建安政委表扬说：“潘焱，你真能干，既会搞通信联络，又能搞后勤供应工作，很好。你回来后到通信连去吧。”

我回军部后，军司令部参谋处是张才千同志任参谋主任。他令我由中坝住地出发，翻山越岭走小路进到北川北，负责维护看守岷江大索桥。这座桥在大山内，桥梁和桥面很特别，不同于平地或一般的河流架桥，它是用竹子压破成竹片，扭成大篾绳，固定在河床两岸，两尺来宽的桥面上，铺上一块块柳条板，柳条板固定在竹绳上。水流湍急，风大不能用木板铺桥面，木板不透风易被刮走，柳条（是大山中一种特别的树条，它柔软结实，经得起人马踩）编成的板透风，抗风力强，但材料来源不易。每次换板面，需要先到深山老林中采伐材料，做好准备。守桥是我的任务，我每天亲自到桥上检查、看守、维修。日日夜夜守在岷江畔，听到的是河水咆哮，哗啦！哗啦！刮起风来，飕飕！飕飕！天天都得小心谨慎啊！万一桥出了故障，是要砍头的呀！最大的问题是部队不能通过，贻误战机，妨碍作战任务的完成，那是没有办法弥补的。桥就是生命！事关作战前程，必须小心谨慎地完成任务。

5月中旬，我随王建安政委率领的指挥所，由北川北经河谷、土门关、茂县城，进至千佛山。在千佛山腰部，有一片村庄和旧庙，那就是军部和直属队住地。在这里调我接受新

任务,到军教导队任队长,江波同志任指导员,训练营、连、排干部。主要内容是投弹、射击、刺杀、战术动作和利用地形、地物,班、排战斗动作。一期将近结业,军命令我将教导队带赴校场区(镇江关南),以该教导队为基础组建 35 团 2 营,我任营政委,张××任营长,归 12 师建制。副师长吴世安、政委杨朝礼接见了我们,并令营长带两个连到镇江关附近师部住地,我带一个连到校场区,在河北岸河谷处驻防和训练部队,约两个月的时间。由于训练抓得紧,虽然是新组建,但队伍确有相当战斗力。

校场区在大山中算是大镇,在松潘至茂县以至四川平地这一带都有名,是来往客商交易地。镇子比较繁华,该地羌族人多,也有藏族和客家人(就是外地来的汉族兄弟)。关于校场曾有传说:“民国 26 年 8 月间有一天曾发现一只鸟,名叫九头鸟,展翅飞翔,从校场镇子南山这一山头飞到另山头。哇哇!叫着,眼睛流着血,过了 5 天之后,镇子后边南山都塌下来了,将整个镇压在山底下,把镇上所有的人都埋掉了,并将镇北河口堵住了。从那以后,这就成了很长的一条湖,可航行到镇江关。”现在看是大山的滑坡所致,在我驻扎期间,山上还不时向下滚石头。

校场周围山高,河水流速湍急。我由千佛山到校场区要过两条河,水流湍急,虽有桥也很小,牲口不能从桥上通过,只有从急流中拼命搏斗浮游到对岸,有的牲口不识水性,根本就不下水。我骑的牲口也不下水,只能干着急,只好把它

扔在岸边,到对岸另选一匹马骑。山高老林多(原始森林),树长得非常粗大。有一次,我率一个连,从校场区移防绕道赴黑水芦花上游,担任警戒,离主力较远。经过大丛林,一个连就觉得孤单,千谨慎、万谨慎,小心翼翼防备着敌骑兵来袭击,幸运的是沿途未遇敌骑兵。当时友邻部队有个连单独担任警戒,夜间被少数民族反动武装放火烧了营地,这更引起了我的警惕。夜间战士放哨,我总要查两次到三次哨,否则就放心不下。我们经过大片的原始森林,到达了驻防地,那是在山顶上的大片草原和青稞地,村里全是藏族,一户一座房屋,都是两层建筑,一层养牛马,第二层住人,没有楼梯,只是砍棵大树,将皮剥光在树身上砍些梯阶,矗立一层搭二层,当楼梯使。一层养牲口有臭味,老百姓已习惯了。村子四周有原始森林,树高粗大。有的还在树上天葬,死人尸体不时引得成群结队的乌鸦来,哇哇!哇哇!实在有些胆寒呀!为防止敌人火攻袭击,全体指战员时刻警惕着,自觉地站岗放哨,守卫着自己的岗位。

不久,师部来通知说:方面军总部已从黑水芦花转移了,要我带部队返回防区。奉命返原防区后,部队就住在野地里,用块油布、被单,砍几根杆支起棚子。部队继续进行训练。师长和政委来到我处,对我说:“你赶快准备船,率你的营部及一个连乘船到镇江关,那两个连由张营长率领直去镇江关与你汇合,以便向北行动。”我带一个连乘船到镇江关时,看着那一条长长的绿色的湖泊,平稳的水纹,划起船

来微风拂面，只可惜我不是诗人，没能力写下诗句来形容它！我率部队到达离镇江关南不太远的地方，在一个中等集镇上宿营，同营长汇合了，我同张营长互相谈谈前一段各自完成任务的情况。部队组建起来后进步很快，各连干部对连队建设抓得很紧，有个比赛抓工作的劲头。张营长说：“营刚建立起来就有现在这样蓬勃的工作精神，各连干部干劲十足。有教导队这个骨干非常重要，潘政委你带教导队来是有功啊！”我对张营长说：“营长，不能那么说，营组建起以至此段工作，取得了成绩，你也有一份吗，还有各连干部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吴世安副师长、杨朝礼政委亲自到我们营来督促检查工作，也是对我们的鞭策和促进。”两个人互相鼓舞，说了一阵，就哈哈大笑起来！互相说好，还是要休息下吧。可能在此不会休息太久，师里会有命令来的。果然，没有多久，师政委派传令兵来，传达命令说：“军政委指示：一、四方面军快要会合了，我们的部队快要行动。你们要做好动员，准备迎接中央，迎接一方面军的部队。向北行动，快要过草地了，多准备些干粮。具体行动时间还有命令来。”我们听了，大受鼓舞，马上向部队布置任务。

二、一过草地

6月13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2师4团和4方面军25师74团，在夹金山胜利会师。会师的喜讯很快传遍全营，我营准备的慰问一方面军的衣服、鞋袜，连夜送到师部。

各部队驻地一片欢腾。翻身的藏族同胞，跳起‘锅庄’，表示庆贺。一、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使蒋介石企图各个歼灭红军的计划彻底破产。

会师后，我们4军被编入右路军。我们很快接到命令向毛儿盖行动。我营在34团后尾，出发的第二天，在途中遇着敌人飞机轰炸，前面部队刚疏散进树林，隐蔽不及，被敌机投弹炸伤了些战士。我营在后尾，隐蔽得快没有伤亡，师政委杨朝礼表扬说：“潘政委，你们决心快，行动果断，隐蔽得好，没有受伤的，特别要表扬你！在行军途中，要掌握好情况，防敌袭击，时刻使部队安全有保证，使部队减员减少到最低限度。”在长途行军中，巩固部队、保持部队的战斗力，这被军、师领导当成重要的工作来抓。部队行军，军事干部在前面带队，各级政委、指导员在队伍后面督促收容掉队人员。到了宿营地，向上级报告时重要的一条就是部队到齐没有。政干工部在后面，常给走不动或者是有病的指战员背枪，减轻战士的劳累，以免掉队。有时军事干部在行军队伍后边也是如此。

8月中旬，我营为后卫，由毛儿盖东开始过草地，向班佑前进。22日，进入毛儿盖松潘大草地的第一天，战士们初次见到辽阔的草原，起伏的山丘，各种鲜艳的红蓝绿黄色花朵，觉得新奇，忘记了疲劳。当天的宿营地在丛树林中，各连报告，人员都到齐了，没有掉队的。我在全营的后卫，陪同杨朝礼师政委，看见部队的行军队形和速度，他高兴地说：“潘

政委，你们2营今天的行军表现很好。”到宿营地后，我高兴地对营长说，师政委今天在路上表扬我营的行军组织得好，营长听后也很高兴。分析头一天进草地，战士们很新奇，看到初进草原的一切都很新鲜，所以精力充沛，劲头十足。明天行军向地势高的地区行进，那里海拔高4千2百多公尺，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将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战士的体力要很好的保持。继续进入草地深处，由于地势平坦，便于敌骑兵活动，要防止反动土司的骑兵袭击，部队采取三路纵队行进，缩短行进队形，以便团结互助。行军途中，常有身体好的给体弱的战士背枪、背背包，使体弱的同志能较快地恢复体力，跟上部队。

师政委杨朝礼说：“继续向草地北去，经过的地方，从地势看是通岷江、白龙江、麦曲河源头。”这里正是水网地带，又恰逢雨季，不仅水多，常年累月，枯草积累，泥沼坑多，容易让人陷入。天气变化无常，好端端的晴天，顷刻间大雨倾盆，衣湿贴体；一会儿，炎热的太阳又把湿淋淋的衣服晒干。我营4连有的战士掉入陷阱，三、四名战士不顾自己的安危，将这名战士救出来；5连有个战士掉进陷阱，无法挽救牺牲了。有的地方过了很多人，地皮草被脚踏软了，有塌陷感，即刻就要换个没被脚踩过的地方走，才能安全些。

这是军事上罕见的艰苦行军，是人同自然界的生死斗争。在一片神秘的土地上，既显示了大自然力量的凶猛无情，更表现出具有高度觉悟的人——红军指战员的无穷智

慧和力量。老天爷变化莫测，晴空万里的中午，烈日炎炎，突然黑云密布，雷电交加，滂沱大雨铺天盖地而来。我们走到距班佑两天路程的宿营地，大雨不停地下着，我们在一块树林里宿营。一个连在树林边警戒，靠东边山头上就是藏族反动土司首领的骑兵。我营在树林内的一块凹地，跟我的小勤务员陈润生，不时地对我说：“政委你看那山头上的敌人的骑兵呀？看到吗？”“我看到了，你不要怕，我们的部队在林边警戒，敌人不敢下来冲击哟！树林里好防敌骑兵呀！”因为在树林内，敌骑兵没法展开战斗活动。

大雨不停地下着，小陈说：“政委，这么大的雨，地面上都是水，坐卧都不行，卸下马鞍子坐着吧”“好嘛！小陈，我们三个人都坐在鞍子上，将一块马毯子搭在马背上防寒，拿块雨布披在我们三人身上避雨，卧不得就坐着。”“政委，地面上都是水，天还在降大雨，我们在坐地周围挖沟吧？免得水拢来。”小陈又出了个主意。我们红军中的传统，干部、战士互相关心，同甘共苦。在任何困难条件下，不向困难低头，而是想方设法克服困难，这就是我们能战胜困难的原因。夜间气温达零度以下，人冻得瑟瑟发抖，彻夜难眠。8月份的天气，雨水特多，黑色的泥沼，被深草覆盖着。眼见到的水塘不少，可塘中的水，大都含有毒素，喝到肚里后，又吐又泻。长途转战，使军队减员多，体力消耗太大，要特别避免这种恶劣环境的折腾。“人定胜天”。依靠广大指战员的高度觉悟和坚强的毅力，我军终于通过了人迹罕至的大草地。由此证

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的确是一支打不垮、拖不烂、难不倒的英雄队伍。这样的队伍，是永远不可战胜的。

三、求吉寺战斗

穿过草地，我们部队进入了班佑，师部传令兵对我说：“政委，走这儿过，要特别小心，对北边的警戒要注意，前几天先头部队经过时，遭敌骑兵袭击，伤亡不少。”再向东走，有粮，有水，有牛羊，有民房，地内有青稞，豆类庄稼长得顶好，遍地青青秀秀的，听到鸟儿叫，大概是欢迎红军到来，大家可高兴极了！

班佑，是大草地边上的一个小镇。它的房屋都是小土屋，周围用木料，中间填土，顶上边是木头，再填上土，上面再搭上草篷。头一次见到这样的房子，觉得很希罕。班佑向东下去百余里路，就是巴西、阿巴、包座、求吉寺了。那里是通往甘南的要冲。敌人得悉我红军要北上，蒋介石派他的嫡系胡宗南占领松潘县城后，又派他的补充旅占领上、下包座、求吉寺地区，卡口子以阻止我红军北上。我红军、党中央向北穿过草地到达班佑后，蒋介石又令胡宗南的 49 师赶上、下包座、求吉寺地区，增援其补充旅的力量，企图卡住口子，阻止我军往北进出甘南。攻打上、下包座和求吉寺的任务，由四方面军 30 军、4 军承担。4 军一部攻击包座以北的求吉寺守敌。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师，师政委杨朝礼同志对我们说：“现敌已扼守上、下包座和求吉寺，并正在增兵，妄

图凭守要塞,阻止我军北进,而此地是我军必经之路。前指已命 30 师和我们 4 军一部攻打上、下包座和求吉寺。我师尾随 10 师前进,各部队都要做好充分准备。打好这一仗,有特别重要的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这是我们同中央一方面军会合后的第一仗,又是穿越大草地后的第一仗,各级指挥员要有充分的认识,把仗打好,夺取大的胜利,向党中央献礼。”

包座、求吉寺地区处于群山之中,山上都是原始森林,中间有条包座河,水流湍急,两岸石壁陡峭,地形十分险要。

我军的部署是:30 军占领上包座,以主力设伏于包座河西岸,诱伏敌胡宗南来援之 49 师,然后歼灭之。4 军 10 师向求吉寺驻地之敌补充旅驻求吉寺庙的两个营发动进攻。红四军 10 师攻歼求吉寺庙的敌人,12 师 35 团攻歼求吉寺外围的敌人。团长说:你们 2 营歼灭由求吉寺伸出西山嘴的敌一个营,以 1 营伸至包座河东岸防敌东逃,3 营为预备队。

命令下来了,我们担任歼灭求吉寺西山嘴补充旅 2 团 2 营的任务。我和张营长接受了命令,一同去察看地形和敌 2 营的兵力配置及工事构筑情况:西山嘴山梁的高地上有 1 座碉堡,有 1 个排的兵力固守;再向西延伸,有 4 座碉堡,这些碉堡的东南,有座平房似的半碉堡式的走廊,连接着一些房屋和围墙,在那些房屋和围墙上隐约可见防御固守的射击孔。这些房屋和围墙,分布在敌 2 营纵深平坦的地方,里

面一定住着很多敌人。我和营长分析，高地山梁上的碉堡，可能是敌2营与求吉寺维持联系的；西山嘴上北边碉堡，扼守整个西边延伸的山梁子，以保障求吉寺西侧，扼守道路要冲；而纵深的碉堡和那片半碉堡形设施，可能是敌营部指挥机关。

歼灭敌2营，摧毁它的指挥机关，实际上就是要攻破敌人的碉堡工事。对付正面敌人的碉堡防守，我们必须采取有效的进攻碉堡的战术手段。我们仔细地观察了这些碉堡，山梁子的碉堡地势高，土薄、杂石多，而其余的碉堡工事地势平坦，土层厚。另外，这些碉堡都是用现伐的整棵活树，把每棵树的两头锯掉，锯成碉堡墙壁所需要的长度，再把每根料的两头锯成榫，将两头的榫套成了内外墙壁。这样，碉堡壁内外都是木料，中间用土填实筑成碉堡，高度是两、三层楼高。这样筑碉堡，既快又省时间，而碉堡又很坚固，没有炮直接硬攻是不容易突破的。针对这些特点，我们决定挖交通壕，直达碉堡底部，破坏敌人的碉堡。

采取挖交通壕破坏敌碉堡的战术手段，交通壕不能直接通向敌碉堡。要有角度地避开敌人火力封锁。掘进交通壕时，每前进一段都要挖战斗壕，使火力组能有战斗工事做依托。交通壕挖到近碉堡处，我投弹手能够有效地将手榴弹投到敌碉堡压制敌人。破坏敌人的碉堡，主要是用镐挖塌碉堡的墙，要选准每根木料顶端接榫处挖，才能使木料松动，连挖出几根，敌人的碉堡就会塌掉。

还有是粮食问题。经过草地的艰苦行军，干粮所剩无几，打仗要吃饭，我和营长决定从6连抽出一个排，到巴西以南，沿小河两岸筹粮，供作战连队食用。当前全体指战员要节约吃粮。

我们命令各连，准备好洋镐、洋锹，挑选身高体壮，能吃苦耐劳、有土工作业经验的人员，组成破碉组；挑选特等射手，封锁敌人的射击孔；组织远距离投弹手组、火力组。各连都要组织好，编好班、排，组织好突击组、火力组。接着，进行战前动员。

战士情绪高涨。战斗开始前，有个名叫旺膜扎西的藏族战士，观察了敌人碉堡情况后说：“我看，敌人碉堡的射击孔，靠东北面二层向梁子这边的是敌人机枪射击孔，一层是步枪孔，东北面是步枪射击孔。”“你讲得对。”我鼓励他说：“你们这些特等射手，一定要把这几个射击孔封锁住，使敌人根本不能出枪射击。无论是机枪、步枪，绝对不能在射击孔里向外露头，掩护土工作业顺利进行。”

战斗于8月30日夜开始。4连首先向梁子上的敌碉堡发起进攻，特等射手用步枪对准敌碉堡二层的机枪射击孔，封锁其机枪火力，掩护我土工作业。壕沟接近敌碉堡，火力组、投弹组、突击组随即跟进。部队接近碉堡后，我观察到碉堡顶上竖起了一根杆子，上面挂着一个水壶和一件衣服，只听“叭”的一声枪响，水壶落地了；又听“叭”的一声枪响，上面挂的衣服落到了炮楼外面的地上。好枪法，给了炮楼上的

敌人一个下马威。部队按计划展开，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个不停。经过一夜的土工作业，交通壕挖到了靠近碉堡处，各战斗组都紧张地工作着，射击组一刻不停地射击着。

破碉堡组挖炮楼墙的战士们，不顾一切地紧贴着碉堡墙，扬起镐头，迅速地挖着木头的结合部。不一会儿，挖断了一根木头的接头。接着，一根、两根，连续地挖，四面墙的碉堡就塌了两面。枪声响得更激烈了，只听碉堡里的敌人大声叫着：“老总，不要打了，咱投降，咱投降！”

“不许破坏武器弹药，人到碉堡外集合！”我前方指挥员命令。不一会，敌人举着白旗走出了碉堡。

审讯俘虏的敌排长后得知，驻守这个碉堡的是个加强排。扼守这座碉堡的任务，是保持同求吉寺敌人的联系，碉堡内共有43人，有4个在枪眼口受了伤。另外2个排及连部和营部住在一起。

这个碉堡攻坚战的胜利，大大地鼓舞了战士们的士气，给5、6连攻碉堡提供了经验，割断了求吉寺庙敌人同敌2营的联系，把敌人营部同他们的连队割裂开，为我们全歼敌2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4连开始投入战斗，不久5连也开始向敌2营营部北面的碉堡进攻。5连进攻的碉堡大，守备的敌人多。它又是敌营部北面的屏障，防守比较坚固。但地势比较平坦，土层厚、松土深，挖交通壕容易些，但要迅速挖塌、挖垮敌人的碉堡，仍需艰苦的努力。

5连连长李忠秀说：“营长、政委，我连的各战斗小组都做好了充分准备，我们保证坚决完成任务。”战斗开始了。我和营长研究分析，5连的战斗还得进行一段时间。这个碉堡大，敌人多，且火力强，为防止敌人反扑，严防我们增大伤亡，要抓紧敌军工作，瓦解敌军士气，宣传对俘虏兵的宽大政策。我们要求各级指挥员，加强各战斗组的工作，加强战术手段的使用，提高战术技术水平，力争减少伤亡，尽快解决战斗。

连续几天的战斗，部队很疲劳。战士们蹲宿在战壕里，一把干粮，一口凉水。粮食少，每顿只有2两青稞炒面，还要动员节省着吃。面对激烈的战斗，艰苦的生活，战士们毫无怨言，他们为着一个远大的理想，为着坚定的信念，前仆后继，英勇战斗着，这就是我们的战士。我们要求党员、干部，越是战斗紧张，越是要关心、爱护战士，做好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坚决完成任务。

5连经过一夜一天的艰苦战斗，将敌碉堡攻克，俘虏了碉堡内的全部敌人。其中连长1名，副连长、排长各1名，缴获轻机枪2挺，弹药一批。这一胜利大大鼓舞了部队，战士们喜气洋洋，两名轻伤员仍要继续参加战斗。5连连长要求继续扩大战果，向敌纵深发展，全歼敌2营。

6连连长、指导员要3排加紧筹粮。巴西河到营战斗的地方，沿河有不少水磨房，还有不少青稞。他们抓紧做干粮，送到各部队。

我和营长将5连的战斗情况报告了团长。团长张德发令我营很好地组织力量,向敌纵深进攻,将敌全营歼灭。我和营长商量了一下,决定将6连的两个排归5连指挥,加强5连的攻击力量。攻击方向为:5连(附6连两个排)由西北,4连由东北向敌人营部驻地攻击。4、5连同时攻击。任务下达后,各连的战斗组迅速调整加强,进入各自前进的位置。

敌2营驻地虽然战斗部队不多,而且已损失过半,士气低落,军心涣散,但外围碉堡的残余敌人逃到营部集中了,必然要疯狂挣扎抵抗。我们的部队虽然连日作战,比较疲劳,但是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缴获的大量武器弹药补充了自己,增强了全歼敌人的信心。各连队战斗组更加充实,全连指战员越战越勇,我和营长更加坚定了必胜的信心。

各连顺利进入阵地,挖交通壕的部队,向两个方向进展的速度都很快。我想,按照这样的速度,明天上午就可以解决战斗。营长说:“告诉各连,要精心指挥,掌握部队,千万不要麻痹。”我要求各连,要加强对敌的政治攻势,向敌喊话,宣传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以政治攻心和军事进攻相结合,更有力地打击敌人。攻击敌营部驻地,是这次歼灭敌人取得全胜的重要关键,各连指导员要抓紧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传令兵向各连迅速传达我们的命令。

战斗开始了,枪声不断,各条交通壕迅速向前延伸。夜深了,战场上的枪声越来越密。两个方向进攻的交通壕,随

着与敌人的逐渐接近,双方的火力接触也越来越强。近拂晓时,激烈的枪声响成了一片。5连报告,他们的土工作业组已经接近敌人的平房,房边沿的地堡已被我挖垮,投弹组及突击组已将地堡内的敌人消灭,现正向平房敌营部指挥所攻击。天亮了,东方升起了太阳,我们能清楚地观察战场。敌营部指挥所驻地平房外边的野地里,许多人跑来窜去。

我们接到4连的报告:“我连已攻到敌营部指挥所,敌人乱成一团,我连已同5连联络上了,中午时分就可以解决战斗。”

两把尖刀都已插进了敌营部指挥所,战斗从碉堡、平房向中心推进。敌人象热锅上的蚂蚁,乱哄哄的。正如预料的那样,敌人仍在顽抗。冲锋号响了,4、5连的战士冲进了据点,一次、再次将反扑的敌人围在据点里。敌人终于顶不住了,他们像小鸡似的乱跑乱撞。战斗很快结束了,战士们俘虏了在据点内和跑到野地里的敌兵,敌2营被我营全歼。

我们一个营歼灭敌一个营,缴获了汉阳造步枪3百余支,柏太林轻机枪6挺,还有我们称之为“半开门”的意大利新造驳壳枪10支。战斗结束后,我们全营换成了清一色的汉阳造,每连增加了两挺新的轻机枪。从俘虏的敌副营长(敌营长未随队)口中得知,胡老板(胡宗南)命他们来卡口子,妄图阻止红军北上。

这一仗的胜利更使我异常地高兴。我们营是新组编的部队,是我率领的红四军军部教导队(都是连、排干部)为基

础补充新兵扩建的一个营。我当时任教导队长，军政委王建安令我任营政委。战斗结束后的一次行军中，我看见王政委，他见到我们营清一色的新装备，高兴地对我说：“潘焱，仗打得不错，全部新装备、新武器，好！希望你们今后仗打得越来越好！”新组编的部队打了大胜仗，对部队是很好的锻炼，打出了红军的威风。我们在气候恶劣、饥寒交迫、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全靠党的领导，指战员的坚定信念，英勇顽强，前仆后继的战斗作风。头一仗就取得了这么大的胜利，不仅锻炼了部队，提高了战斗力，更重要的是与友邻部队共同消灭了胡宗南的卡口子部队及敌49师，打开了红军北上的道路，有着战略上的重大意义。

四、二过草地

求吉寺战斗后，已是9月初。据传，张国焘来电要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政委率右路军南下。这样，党中央的北进和张国焘的南下之争，发展到针锋相对的明朗化的地步。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单独带1、3军团北上。他们是10日夜间出发的，开始时我们这些基层干部不知道那么多情况，只是听到些传闻，以及上级的一些传达。就这样，我们执行了张国焘的南下路线，产生了再次过草地的恶果。

部队在求吉寺战斗后，撤到巴西南边沿小溪边缘，就地筹备粮食，准备半月的干粮。此地青稞多，水磨子多，战士们惊讶不已地说：“沿溪边青稞遍地，沿岸边水磨千盘。”除开

担任警戒的人员外，都划分地区和磨房，按照规定的时间，每人定量筹粮，要如期完成，指战员各自去执行任务。“政委，我连那磨房可好哪！青稞多极了，并且都是蒸熟的，面粉可细了（糌粑面），不必大加工就能食用，有三天三夜就可完成营给我连的任务。”5、6连的连长也纷纷来报告筹粮情况。“那很好，你们各连自己计算一下，用了藏族同胞磨房内青稞多少，面粉多少，估个价，给他留下现洋；如果没银元，就写张欠条，日后归还。要特别注意群众纪律，一定要按规定办啊！不然，一定按违纪论处。在少数民族地区，一定要遵守我军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我抽出一天时间，到各连检查行军的准备工作，听啊！沿河边磨房中，战士“哈哈”笑声不绝，“哗啦！哗啦！”水声不停！“呼呼！呼呼！”磨儿的呼叫声，似乎在呼喊快点转！早点完成任务啊！好欢送红军战士，度过那荒野茫茫，渺无人烟，找不到粮食充饥，象是浩渺无际的绿海洋啊！再次过草地，红军战士的心情怎么样？想些什么啊？他们在胜利的鼓舞下，没有减少克服困难的勇气，对过草地的艰难无所畏惧！你听他们的谈笑歌声，可佩哟！战士们说：“这次的仗打得真痛快，没有多久，就将敌人修筑的大块碉堡群挖掉了，我们营武器弹药都补充足了。”还说：“又在准备干粮，要过草地南下，那有什么，只要有吃的，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困难难不住前进的道路。”你一言，他一语，使听者无不敬佩哟！没多久，各连都来报告筹粮情况，都说：“政委，我连粮食（干粮）已准备足了，半月有余。拿粮食

的地方，都放了银元在那里，并写有纸条，用石头压着。队伍都在休息待命。”我说：“几个连工作都做得很好，再次过草地，吃饭还是个大事，筹足了粮食也还要节约吃。”9月中旬，我营于巴西以南地区出发，途经巴西，遇到在求吉寺战斗负伤的伤员，他们集中在巴西，每人由总部发50元现洋，托当地藏民管理。我营号兵拄着棍子，趴在路旁哭泣不止，要随部队行动。我看到这种情况，将我骑的马交给他了，让他骑着跟随队伍。我在后面担负收容任务，有战士走不动路时，我肩上总要背一支到二支枪，减轻战士的负担，以免减员。政治工作干部的责任，就是一切行动身先士卒，以实际行动来做政治思想工作，保证完成行军作战任务。

秋末冬初，高原树叶和草都枯黄了，早晚寒冷，显得凄凉。虽然求吉寺打了胜仗，但听说毛主席率中央以及1、3军团北上，我们4军和30军南下，不明真情的下级指战员们心中有说不出的愁闷，“这是怎么回事呀？好容易会合在一块儿，怎么又分南北各走一方？”有不少的疑虑和问号，我这个营政委当时是无力回答的。就在这闷葫芦中行动着，走了两天的路程，进到班佑。啊！又回到班佑哟！又到草地了！营部的小鬼们都议论着问我说：“班佑！不是走过的吗？政委，我同你在南边树林中宿营，天下大雨，3人坐在马鞍上，头上顶着块油布共防雨淋，是吗？”“是呀！你们的记忆很好，还没忘记。”

走过班佑，沿途暴雨水少了，可是又踏上了无人烟的辽

阔的草地。然而,这时视野中的草地,比先前来时的景象大不相同,水少了,泥沼地减少,没有水的黑坑景状更使人悚然,比有水的黑坑还凄凉!走到有的战友陷进泥沼丧失生命的坑边,我有说不出的悲痛!北上时,多少老战友经过无数次的战斗,枪林弹雨未被夺去生命,却在征途中牺牲在这荒无人迹的草地上,他们不在世间了,我怎么会不想啊!我默默地想着,不久前刚刚北上已经吃过的苦头,怎么又命令南下呢?

沿途走着,小陈突然叫了声:“注意!”怎么哪?“那边有陷坑,不要踩到边沿滑到里面了。”虽然我们习惯常把通讯员、勤务兵叫小鬼,其实我们比他们也大不了几岁。“政委,前边有片大树林呀!是不是到了今天的宿营地哪?”我说:“你真猜对了。”正说着,张德发团长派来的团部传令兵李桂书传达口头命令:“潘政委,张团长说你营就在前边大松树林内宿营,明天早7点继续行军,为团的后卫营,今晚战士都要烧点水洗个脚,还问有掉队的没有?”我说:“小李,你给团长报告,我营今天没有掉队的,宿营报告很快就送团部。”随后叫传令兵去各连传达命令。

全营都到达了,树林中的火升起来了。烟雾冲上云霄,烧水的烧水,洗脚的洗脚,好一派繁忙的宿营景象。黄松枝毛落地当垫子,战士们洗了脚,吃过糌粑睡觉了,站岗的守卫着树林边沿,保护着部队的安全。小陈说:“政委,你吃干粮吧?开水给你拿来了。今天洋磁盆烧的水,开得特别快!

干松树枝烧水特别带劲，赶快吃吧！今天你太累了，也没马骑，背上还背着病号的枪支，明天还要指挥队伍行军呀！我很耽心你累病了，在草地内可不能拿身子闹着玩！你说哩，政委？”那时勤务人员招呼首长非常亲切，关怀备至，真不象那麽小年龄的人。

在草地的生活，吃的就是干粮，吃完了就喝点野菜汤，很简单。小鬼（勤务员）背着个洋磁盆，既烧开水喝、做饭吃，又烧水洗脸、洗脚，每次用完冲洗干净就行了，顾不得卫生不卫生啊！地上挖个坑，或者用几块土堆成三角，就是个锅灶。白天行军疲劳，夜晚能睡个好觉，就算是很不错了。天亮了，起来整理好行装，吃完早点（炒面、开水），行军队形展开了。目观草原大地上，薄薄雪白的一层寒霜，寒气侵透单衣单裤，有时寒风刺骨，有时又空中晴朗，阳光四射暖身寒，气候反复无常。说真的，能吃这种苦的，也只有向往革命，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战士才能做得到的！别的任何军队是绝对办不到的。

五、进军川西南

走了一程又一程，望着刚走过的浩渺沉寂的大草地，白霜黄草漫漫，寒气凛冽，弥漫着深秋肃杀气氛。我们第一次过草地时留下的行军宿营痕迹，还很清楚，有些用树枝搭成的“人”字棚里，堆着已被掩埋的红军战士尸体的泥草堆。衣

衫单薄的红军指战员，顶寒风，履泥沼，忍饥寒，艰难地跋涉着。在第二次同草地的搏斗中，又有一批英勇的红军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想起第一次过草地时，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欢腾情景，想起合而又分的情景，展望未来的前途，令人百感交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这基层干部是一无所知啊！想？说？都没有哟！走过许多片原始松林地，托福不老松的关照，似是草地南边毛儿盖快到了。团部传令兵李成贵来到我面前行个军礼说：“潘政委，团长叫我来告诉你，33团与35团合编，撤销33团番号，保留35团番号。团长请你和营长到团部去，当面向你俩谈谈。”我和营长听到这个情况，不禁纳闷，为什么这时要整编呢？33团比起35团成立早，撤消了番号，总还有点原因吧？团长叫我们去，可能要详细地谈谈情况。我同营长到团部向团长报告，团长说：“现在已正式宣布了33团番号撤消，35团番号保留，原35团部队合编一个营，为第1营，潘焱为1营政治委员，宋××任营长。33团合编为2、3营。张德发任团长，胡奇才同志来任团政治委员，李定灼同志任副团长。”过了毛儿盖，在部队行军途中，忽听路旁有人说：“潘焱哪！你这个营装备、武器好整齐，定会再打胜仗的。”我抬头一看，是军政委王建安！“敬礼，政委！我们一定会把仗打好。”

沿黑水、芦花以西的羊肠山路，向党坝、松冈开进。在那山路上，行动非常困难，还有藏族上层分子武装扰乱。我的乘马和行装因绕路被抢走了，什么都掉光了。不小心，有时

还可能被冷枪击伤或打死。我们还要翻越4千7百米的高山,可是部队的干粮基本上吃得差不多了,有的饭量大的已经没有吃的了。这天行军,我在后尾,担任收容任务。有的战士硬是走不动了,经过动员、鼓励,大多数同志咬紧牙关上了山顶,有个战士怎么也鼓不起劲来,干粮一点都没有了。我把自己的米袋内仅有的一点干粮全倒给他吃了,他仍然走不动,只好前面用两名战士拉着他的双手,后面我和一名战士推着他上山,我身上还背着战士的枪支。赶到宿营地卓克基附近的索卜岩地区休息,筹补点干粮。听团长说:“我们与左路军在松岗、卓克基地区汇合了,还要执行更大的任务。”向前走到卓木碉,走着走着向路旁一看,唉呀!石头上写了许许多多的标语、口号:“打倒毛、周、张、博!”“反右倾逃跑主义!”这是怎么回事儿?!我当时弄不清楚事情的真相,非常纳闷!后来张国焘还给中央加上种种罪名,但真理终归是真理,经过几个月的实践,证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是经得起考验的。在党坝稍事停留,这时部队干粮已吃尽,只有以山果核桃、柿子充饥。总部工兵临时赶造两只船,团长命我抬运到大金川江,准备渡江作战。要完成运船的任务可不是一件小任务,一条木船(现砍伐树,自己的工兵临时建造,每条船要乘两百来人)重还不说,要抬着越过4613米的高山(党坝山),才能运到大金川江边供渡江用。我和营长各带一个连,各运一条。饿着肚皮,指战员齐动手,抬的抬,拉的拉,扛的扛,翻过了高山

(党坝山)。在艰苦的日子里,顾不上别的,一心一意只想完成好任务,就这样拼命完成了运船到江边的任务!9月下旬,敌刘文辉得知红军集结于马塘、松岗、党坝,立即沿大小金川布防;刘文辉第24军两个旅,位于大金川沿岸之绥靖、崇化、丹巴一线;杨森第20军4个旅另1个团,位于小金川沿岸之懋功、抚边、达雅一线;邓锡侯第28军1个团驻守抚边以东之日龙关等地,阻止红军南下。10月21日,红四军10师28团强渡大金川江成功,22日克绥靖,25日攻占崇化,26日克丹巴。我营随后渡大金川江,由李定灼副团长率领在绥定驻防,掩护在丹巴地区的总部机关。这防区是小河川,较富裕,青稞、小米、苞谷都有,梨多味甜。部队驻地藏族多,有少许的客家人。藏族有相当多的喇嘛庙,藏族男子大多要当喇嘛,轮流驻寺念经文。穷家喇嘛多,营部驻在一户藏族家里,他家弟兄4人,有3人当喇嘛,只有1人娶媳妇。我带了1名通司(翻译)。我营有的战士也会说藏语,同他弟兄开玩笑:“你弟兄4人只有1人娶媳妇?当喇嘛就不能娶媳妇,那行吗?”他说:“不准娶,也娶不起呀!”这是奴隶社会的恶果,我们穷人要起来革命求解放,不革命就不能得解放,就翻不了身,只有革命,推翻奴隶社会,才能解放过好日子。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保证机关的安全。部队要进行军事、政治训练,做些驻地的群众工作。我们住地周围有藏族,也有些汉族,他们和我们的部队关系还较好,敢于接近我们。因为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和反动宣传,我们要向群众讲

明白，并以我军遵守纪律的行动，向群众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说的“红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反动宣传；要向群众宣传我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队；还要帮助群众做些力所能及的活。我们要求各连认真执行群众纪律、民族政策。我们还要准备好下阶段的工作，草鞋、干粮要准备足。

军事上，还利用时间搞三大技术训练，准备下一步执行战斗任务。下一步是在山地作战，根据山地作战的特点，要充分注意包围迂回敌人，在隘路险要地点固守坚固阵地，配合正面攻击歼灭敌人。敌人最害怕红军打仗爱抄到他后面去堵截，打他的屁股。川军的特点，是退却时跑得特别快。针对川军作战特点，我应采取有效的战术对策歼灭敌人。山区隘路战斗，仗是很难打的，我们那时候对川军的作战，就是机智英勇，灵活迅速。充分发挥夜摸、奇袭和小部队大胆迂回、穿插等战术特长，在激流河川，渡激流，穿峡谷，破敌垒，夺要隘。战斗打响了，发现敌人就穷追猛打，使敌人没有喘息的机会。川军最害怕抄屁股，当发现你抄他的后路时，他拼命跑，一个追击就是百多里路。

我营在绥靖地区执行掩护任务，直至总部机关离开丹巴。我营完成掩护任务后，奉团的命令随主力部队南下执行新的作战任务，由绥靖经丹巴，渡船过江，经达雅、懋功翻夹金山。夹金山是闻名世界的大雪山，海拔 4834 公尺，空气稀薄，积雪累累。山高，顶峰气候多变，向南行一直是向上爬，

上呀！上呀！我率1营中午12点钟到达主峰。一路雪滑，脚站不稳就要滚到山沟里，那就没救了。营部一名炊事员滑倒，幸亏有三名同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抓着衣服不放，才得救出。3连有一名战士突然滑倒在地，有四个同志营救才幸免于遇难。到了主峰，见大太阳当顶，大家都很高兴，说：“休息吧！”倾刻，乌云升起，遍布天空，倾盆大雨加冰雹从天而降。快走下坡路，路面水流成河，炎热的太阳倾刻就变成寒冷水浸，一阵寒风，冰雹！降大雪哟！战士们一个跟一个手拉手，“拉住！不要滑倒山沟里去了。”“好冷啊！”“下着大雪呀！”“抓好！抓紧！后面的同志脚踩稳，一个个抓紧些，不要滑到沟下去了，各连告诉班长注意。”不长的时间，队伍都下来了，阿弥陀佛，夹金山总算翻越过来了。

我们下山到定兴，向西走山路直插天全县城，从天全县城直取荣经县城。在该县城西关外一个大村内，一家房东比较富裕，他对红军热情、友好，我们休息了两天，改善一下生活，战士们士气旺盛，有说有笑，吃的也好，准备了些干粮，每人制作一双草鞋。11月下旬，团部传令兵来通知说：“团长、政委请营长、政委去团部接受任务。”团首长向我们交待任务说：“今晚有任务，向泸定刘文辉部队进攻。经荣经城向西山路，沿路有据点工事，你营为前卫，要扫除沿路的碉堡工事，多采取包围迂回的战术，2营为二梯队。”我们回到营部之后，将3个连长叫来交待了任务，1连为前卫跟我行动，任务是扫除前进路上的敌人碉堡工事，遇敌抵抗时采取

迂回的战术夺取之，2、3连为二梯队。

夜12时，部队吃完饭，出发的命令下达了。沿途走小路，离荣经宿营地已经很远了。3点多，前卫连报告敌情说：“已发现敌人警戒工事，我连正以1排从左山边向敌碉堡后右后迂回，2、3排在正面接近敌碉堡，准备以2排攻击正面。”我向1连指导员交待：“你们迂回的兵力动作要快，防止敌人逃跑。正面攻击的排，要组织好火力掩护，压制敌人的火力，减少伤亡。”一会儿，枪声大作，1连指导员报告说：“连长带1排迂回到敌碉堡后面去了，刚才步机枪、手榴弹是他们向敌攻击的，正面2排已封锁敌碉堡发射枪眼，也在射击。前后夹攻敌人。”紧接着，1连连长报告：“政委，敌人的第一个碉堡拿下了，敌有一加强班，13个人，全部俘虏了，缴了1挺轻机枪、10条步枪，捉住一个班长。”“我们有两名轻伤员，伤势不重，可继续随队行动。”1连补充报告。我告诉他：“伤员要很好地治疗，不送医院也可以。”“你们将俘虏的敌班长带来。”我问俘虏：“你是那个部队的？到这儿来干吗？来了多少人呀？”被俘敌人说：“长官，我是刘老板（文辉）的部队，前面这个山垭口一带，有一个连，俺是1连1班的，担任警戒，防贵军向泸定桥去，还有两个连，在后面山头上1个连，山中腰1个连，团部带的部队住泸定山头围寨内，外边有鹿砦，筑有工事。”不久，1连报告第二个碉堡的敌人也解决了。2、3排都投入了战斗。

机枪、手榴弹打得很激烈。1连报告：“这边山垭口的敌

人,经过激烈战斗后,全部向泸定方向逃去,我连已完全占领阵地,俘虏 38 个敌人,缴轻机枪 2 挺,我连轻伤 5 人。”我对 1 连连长、指导员说:“你们连集结一下,稍加整理,准备连续战斗,伤员能随队的要卫生员很好换药,在后随营行李行动,不能随队的送救护站。”随后,我同营长商量下步作战方案。敌人前哨部队,遭我攻击后,都缩到对面西南山头 and 山腰隘路上守卫。我仍指挥 1 连攻击山顶上的敌人,营长率两个连走大路攻歼山腰道路旁之敌。营长说:“我同意政委的意见,你率 1 连攻击山顶上的敌阵地,任务重呀! 我积极策应你在山头上作战,牵制敌人。”就此决定下来,派传令兵将我营继续作战的方案报告团长、政委。我给部队作了简单动员:“我们营初步取得胜利,将东边山垭的敌人击退,俘虏了一些敌兵,缴获一些枪支弹药,都交到团部去了。敌人退到后面去,力量更集中了,我们还要继续去追歼逃敌,打到泸定去,发扬英勇作战的精神,完成团里给我营的任务!”时间已到上午 8 点,太阳高高升起,我同营长分路出发了。营长带 2、3 连沿大路向泸定方向前进。我带着 1 连沿山梁向西南高地之敌进攻,山梁没有路,从丛杂矮小的树丛中,向前面南山头看上去,啊呀! 有不少的临时工事,想必就是敌人的阵地。快接近敌人阵地了,要作好攻击的准备。1 连前卫排战斗打响了,我指挥部队攻击,当正面 1 排攻击阵地前沿受阻,我急令 2、3 排迅速由阵地两翼攻击,夺取了第一道阵地,狡猾的敌人在山顶反斜面设有第二道阵地。敌人在第

二道阵地，用火力的我占领山顶部队的两翼实施反冲击。敌人的企图没有得逞，被打垮的敌人向南逃窜。我率1连乘胜追歼逃跑的敌人。山下的部队进展也快，山上、山下两个突击队齐攻，互相策应，使守敌受夹攻，不得不败退，这就是战术使用得当的技巧！“敌人受不住两下的夹攻，高高的山头，狭窄的隘路，敌人都挡不住我们的攻击，哪能守什么阵地啊！你退我们就追！一直追杀着！”战士们有趣地说笑着。

追到山下边距泸定不远，我们山上、山下的部队汇合了。进到敌阵地前不大的小街里，一面与敌对峙着，一面赶忙做饭吃。时间已是下午，太阳西斜了。团长、政委给我和营长当面交待任务：“今晚你营向敌阵地右侧进攻，采取突袭的手段，随着敌人进到敌人阵地内，插入敌营中，将敌打乱，2、3营从正面攻击。”“你们班今晚饭要做好，夜间要执行任务，打夜仗啊！有好吃的吗？”“有点儿！刚分了口猪，有粉条。各连都有，营部也有，放心吧，政委！会做好的。”炊事班陈班长向我保证说。营长向传令班长说：“天已晚，快告诉陈班长，赶紧开饭吧！再问一下各连吃饭怎么样？”传令兵七嘴八舌地说着：“哈哈！喂！今晚饭真好！有肉有粉条，要饱吃一顿！肚儿饿了，夜间要执行战斗任务，一定要吃饱饭。”“今晚饭吃得真好，经过一天的战斗，吃顿饱饭，可痛快啊！”陈班长说：“政委、营长，今晚我们炊事班做顿好饭慰劳、慰劳吧！也是炊事班同志出的一份力量。”晚饭后，团部来命令：你营立即按照部署行动！我们营即速出发，到达进攻出

发的位置,时间已是晚12时了。各连分别到达指定位置,沿着预定的路线静悄悄地向敌人阵地内摸去!敌人在骂着说:“那狗日的‘红匪’,恐怕夜间来摸我们,可要小心谨慎啊!”尖兵班听到敌人在阵地内悄悄地议论着。忽然团部吹调号,司号兵向我报告:调我营去团部那里集结。我马上考虑情况有变化,急令部队撤出战斗。敌人发现了,向我部队射击,步、机枪一齐射来,打个不停。撤出攻击位置,清查一下,伤了15名战士。全营回来后,向团长、政委报到,并报告伤员安置的情况。团长、政委说:“你两个来了很好,部队都撤下来了吗?我团要开到荥经另有任务。”

我们为团的前卫,经一天半的行程,经来路到达荥经西边,驻河边一个大村平建镇。各连住好后,宿营报告都送来了:部队都到齐了,伤员已跟上队伍,连里注意给他们换药,没发生什么事情。我和营长对各连说:“你们好好休息一下,可能要接受新的任务。”随后,向团里打了宿营报告。已到寒冬季节,四川气温虽然不是那样寒冷,但我们处在大山边,周围还是高山林立,寒气凛然。有一个冬天未发冬装了,荥经地处环山中,棉花、布匹一时解决不了。部队还是单衣裹体,粮食虽然有,战斗没停歇,没时间来解解决其它必需的东西。在山地里行军作战,早晚寒风袭人。

团部来了命令:要我营开到杨子岭担任洪雅方向的警戒任务。我接受任务后,同营长将团的命令向各连作了传达。我营作前后梯队配置,我带3连到杨子岭山下河边街为

前梯队,1、2连和营部住杨子岭为主阵地,并立即构筑工事防敌进攻。任务下达后,部队于12月2日早饭后从住地出发,一直上山,沿弯曲的羊肠小道,行程30余里,中午时分才到杨子岭。照部署,在未下山前看了看杨子岭的地形,从观察的地形看,我们原来的分工和部署方案是正确的。营长除布置构筑阵地外,还要担任前面的联系和负责向团部转达情况。我率3连和营部少数人员,从杨子岭下山,山路高低不平,有时刚走出一段峭壁石道,又走进一段草丛蓬蓬土石交杂的路径。下山向东走,沿河岸边有条横山梁,南面直抵岸边,北沿杨子岭山脉支梁,中间一条小径向东,小径北靠杨子岭峭壁悬崖,南靠一段不易攀登的崖壁。这是必须固守以阻敌沿路攻击杨子岭的要隘阵地。再沿河边向东走,上个小山梁,有块小竹林,住有3户人家,开有小店。地形方面,对我部队扼守伸出的山嘴子极有利,可以将敌人进攻的道路封锁。这个小山嘴子顶上,一定要构筑防御工事。我虽然是行军途中走着路,边走路边观察地形,特别是有战术价值的地形和村庄,脑子里想的是怎样完成好此次阻击敌人进攻的任务。继续下坡向东走,这一程大致有10里多路,是田埂小路。一直向前有条小街,在河的北岸,老百姓称是河边街。真是河边街,就在河边上沿东西一条小街,老百姓寥寥无几呀!营部和3连住好了房子,派了1班到河那边(南边),过了桥(吊桥)上小山坡,到垭口上有两家小店儿住下,向东南(洪雅方向)警戒着。走了一天的路,已经疲劳了,睡

一夜好觉，一大早我起了床到街道四周勘察一番，看起来住地对我很不利：南北是山，中间河流，虽然河不太宽，若是发生敌情，我军的阵地易被敌夹击，太危险了。我急忙作转移住地的考虑。早饭后，太阳升得很高了。“报告政委，来了位老乡，他说是营长派他到洪雅方向去的，要见你，可以吗？”传令兵向我报告。我当即告传令兵叫老乡来见我。老乡对我说：“俺叫罗友勋，是营长派我去洪雅地区侦探敌情，我带有5斤花椒，以作买卖掩护。营长叫我经过河边街见见政委，将我去侦察敌情的任务报告政委。”看来此人只有30来岁，胖乎乎的，肉红色大脸庞，大眼睛，壮实体材，一表忠厚相貌，很实在的人。我相信他能圆满完成侦察任务。“老乡，你去侦察情况很好，你明天就去，侦察那边敌人的行动如何，是那个部队，有多少人？回来还是走我这里过，将所得到的情况告诉我，以便作好战斗准备工作。”罗友勋讲：“天亮了，吃完早饭我就走了。”“那好！你小心点，要灵活啊！祝你成功！”部队来到河边街，一方面进行休息训练，另一方面派些人到群众中做些宣传工作。老百姓讲：“河边街是山里通往雅安、洪雅的必经之路。这河边街虽小，却很繁华，做小买卖的店铺不少，还设有马站，你瞧那马虽然身材不大，可是很适合在山区里行走，劲儿不小，走起路来挺快的！”这席话，讲得挺符合当地的实际。晚上传令兵报告：“政委，罗友勋老乡回来了，要见你。”我想天已快黑了，这么晚赶回来一定是有情况。马上告诉传令兵，叫罗友勋立即来见我。罗友

勋见我说：“政委，我向你报告：我今天中午到竹山铺，未来得及吃午饭，在小店门前，从铺房门口望见很多穿灰色军服的敌军涌过这边来，我未来得及从门口出，敌人大队正过，挡住我出门，我只好从房后跳窗子跑出来，连我拿的花椒都丢掉了，我得快赶回来向你报告。”“老罗，你报告的情况很好。”我当时立刻想，敌人来得这么猛，穿的是灰色军装，肯定不是四川的军队，是蒋介石的正规军，绝大可能是薛岳的部队，这情况必须上报。我立即叫罗友勋吃完饭返杨子岭营长处，将情况迅速报告团部，敌人具体番号等查清楚后另报。我将此情写了封信由罗友勋带给营长。罗吃完饭后，立即起程赴杨子岭营长处。在信中，我提醒营长要抓紧 1、2 连防御阵地的构筑和杨子岭两翼的警戒。随即又派传令兵叫 3 连连长、指导员到营部来，重新部署 3 连的任务。先将罗友勋回来报告的情况，向 3 连连长、指导员说了一遍。我们对敌情作了研究，分析敌人是蒋介石正规军，绝大可能是薛岳的部队，估计敌人今夜不会马上向我进攻，因敌人也是刚到达宿营地，还需要了解研究我军情况和地形。

根据此情况，敌人明天会向我进攻的，此街不能住，地形对我不利，既不便防守，又不易撤退，决定今晚立即转移到北黄家（竹林铺）。部队到达后，很快构筑工事，防敌进攻，将山垭口那个前哨班撤回来。北黄家是只有两户人的小村，小村的山下有条清水长流的河溪，村边沿山半腰树木多，房后有块绿葱葱的竹林，风景特好。如果在和平时期，胜似神

仙安乐居地。这是由河边街到杨子岭必经之路，村东南有5公尺高的小山头，再向东南延伸，有高山包上一块草坪，一条小径沿草坪东南崖边直通河边街，草坪三面是山崖，靠东、南、西崖下，虽是杂树丛生，植物茂密，但不妨碍视线和射界，草坪土地易筑防御工事守备。部队到达指定地点，不停地构筑工事，直到天明。太阳升起来了，侦察报告前方发现敌情，我到阵地前观察，由河边街那条路上，敌人源源不断地向我阵地进发。

3连的部队一面加修工事，一面进入阵地。不一会儿，前面一个班的阵地已放弃，撤收到连阵地上来。“叭叭！叭叭！”枪声连续地响着，我已进入工事阵地内。“听得清楚敌我双方机枪、步枪、手榴弹响个没完，2、3排已进入阵地，1排在后面作预备队。炊事班、伙房担子在黄家，布置好了。”3连连长向我报告。我命令：“要坚决在这个阵地上将敌人阻击住，不让敌人前进！”3连连长回答：“坚决阻止敌人前进，争取时间。”战斗紧张，枪声很激烈，前哨阵地已撤到主阵地。我正在观察敌人向主阵地进攻的行动，3连连长说：“政委注意隐蔽身体，枪打得怪紧的，你这样露出工事外边的身子，太不安全啊！我观察到敌人很注意你的行动。”“不是在战斗吗？打仗动枪刀，在枪林弹雨中，那有那样绝对的安全呢！说不定要挨粒子弹头，你说呢？连长？”“政委，我不认为都是这样。象政委来说，你是指挥我们的，战场上指挥员可是影响部队情绪的，一人影响一片。”3连连长在跟我

辩论。敌人进攻很激烈。连长同志说的对。“你讲的有道理，我们都要注意隐蔽地观察敌人进攻的动作，指挥部队的战斗。”我在阵地上，想着敌人的进攻。经观察判断，敌人不是小部队。敌人来势越来越大，估计敌人是大部队，而且不是川军。考虑到这个阵地地形所处的位置，对我坚守阵地不利，需要有第二道能坚守时间长的阵地，需再选一道有利于我坚守阵地的地形。我向3连连长、指导员说：从我们现黄家阵地通往杨子岭营主阵地的土坡崖，地势较好。土坡崖是一段隘路，右边是山峭壁，左边是河流，有绝壁河岸，有条横挡在路中的土石梁垭口，这个垭口就叫土坡崖，中间凹、两边高，在这里构筑好工事，作防守阵地，坚守三几天是有把握的。你们要记住，万不得已，转移到那里去坚守滞止敌人，阻击敌人进攻。

敌人向黄家阵地进攻3次都被击退了。敌人没能攻占，他是不会死心的。观察敌人在阵前的变化，是每个指挥员必做的。我在工事内将身子竖起来，观察敌人的动向，看来敌人还在增兵，战斗会更加激烈。连长说：“政委，身子低些，敌人正瞄准这儿射击呀！要注意！要注意！……！”3连连长对跟我的传令兵说：“你要保护政委的安全！”敌人第4次进攻开始，枪声激烈，忽然我觉得沉重的东西打在我左胳膊上，我支持不住，倒在地上了！不觉得那里有子弹穿过呀？可是胳膊流血，透过袖子。传令兵说：“政委，你负伤了。”“不好，快！我扶你起来。走吧？到黄家叫卫生员，你受伤了！左胳膊

膊流血了！要赶快包扎好呀！”3连连长叫卫生员赶紧给我包扎好，并告诉1排长赶快绑好担架，将我抬到后方去治疗。战士看着我负了伤，思想上有些影响，我大声说：“同志们，要坚决勇敢的战斗，守住阵地，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把敌人消灭在阵地前。我负伤了，还有你们连长指挥。”我对3连连长、指导员交待说：“你们在此阵地，阻击敌人进攻，要坚决的打，消耗滞止敌人前进。连长、指导员掌握好部队，观察敌人动态，指挥好战斗，不用管我了。”指导员说：政委，连长在前阵地指挥部队作战，我在这里将你转送到营后方，我仍留连二梯队，时刻准备投入战斗，你放心去治伤吧。”

1班派的4名战士抬着我向营后方转运。途中1班长对我说：“政委，前面阵地守不住了，在向后方转移。”我向后退，炊事班的同志跟着来了，3连连长气喘吁吁的走来：“政委，敌人越来越多，兵力超过我好多倍，阵地守不住了，只有转移到后面土坡崖阵地上坚守。”我躺在担架上，战士们抬着向营后方阵地走去，一路上怪不是滋味的哟！我伤口疼痛，滴滴嗒嗒流血不止。3连的部队还在第二阵地战斗着，前面部队战斗究竟打得怎么样呢？小鬼（勤务兵）看着我脸带愁容，闷闷不乐，就以安慰的口气说：“政委，你伤重，不断的流血，等养好伤，身体痊愈后再上战场消灭敌人吧！到医院会很快养好的。”我想，这小鬼说的话怪有道理的。3连指导员派传令兵赶上我报告：“3连部队已撤到土坡崖阵地上，正在与敌人战斗着。敌人是薛岳的部队，蒋介石的嫡系

部队。对我阵地不断地发起猛攻，都被我击退，我们把伤员都运送到医疗站去了。”我得知情况，已放心些了。天已晚了，抬着担架上山的战士步子不停地踏着石板路走，不大的工夫走了一层梯阶，接着又走上第二层，就这样到了营部，卫生员们忙着护理我。营长来见到我说：“你负伤了，好好治疗，3连还在第二阵地上，他们打得很好。打了一下午，夜间敌人还攻了两次，被我打退了。你的伤势重些，胳膊不要紧，伤口好了，胳膊就会恢复的。团长、政委知道你受了伤，叫将你送到荣经南关外，团卫生队在那儿接收治疗。战场上由我负责指挥。政委，你放心去吧！”我在营部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送我到后方医院去。

离开营部，翻杨子岭山梁，沿着羊肠山道，顺山弯曲的山路上，担架队员们一步踏着石板，又一脚踩在土地上，我的胳膊仍疼痛不止。正沿山路下着，碰见团长张德发、政委胡奇才，他们带着团的第二梯队，从荣经县城到杨子岭来增援。他俩人叫担架队员停下来，到我身旁看了看我绑着绷带、吊在脖子上的胳膊，说：“还有点渗血呀！你快到团卫生队去，要医生很好的快治疗吧！你营这两天来仗打得不错嘛！特别是3连在前面打得更好，你要好好治疗。”向荣经城继续走，沿山下去不多远，见到杨朝礼师政委，他喊：“担架队停会，啊！这儿地不平，担架不好走。你的伤不太重吧？”“不太重，就是疼痛不止，政委放心吧。”我回答师政委。“那好，送到后方医院去治疗吧！担架队员们好好抬呀！不要跌

倒了啊!”走了一个上午,离开师政委、团长、政委后,心里得到莫大安慰。一心只想快到医院治疗好,赶快归队。前方正在战斗着,我还在想部队打得怎样?走了多半天的时间,下午终于到达了荣经县城南关河边。在东靠小山梁的一个大村内,有一家大户人家的院落,院子、房屋设计大方讲究,看起来使人觉得不那么豪华富贵,但很幽雅清静。卫生队的同志放好床垫,铺上被褥铺盖,从担架上将我扶到床上。卫生员、医生都来换药,解开绷带还滴着血点,医生说:“政委,还痛吗!”我说:“好多了!就是流血要止住。”卫生员插话:“血可以止住的。”医生连忙将药换了。我吃了稀饭,喝了汤。医生说:“今晚,你好好休息吧。”“医生,你最要紧的是止住伤口不滴血!”我这样嘱咐。“不会再流血了,你放心吧,政委。”医生关切地回答说。换了药,我安静地熟睡了,一夜间睡得不错。早晨起床后,怎么觉得伤口又滴血哪!医生赶忙解开绷带看了看,没流血嘛!大概是经过一天多流血的幻觉吧!我安静地休息了一天。有消息传来,薛岳部队从杨子岭进攻失败了,转向东边友邻团阵地进攻,东边被敌人突破了,部队后方要转移。团卫生队将我转送4军医院,路程比较远些。距天全县城不太远,有个叫水坡镇东大村的地方,是军医院住地。何辉燕同志当时是医院政委,他第一次来看我时说:“你到军医院来治疗好,这里安静,前方战斗激烈,蒋介石把嫡系薛岳部队调上阵,仗总在打,没有停过。我这里有12师医务主任,她是位老医生,老红军,对枪伤治疗经验

多，叫她常来检查。你的伤很快会好的，待痊愈后出院再到前方去。”我相信他的话，就住军医院治疗。我进医院后，经过一段的医治，伤好多了，换药时伤口不受触动就不痛，吃喝都好。医生来说：“你的伤还要休养一段时间，伤口方可愈合好。”我在医院，伤口不痛了，觉得住在医院内怪没有意思，总想出院归队到前方打仗去。三番五次去院部要求出院，可是都未得允许，时间久了老说也不好，只有老老实实休养吧。

11月底，连天阴雨冷起来了，我再次到院部去要求出院。院长见到我说：“潘政委，你来要求出院是吗？对了，这回不用你要求，我也要通知你出院。军部来了电话，问你的伤情。你好得怎么样？伤愈就出来，出院后直到军部。我们已将你治伤的情况、身体情况，向军里报告了。明天你就从医院直接到军部去。”听到这一番话，我很高兴，快回家了，将东西收拾一下，把手续办好了。除了一个马袋子装有被子，别的什么东西都没有。我将出院情况告诉了勤务员小鬼，他高兴极了。

早晨起床后，洗完脸，吃顿饭，去告别医院领导。何辉燕同志说：“祝贺你伤愈！重赴前线上战场，多打胜仗呀！”“谢谢，再见吧。”我离开医院，经过天全县城，沿途运输繁忙，许多女同志参加了运粮，她们为革命事业，为人民解放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顾不得跟她们多聊聊，只顾赶路。走着走着，勤务员小陈说：“政委，休息一下吧？你刚出院，有个把月没

象今天一下子走这么远的路程，该歇会儿啊！”“不用休息，今天要早些赶到军部，明天才好报到接受任务。”穿过一条条河流，走过一道又一道的铁索桥，大山下的田地丘林中，弯曲的山道田冲中，河流溪水一眼见底，竹林风光秀丽。再走过一条河，沿河边小道走上去，王亚场到了，军部就住在这个大场上。今天报到了，就在此夜宿。军部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晚饭后，原在我们一个营工作的营长现在已升任副团长，他前来看我：“你伤情怎样？出了院就要去工作，行吗？”我说：“可以！出来就是要去工作的哟。”副团长说：“35团防务千佛山，阵地构筑很坚固，1营的部队打仗还是那样的勇敢，他们保持了过去的战斗作风。我们干部都是两条枪，一支短枪，一条长枪。在战场上，敌人现在的战术是首先打我们的干部，打了干部，部队就失去指挥，战斗力就弱了，阵地容易攻破。我们采取战场、阵地上背长枪的办法来迷惑敌人。军召集的营以上干部会要结束了，我们开完会就回原部队，各营的工作都不错，仗打得都好。”团长、政委来看了看，互相谈些问候的话。

第二天早饭后，许世友军长派传令兵来叫我去他那里，到后他说：“你的伤好了吗？要你到川陕省指挥部第3团去当政治委员，详细情况洪学智主任给你谈谈，就去吧！”我随后就去军政治部，洪主任见我问：“你的伤好了，要你到第3团去当政治委员，袁渊当团长，任务紧迫，现在是打仗的时候，到了3团抓紧工作，要打仗。”接受任务就算完了，在军

部住了一天。第二天到军政治部办手续,洪学智主任说:“你的伤怎么样,工作能支持吗?看到你脖子上挂着三角布吊着胳膊,军长跟你说了吧?我就不多讲了。”“我的伤痊愈了,胳膊不用三角布吊着脖子上,还是有些痛的,工作是可以的。”“那好!快到职认真抓好部队,把连队工作做好,才好打胜仗。别的没有什么谈的,你就到政治部组织部办好介绍信,还要到川陕指挥部王宏坤指挥长那里去一趟,见见王,他是我们的老军长啊!”川陕省指挥部3团调归我4军建制。第二天离开政治部住地,先到指挥部,见了王宏坤指挥长,他说:“第3团你去当政治委员,袁渊当团长,这个团有两千多人。3团团部就住天全,要很好抓紧部队的训练,前方正打仗,蒋介石调来薛岳部队增援,打大仗、恶仗,需要增援部队。”

我和袁渊同志到了团部之后,与团原领导把情况谈了谈,又介绍了各营的情况,就算作交待。接了工作,急着到部队看了看。又召集连以上干部会,主要是与同志们见见面,把当前形势、敌情给干部讲了讲。

12月中旬,军部来信,我军主力部队撤出百丈地区,薛岳部向我4军防守阵地猛烈进攻。当前形势起了不利的变化,我红军南下后,部队减员相当严重,除过草地南下减员之外,主要是战斗伤亡大。1936年2月上旬,情况更恶化。川军主力及薛岳等都6、7个师开始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犯。我红军打得非常艰苦,加之弹药、粮食缺乏,又向西转

移,陆续撤出天全、芦山、宝兴地区。特别是红四军部队在千佛山地区损失更大,有的团剩下无几,所以决定部队整编,减少若干团的番号,充实其他团的实力。2月下旬,我们3团分别与34、35团合并,团长负责将1营带至34团,我将2、3营交给35团,交接完毕后,我同团长都回军部去了。军部住宝兴县城西山坡上,只有几户人家的一个小村里。我们向许世友军长报到,报告了我团交接的情况,军长说:“好吧,你们俩就在军部工作,不下去了,袁渊到作战科当科长,潘焱到侦察科当科长去。你俩到职吧,部队很快要行动。”我们都知道军长的性格,不爱多说话的,受领任务就去,没有多的话可讲,也不允许讲价钱,就各自到工作岗位。从我的心情上来说是不很愉快的,你们仗没打好,把我这个团编给你们,补充你们团的实力,可真想不通,可是要顾全大局。到军部当科长,总不如当团的领导能锻炼人。那个时候也无所谓职务高低,确乎是干部能上能下、能高能低,没有伸手要官当的。官兵生活一样,政治上平等,思想单纯,环境就是行军作战,作战勇敢,能冲锋陷阵打胜仗,就是好样的。

2月底,整个南下的红军,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向西转移,这标志着张国焘的南下错误路线的彻底破产,铁的事实证明,中央北上的路线是正确的。张国焘于1月下旬,在任家坝召集会议,讨论党中央发来的“12月决议”要点。党的策略路线重要转变,打开了我们的眼界,使我们受到很大鼓舞。大家一致表示拥护中央的统一战线政策,在新

的策略路线的基础上,团结一致对敌。张国焘只有同意中央的新策略路线。红军又开始北上。

第二次翻越夹金山,我们从宝兴西山村出发,经宝兴城向夹金山进发,向道孚、炉霍、瞻化进军。走过宝兴不远进沟,开始上夹金山南坡,从南边到夹金山顶峰路程较远,要在中午 12 时前翻过顶峰,头天晚就开始上坡,羊肠小道,高低不平,天寒地冻,毫无一丝春色。每两人一个火把,为行道照明,从高坡上回头向坡下观看,好似一条烽火的长龙呀!从夹金山半腰,一直到山顶,漫天皆白,积雪尺多深呀!一会大雨倾盆,一会儿大雪花飘飞着。人和马匹几乎是滑下山去的,指战员们个个滚得都象雪人一般。一忽又倾盆大雨,道路低凹处似河流,部队在水中行。这个季节,夹金山气候更恶劣起来,说一天三变,不如说行走途中一段路程一种变化。经达雅、懋功到丹巴,行进比较顺利。我们从丹巴至道孚,要经过横亘着大雪山脉中段的党岭山和折多山。两山顶天矗立,海拔 5 千多公尺。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风暴、雪崩不断,在附近老百姓的心目中,就象一道噬人生命的鬼门关。好在前卫部队开了路,已经翻过这座大雪山,为本队提供了经验。我随军部到丹巴附近,在村里找了藏民进行调查,他们说:“红军要到道孚,翻越党岭山和折多山,要赶在中午以前(12 时前)。每天午后(12 时后)要起风暴,人到那里,别想活命!”军长说:“总部已来了指示,要各部队充分作好克服过大雪山困难的准备工作,每人要带足 7 天的

干粮，并要打好两双草鞋和一副铁脚码子。准备好御寒保暖衣服、毛皮，随带些干柴。你通知各部队，要他们很好检查一下，要想尽各种办法，将准备的东西筹足。班、排还要有刨冰攀崖用的铁锹、绳索等。军政治部已通知各师，大力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动员广大指战员发扬不怕艰难困苦，发扬阶级友爱、团结互助的精神，齐心协力，万众一心，向党岭山、折多山、大雪山进军。”

我随军部走，侦察科带一个侦察连（又叫侦察队），为军部前卫。头天下午出发，在半山腰宿营过夜。第二天早起吃点干粮，继续行军，争取中午（12时）通过党岭山顶。高原地带，爬山特别费劲。上山越向上走，越觉得头晕脑胀，脚杆子无力、手也软，总觉得有些憋气，只好一步一步的挪。夜间，寒风怒吼，不停地狂怒着！大雪弥漫，气温达零下二三十度。指战员们的衣服冻成了冰筒，眉毛、胡子结满冰霜。有的同志被冻僵在雪堆里，长眠在折多山上。

我们在行军途中，为解决粮食运输工具，减轻点战士的负荷重量，带了些牦牛。牦牛是个宝，虽然带的数量不多，但出了大力气。牦牛是一种大的动物，不但肉可食，皮可衣，毛可以扭绳索捆东西，结实牢固，它更适合高原的恶劣气候条件，给我们运输出了大力，运物资爬雪山，比马匹还顶用。我们通过折多山后，那些驮着东西的牦牛，将四脚收起，扒在雪坡上下滑，象那滑雪的样儿，一气就能滑到山下。所以战士们把他叫“宝牛”，又风趣地称他为“革命牛”，还有称“救

命牛”。

3月中旬我随军部,抵达道孚,部队在此进行了整编。4军仍辖10、11、12师和独立师,王宏坤仍任4军军长。许世友调任骑兵司令(实际1个师)。这里还有个笑话,许前妻曾问总部×××:是军长大呀?还是骑兵司令大呢?3月下旬,4军军部和11师经炉霍向西南疾进,进军瞻化城,我带侦察队仍走前卫。翻山越岭,没有锅来做饭吃,就用洗脸盆烧热水喝。有的战士吃牛肉干太多,喝了开水后肚子发胀,牺牲在途中。过了一座山,又翻越一座山,在山沟里夜宿。有的藏民说:“这山大沟深,可是个金沟。要碰到运气好,可以挖到鸡蛋大的金坨子。”说得大家都稀罕起来了。第二天,老乡(藏民)说:“再翻过对面山岭,下去就到瞻化河边了,瞻化在河的西边。”河距瞻化城不远,要过河才能到达城内。要进一步侦察敌人驻地,以及兵力有多少,还需找老乡调查了解得清楚些,才可有把握全歼该敌。我给侦察队交代任务说:“侦察队长,你派3名战士先出发,翻过这条山到那边距瞻化河不远的地方找老乡调查瞻化的情况,等我们到后,详细地汇报瞻化城的情况。”侦察队长接受任务后,立即派了3名侦察员先行。队长向我报告说:“科长,11师在我先头派出侦察员了,已告诉侦察员到前面与他们联络。”我随军部行动,翻越过山岭下坡时,侦察员已查明,从这里出山沟,山边有条路向北,走一段路程,沿河东边向北,直到瞻化河大桥头,过桥不远上坡就是瞻化街。瞻化街上,平常做买卖来

往人不少,不过商品都是本地产,牛、羊肉、药材多,有时也从理塘那边进来些山外产品。瞻化街内驻的国民党西康宣慰使诺那喇嘛和他带的武装,有百余人枪,还有两门“八二”迫击炮和1部电台。这部分敌人,是蒋介石为软化藏族人民,以诺那喇嘛为宣慰使,拉拢藏族上层人物,统治藏民的一股武装。

我们占领瞻化后,将喇嘛及全部人枪都俘获了。我红四军军部就驻扎在瞻化,街北边大庙里,瞻化县委及群众团体、4军后勤经理处住在街内及西边。被服厂亦设在那里,布疋、材料缺乏,不可能制大量的服装,只是些男女工人,做些零活,供给急缺之用。瞻化县机关在此地,军队和地方关系密切,常研究帮助做藏民的工作,派部队支援开明土司(藏族寨主,也是当地某个寨或者几个寨的头头。元、明、清朝时在少数民族地区授予少数民族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该族人民,土司即指被授予这种官职的人)。土司之间常发生矛盾,那个土司娃子(奴隶)多、势大就称霸,欺负娃子少弱的土司。我们驻在瞻化城北,有一土司名叫扎喜依艾的,是个开明土司,力量弱,积极支援红军,给政府送粮等,常受别寨土司欺负。有一次,在瞻化西北一名叫依哪仪马提的大土司,娃子多、马多、枪多,要攻打扎喜依艾的寨子,吓得扎喜依艾不敢回寨,要求我们去支援。军长说:“潘焱,带着侦察队去支援一下。”接受任务后,约定我和侦察队沿瞻化河北上,直抵扎喜依艾驻处,依艾带着他家族及娃子武装,从

北边回寨。布置好后,当夜就出发了。走了一个夜晚,第二天早晨到了依艾的寨子,我先到,等待他回来。太阳高高升起,扎喜依艾带着他家人和娃子,在寨内汇合了。扎喜依艾见到我后,非常高兴,烧上酥油茶,糌粑、羊肉、奶油应有尽有,热情招待我。在那里住了两天,连队战士也在那个寨内。土司的楼房,上层住人,烧火做饭,睡觉,下层喂牛拴马,卫生条件差。由于缺乏教育,藏民卫生知识少,对藏民生育有很大的影响。

我带的侦察队也住在那里,帮助地方做些宣传工作。教藏民们识字,讲卫生课,他们从来不洗澡、洗脚、洗脸。后来,他们也学我们战士,也洗澡、洗脸、洗脚了,懂得爱卫生,连我住地那家土司的女儿,十八九岁的大姑娘,看到我们战士下河洗脚,她也随之下河洗起来了。她也不害怕红军了,她虽不懂汉语,有时打手势,有时通过通司(翻译)互相通话,表达情谊。我们向藏民宣传红军的政策,讲我们红军为被压迫的少数民族人民求解放,汉、藏民族是一家等。

支援扎喜依艾土司的任务完成后,我带侦察队回到瞻化城,向军长、参谋长(陈伯钧)汇报后,参谋长说:“准备迎接二方面军,你仍带侦察队、军迫击炮连,沿向理塘的道路南下接应他们,沿途要注意掌握情况。”受领任务后,我率侦察队、军属迫击炮连,以侦察队为前卫,很快起程。走一日路程,到了班玛河,藏族土司武装阻我进路,部队展开攻击,迫击炮发了几发炮弹,打开了前进道路。藏族土司最害怕迫击

炮,称迫击炮为“找人炮”,因炮能打到墙壁内,没办法隐蔽。所以少数民族反动土司武装害怕迫击炮。过了班玛河到阿理河,军来电报要我率部返瞻化城。为迎接二方面军,军长交由我率侦察队与11师师长周世原率1个营,配合筹集粮食和牛、羊。第一次出到工卡拉山区,筹集到牛羊各4百多头,回到瞻化休息两天后,不知为什么将侦察队长、指导员都撤换了。我莫名奇妙,可又不敢去问军长什么原因?过了几天后,军长、参谋长又交待我率侦察队,随11师政委陈锡联率1个营,向瞻化城西北大山区里费多措那玛大草场去,筹集牛、羊。我们俩一块行动,走两天的行程,翻山越岭到了一大块草场地。开始时陈锡联同志说:“我们分开,你(潘)率侦察队向西南方向,寻找牛场去,我(陈)向西北去找。”我率侦察队出发了,走了个把小时的路程,听到哒哒!嘀嘀的号音。司号员吴春福说:“科长,11师政委那里吹调号了,调你快去!”我即令侦察队停止前进,急速率队赶去,陈锡联政委说:“老潘,你来了很好,刚才我师作战科长率队去牛场,被敌骑兵袭击,科长牺牲,轻机枪也丢失了,还有两名战士牺牲。你率侦察队赶快去接应吧!”我说:“好,我率侦察队从左边山梁上攻击,你们走原路攻击。”我们两人分手,由两路攻击,敌骑兵没大的抵抗,很快败退了。我们两路夹攻,将一个大牛、羊场大部分解决了,得到牦牛、羊各3百多头。此次筹集牛、羊,准备迎接红二方面军,虽然有的部队遭到若干伤亡和损失,但完成了征集筹粮的任务,我率的侦察队无一伤

亡。筹集的牛、羊全部交给陈锡联政委，由他统一护送总部筹备站。

撵牛羊下山后，我们住在大喇嘛庙附近。时间已不早了，安排好住处，布置好警戒，天还未黑。陈说：我们到河沟边钓鱼去。我说，没有钓鱼的家伙，连鱼钩都没有，怎能钓得来鱼呢？“没关系，找根缝衣服针窝个钩，就可以嘛！”找了根杆子，拴了根线，到河岸边，说也怪，鱼钩一扔到河水中，鱼就上钩吃食，一钓就是一条。到天黑，钓了一大洋磁盆。晚间，美美地吃了一顿鱼。

事情办完后，我率侦察队返瞻化城，途中巧遇 32 军军长罗炳辉同志。他要去与王宏坤军长商谈些事情。我同罗军长一同行走，一路聊起翻雪山、过草地的事。我说：“过夹金山的确不容易，不说别的，就说气候，不是一天三变，而是四变、五变。就是中午一段时间大太阳，倾刻之间就降大雨、大雪，雨雪过后，人身冻得颤颤惊惊。一会儿，太阳出来又晒得脸上疼痛，简直没有言语来形容是何滋味哟！”谈到红军战士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种种表现，实在振奋人心。他说，红军是无敌于天下的军队，世界上没有比红军更好的军队，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才能吃苦耐劳，打不垮拖不乱，意志坚强。你一言，我一语，两个人说着说着大笑起来。回到瞻化城，我送罗炳辉军长到王宏坤军长处，与王军长见了面。我向参谋长汇报此次外出筹集牛、羊的情况，并将收集牛、羊数量，以及在牛场战斗情况，都一一向参谋长报告了。

5月中旬,二方面军胜利地通过了雪山地区。21日,6军团经过瞻化城,向甘孜以南之普玉隆开去。经瞻化途中,沿路有我4军驻地的部队组织欢迎,并举行联欢活动表示慰问。路旁贴着“欢迎横扫湘、鄂、川、黔、康的二方面军!”“欢迎善打运动战的二方面军!”等巨幅标语。当地藏民载歌载舞,夹道欢迎。在二方面军驻地,四方面军部队为他们筹集了大批粮食、牛、羊和食盐,腾出打扫干净的房子,准备了柴和开水。一批批由指战员亲手制成的毛衣、毛袜等,送到战友手中。在联欢会上,人人欢欣鼓舞、个个心情激动,充分显示了两支兄弟红军的亲密团结!

1936年6月上旬,张国焘在炉霍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正式宣布取消伪中央。7月27日,经中央批准,西北局成立,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从此,张国焘分裂主义彻底破产,党的正确路线和团结方针取得了伟大胜利。

六、三过草地

7月初,二、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胜利会合。这次过草地北上,二、四方面军分三路纵队,4军军部和10师、11师集结甘孜地区,30军88师、32军及二方面军为左纵队,由朱总司令率领。4军部队6月底由瞻化出发,7月初在甘孜会合后,三经甘孜北上。这次北上过草地,准备的时间较长。干粮在当时来说,还是带得足的。从甘孜出发,经东谷、西倾

寺,经过阿坝又得到些补充。阿坝是个大镇子,是南、北通商要道,那里的小羊皮非常之多,都是向山外(通四川)运的集中地,我们都带张羊皮做防寒的背心。可是,这些羊皮都是将羊杀死从死羊身上剥下来的,没经过加工。自己动手用大针穿上羊毛或牦牛线,缝成羊皮背心,穿在身上硬梆梆的。已经是两个冬天没有发棉衣了,只有一条被单护身,有件羊皮背心很能解决御寒问题。还补充了些干粮。在阿坝停留了几天,我军部住在河坝南面一个大镇子里(都是土平房)。在此镇上住下,对我个人来说很不吉利。中午我睡过午觉起来,马夫(饲养员)来向我报告:“科长,骡子丢了!不知道跟谁的牲口一块跑的,找了一阵没找到!”我当时生气了:“你这个小陈,这么不小心,正过草地,将牲口丢了!这怎么办呀!全靠它来助我一臂之力哟!”只有忍着吧。牲口在行军中很重要,能帮助领导减少疲劳,以便把更多的精力用到工作中去。使用归个人,骡马还是归公家所有。照军队纪律来说,丢了牲口是违犯军纪要处理的,对我个人也是件不好的事情,更重要的是纪律不容。看他是个小孩子,并且经过两次过草地的艰苦锻炼,我狠狠批评了他一顿。通司(翻译)给我说:“科长不必着急,我带的两匹马,给一匹你用吧?乘骑驮东西都可以啊!”我当时很不好意思地说:“感谢你盛情照顾我,也只好如此,那就感谢你了!”因他同我一起生活了一段,很有感情,不忍自己骑马看我走路,还要背上行李、干粮什么的。

部队行动了，走了一段路，到了一块大草川，两边都有不太高的山梁，弯曲的山谷里，隐蔽着敌人的骑兵。说真的，这确是骑兵袭击的好地形。有一个团的部队经过时毫无准备，被敌骑兵袭击，而部队又没有打骑兵的经验，他们有的同志牺牲了，受到不小的损失。为此，专门总结了打骑兵的方法，编成打骑兵的歌：“敌人的骑兵不可怕，沉着应战来打他，目标又大又好打，排子枪快放齐射杀，我们瞄准他，我们打垮他，我们消灭他。无敌红军是我们，打垮了敌人百万兵，努力再学打骑兵，我们百战要百胜。”还规定了每个连队每个人都要会唱，要懂。过了这个危险地形，继续向前走，大片的草地一望无际，葱绿的草原肉眼望不到边。8、9月的天气，雨水常淋，草地是无所谓道路的，只要是前面的部队走过，将草丛踏出一条人行的痕迹，沿着走就是了。在草地中行军，与有人烟居住地不同，也算特殊地形内行动。到了葛曲河，正值雨多季节，河水上涨，有部队在架桥。朱总司令已到河边，指挥着过河，刘伯承总参谋长在河边具体指挥部队，有的走桥上通过，亦有的涉水赤脚而行，葛曲河一带是茫茫的大片水草沼泽地形，哗哗啦啦、白茫茫的雨降个不停，也只有冒着雨前进。过了葛曲河后，又在渺无人烟的草原中行动。

第三次穿行在茫茫数百里的草地上。这次过草地，虽然准备比较充分，但比以往两次路途远、时间长，经历了更加严重的困难。在草原上行军，那里有块树林，即是我们的宿

营地，又是我军第二天行军携带柴的出柴场，到达这里就下命令，规定每人要携带5斤干树枝做柴，以备下步宿营地烧开水喝，或者煮野菜充饥。勤务员、值班员背着洋瓷盆有两用，既是洗脸、洗脚用，又是烧开水吃干粮时用。跟着我的一个勤务员刚12岁的小鬼张翼德，身穿一件军衣到膝盖以下，似乎是件小大衣。小鬼身材不高，但精干、聪明、伶俐，行起军来背上干粮袋、脸盆，有时还背上5斤重的一捆干柴，身体负荷量同大人一样。看着小鬼年龄，身材矮小，不要他背干柴，他还不愿意，非要跟大人一样的竞赛。可是他从未掉过队，部队到了宿营地，他同样也到宿营地，支起脸盆烧开水，可算是个红军战士英雄！没有遇上树林地宿营，就无柴可带，只有住在露天草地里，找游牧民留下的干牛粪当柴烧。经过长时间在草地里跋涉，所带干粮不够沿途食用，我和指战员们一样以野菜充饥。此次对采野菜有些经验，一般都要检验，有的地方没采到野菜，只有刨树皮、树根、草根以至皮带、牛皮（还是好东西）来充饥。广大指战员团结一致。为早日走上抗日前线，情绪特别高涨，行动也很迅速。这次掉队的很少，经过将近一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走出草地。8月上旬，到达包座地区。我随军政委王建安住求吉寺北一家藏民房子里。

见到包座，回忆起第一次过草地在求吉寺作战，很有意思。我向科里的参谋们介绍我那时任营政委，指挥那场战斗并取得胜利的故事，大家听了也很感兴趣。在包座未停几

日,我们继续北进,沿途先头部队经过的地方,有的藏民工作做得好的,他就让我们通过,否则就在沿途峡谷、隘路、栈桥等险要的地方设卡暗枪射击,看见骑马的(认为骑马的都是当官的)就打。有两匹牲口被射死躺在路边。我们经过时,传下命令:不能骑牲口,都要步行通过。向北走了不多远,有座大的藏族寨子,隔条河。岷江上游水流湍急,有道木桥,藏民已将桥梁大部拆除,留了一根独木,你从河东边通过,不过桥藏民不开枪射击。再向北走了不多远,就是一条险要的栈道,还保存着,使我军能够通行。

到腊子口,军部和12师师部都驻在北边,军部驻河边村庄,12师师部驻在山坡路旁小村里。师长张贤约、政委胡奇才有一天到军部来接受任务谈问题,提出来要我(潘焱)到12师师部任作战股长(那时的编制,军部系科、师部系股、团系作战参谋,科、股系团级,作战参谋系营级)。师长、政委提出后,陈再道军长、王宏坤政委同意调我去。就这样,我就去任职了。在这一年内,我的工作经三次调动,有上有下,那时战争年代,无所谓升和降,也不讲究什么级别待遇,营以上干部有匹牲口。卜万科同志后来到12师当参谋长,他识字不多,由我起草信件、报告、电报,关系搞得很融洽,性格也合得来。同别的几个股,关系协调一致,师长、政委信任、尊重我的意见,对作战股工作很支持,工作条件好,心情舒畅。师长、政委一有任务就将我抓住,我工作安心、积极、热情。对部队作战、训练,我主动提出意见,领导放手给工作

做。

我到12师师部后，继续行军。翻越腊子口北边大山，高山气候变化异常，上到山顶还是晴天，太阳晒着炎热，霎时间大雨降临，淋得浑身发抖，山路中似溪流淌，哗啦哗啦地响个不停。快走！快走！下坡路一股劲儿踏流溪，一阵子的路程，赶紧走到了哈达铺。哈达铺虽是一片土矮房的镇子，可也不简单，它是在我们过草地、出大山路过的第一个大土镇，买卖不太兴隆，只见到有烧饼、哈德门牌纸烟（硬壳盒10枝装）。指战员好长时间没见到此食物，一块现大洋两个饼，一块现大洋两包烟，大家都挤上去买。我身上有6块现大洋（受伤时营、团送给补养身体的），这时不论贵贱，买到了就是好的，尝新吧，别嫌别的了！

过了哈达铺，目标是三十里铺（距岷州城），总司令部曾驻过此镇。师长告诉我说：“我们军经野狐桥、新堡向洮州旧城进攻，10师攻旧城，我师任务占洮州，尔后向临洮方向发展。我12师占领新城后，军部同我师部驻新城。得悉10师占领旧城后遇马步芳骑兵旅猛烈进攻，激战一周，将敌击退。进到洮河边驻防，休整补充。”从草地到洮河沿岸，形势有很大变化，人们精神面貌不大一样，人烟比较稠密，有粮食，居住条件较好。由草地出来，吃白面也很满足了，不想其他什么享受了。部队向界石铺、通渭、马营、华家岭、宁远镇、葛家岔等地去阻击敌军，并与尾追之敌进行抗击。在蒋家大路、宋家河畔、车家川一线，敌胡宗南部向静远进逼，迫我于

公路以西。在此一路，我因病不能行走，坐在担架上行军。夜间通过被敌隔断的公路，在大路中有一大镇，有许多胡宗南部队中掉队人员，被我军俘虏了。我们强行通过公路，到东边山上与军部会合。刚在公路东边山上集结，即刻又出发行军到半部城。这一带村庄，河水不能吃，村庄里专门吃窖水，家庭穷富是以家庭窖井（盛水）为标准，富人家5口窖井以上，一般穷人两口、三口窖井（凭雨雪积水）。行军途中缺水喝，许多同志口干，渴得几乎不能支持，偶尔在河沟里舀一碗来喝一口，唉哟！实在涩得张不开嘴。可是不喝也难受呀！只好忍耐，忍耐吧！11月4日，我们转移至同心城西南的黄古川、陈候湾、马家塘地区。13日，为了继续诱敌深入，寻歼敌人，再次向东转移。16日，进至山城堡西北的萌城、甜水堡地区。为了迟滞敌人前进，掩护主力转移，在萌城、甜水堡阻击敌人。4军以4个团布于羊福山，与友邻31军部队配合。17日午，敌胡宗南部第1师，自豫旺堡至范家大坡、车家沟，向萌城、甜水堡前进。敌先头部队进到羊福山，遭我军与友邻31军部队猛烈打击，被迫退却。我猛追10余里。击落敌机1架，缴获敌大量的弹药物资。我军自甘孜地区北上，第三次过草地，连续行军打仗，近5个多月的时间，部队指战员英勇奋战，不顾疲劳，翻山越岭，克服了重重困难，战胜了敌人。19日，我们师转至古城堡、张天堡，配合友邻继续对敌实施阻击，先后击退敌胡宗南部4个团的进攻。而后，我师即向山城堡东南转移，作为山城堡地区歼灭胡宗南

部队的总预备队。山城堡战斗结束后，我们即向东转移，进入陕甘宁根据地集结整训。

七、到达陕北

我们进入了陕甘宁根据地。北方严寒的冬天，虽没降雪，但干冷冰风袭入身上，单衣无论如何是挡不住寒风的侵袭。只有把自身仅有的被单披在身上防寒。日暮夜临，归宿亦无房屋。陕北风俗习惯以窑洞为家，人烟稀少的西北高原上，窑洞也拓新丢旧当作羊圈。我们红军指战员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进入住人的新窑洞，将羊圈内的羊屎尿扫扒扫扒，就宿在破窑里，弄捆草烧起火来烤烤，热呼热呼就裹衣而眠。天明起床后，吃完小米饭（刚到时吃小米，炊事员不会做，往往做夹生或糊饭也只好吃，做面饭更不会），集合号响了，赶快跑到集合场，继续行军。走呀！走呀！顾不着什么寒冷，连走了几天，到盐池地区，中央红军、陕北根据地人民，热烈欢迎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我们补充了衣物、布匹等物资、指战员们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和鼓舞。部队开到环县，继令移驻盐池附近，进行整顿、训练，准备打击可能进犯之敌。

红军为了统一部队的编制序列，军委命令一、二、四方面军整编为三三制，每师辖3个团（团不编营，直辖5至6个连不等），12师辖34、35、36三个团。命令我任34团参谋长，卜万科同志任团长，罗××任政委。我曾提出不愿再作

参谋工作,师长解释说:“万科同志文化低,你到34团可以帮助他工作,万在师任参谋长时,你俩相处关系搞得很好。”政委也这样劝说,就只好去担任参谋长工作。

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发动了“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迫其停止内战,逼蒋抗日救国。“双十二西安事变”活捉了蒋介石,振奋人心的喜讯传来,广大指战员欢欣鼓舞!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这下可好了,蒋介石被活捉了,大快人心啊!张学良、杨虎城真了不起呀!”当时,那种兴奋的心情想不出有更好的词汇来形容哟!为了贯彻执行我党的方针、政策,援助主张抗日的友军,制止亲日派的军事进攻,中央军委命令我们同友邻军南下关中。我们团接到命令,部队正在缝衣被,我的被子套上了棉花未缝好,装在马袋子里就行动起来。12月16日,由盐池地区出发,22日抵庆阳附近,休息了两天。继经赤城镇、宁县,于1937年1月4日到泾阳县城西北附近地区。我团驻地物产丰富,富裕人家颇多,驻地一带是平原,产麦子,又逢粮食丰收。我驻地有一家武秀才,4连住在他家,“武秀才”慷慨地对我们说:“你们住在俺家,什么都不用管,吃喝我都包了。”4连顿顿吃白面馒头,还烧两大暖壶开水放在食堂门口,使战士时刻都有热茶水喝,出操和野外训练回来尽是如此。4连战士们个个养得红光满面,身体健壮极了。我团部驻“文秀才”家,他家对红军态度也很友好,每天早晨都给我们每人送上

一盘点心,当早点吃,天天如此,当贵宾招待。“文秀才”看到卜万科团长骑的是一匹骡子,他专门派人买了一匹好马给团长送来,让团长骑。

得到西路军危急的消息,中央军委命令,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任政治委员,率红四军、31军组成援西路军,携带了许多的子弹,每人子弹袋装满,还整箱整箱抬运。部队由泾阳地区出发,经淳化、宁县、赤城镇,到桐子镇、镇原地区。我团驻桐子镇南地区。由于行动急,有的思想问题没得到很好解决,向西行动害怕再过草地,怕艰苦,有的人就开了小差,离开了部队。这一段路程中,时有减员,巩固部队、严防减员,就成为部队工作的中心。上级要求各级严格管理,贯彻执行各种制度。在桐子镇休息整训了一段时间。在这期间,部队进行了整训,主要是三大技术。军部驻镇子北边村庄内,12师住镇西南。为检查整训成果,全军召开了规模宏大的运动会,军事项目有刺杀、射击、投弹,战术项目有利用地形、地物,还有赛跑、单双杠、木马、蓝球等,全师我团第一名。有一次,师长、政委认为评判不公,将队伍带走了,后来王宏坤做工作,才继续参加比赛。政治上主要是进行统一战线、抗日救国的教育。经过这次整训,部队素质有很大的提高。接着,开展了反张国焘错误的斗争,军政委王宏坤主持了会议,在会中有不少的同志发言,批判张国焘的错误,以四方面军的损失等一系列事实,说明了张国焘的罪过。通过事实,广大干部有了深刻的认识,提高了阶级斗争和政治斗

争的觉悟。

整训还广泛宣传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号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同抗日救国。驻在桐子镇的部队，靠筹备的粮食供应。我团部驻地就有家大地主，献出了大批粮食。为了搞好统战工作，以陈再道军长名义向出粮地主送了块匾，称为“抗日救国慷慨献粮模范”。吃穿用主要在当地筹款来解决，以动员募捐的方式筹措给养和经费。党的政策和红军的活动，受到当地群众和友军的热烈欢迎。各地贴着“欢迎红军到来”、“拥护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等标语。有许多地区群众向红军赠旗送匾，誉为“仁义之师”、“抗日先锋”。有不少的农民、学生报名参军，我们与当地群众结下了深厚友谊。

1937年7月上旬，我们离开桐子镇，驻宁县、淳化，到三原附近之口头镇以西地区。“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进攻卢沟桥，战争开始了。我们准备整编出师抗日。在此休息了几天，接受整编任务。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改名换帽子时，有许许多多的指战员思想不通，明换暗不换（战士们把红五星拆下自己保存着，青天白日帽徽不缀在帽子上），有的战士哭着也不换。有的将自己的八角帽装在怀里藏了起来等等。用块红布包呀！裹呀！爱惜得比金钱还重，如生命一般哟！“参谋长，要我拆掉五角星红帽徽，又要缀上‘青天白日’的帽徽，我怎么也不通！”陈陂云参谋以痛惜的口气说。“我就没有想通，国共合作，连帽徽都要将红五角星拆掉，又要缀上青天白日。”王二和接陈

参谋的话说。“红五角星帽徽，是农民起义牺牲流血换来的呀！为什么要换掉呢？”李程益又补充着。“我们革命打仗，流血牺牲，现在又用国民党军队的帽徽，那又不打土豪分田地了，打了十多年白打了。”李明瑞班长说。“大家提出了一些问题，我懂得大家的心情。虽然提出的问题是从小帽子、帽徽说起的，但是关系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系到抗日友军的团结。要抗日，大家是赞成的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红军全体指战员是拥护的。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将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国去，就要团结全国人民，动员全国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共同打败日本侵略者，那力量不就更大了吗？你们想一想是不是这个理？”我跟大家座谈、聊天，解决了一些思想问题。后来军根据部队的思想情况，专门订出教育计划，做好整编的政治思想工作，使部队思想很快转到了抗日救国的斗争中。

8月1日，宣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四方面军的第4军、第31军为129师。8月6日，由镇原向泾阳地区口头镇地区集结。正值降雨天气，召开4、31军整编誓师北上抗日动员大会。4军编为129师385旅，12师编入770团。部队整编，改变番号，缩小建制，撤销原来的序列，调一批干部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原红军大学），军参谋长（后385旅参谋长）耿飏动员我到旅司令部当参谋。我再也不愿做参谋工作了，要求到延安抗大去学习。事经再三，组织上终于批准我到抗日军政大学去学习。

了。

8月中旬,我同师参谋长周志坚同志共用一匹骡子驮上行李,还有四方面军团以上干部20几位,由云阳镇起程,路经耀县、铜川、中部(黄陵)、洛川、甘泉到达延安城。一连走过好几个县城,吃住设有接待处,遇着不少的友军(杨虎城部队西北军),向他们宣传我党抗日方针政策和救国纲领,他们听得很起劲。每座县城内的商人、学生,对红军来往人员热情友好,青年学生对抗日救国方针、政策,听起来舍不得离开。我心情非常愉快,每日步行几十里路,也感觉不到有什么疲劳。昼行夜宿,与同行的学友们有说有笑。到中部(黄陵)城住在城内,这天到达的时间早,我建议大家到黄帝陵去参观。大家都去了,眼见到这块墓地很大,很宏伟,有许许多多的原始松柏,生长茂盛,还有人专门管理。我不禁肃然起敬,并为我们是炎黄子孙而感到自豪。经过几天的行程,我们终于来到了延安抗大总校驻地。

第五章 在抗日军政大学

一、在延河边

1937年9月中旬,我和来抗大学习的4军、31军干部抵达延安抗大总校。我们是第3期的学生,该期8月1日就开学了,我9月中旬才抵达,当时将我编入1队。刚到延安时,住在老师范学校的房子里(城内)。后来学员越来越多,将3期学员编为3个大队。1、2大队都是红军干部,1大队大队长是韩振纪,下属1、2、3队。将我编入第2队,队长胡道全。我担任2组组长。在校学期6个月。课程内容,军事课:从个人到班、排战术动作(游击战),队列教练;政治课:抗日统一战线;还有文化课、地理课等课程。

青年学生一批一批地接踵而来,学员激增,校舍越来越挤,显得有些“人满为患”。校领导经过调查,了解到陕北群众自古以来就利用黄土高原千沟万壑、梁岭纵横、塬川连绵的有利地形,因地就势,依山傍坡,修建窑洞来解决居住问题。以窑洞为校舍,施工简单、建造快,造价低廉,确是解决校舍的好办法。于是,校领导决定:拜群众为师,号召全校教职学员,发扬我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自力更生开挖窑

洞,建筑新校舍。

我们2队在队长的领导下,响应校首长的号召,扛着镢头、园锹、洋镐,浩浩荡荡地开上杨家坪工地,傍山依地势挖起来啊!我2组11名学员挖一个窑洞。我们分了工,就干起来。有的拿起镢头、洋镐挖开洞口,挖的挖,铲土的铲土,有的用树条编筐子,向洞外抬土。大家边干边喊着:“啊嗨!啊嗨!领导一号召,全校齐响应!扛着镢头、洋镐、铁锹齐上阵!挖呀!锹土呀!抬呀!齐心协力挖窑洞,嗨呀!嗨哟!……”挖了一天又一天,大家伙儿拼着干。口里唱着:“吃苦耐劳争着干!爬雪山过草地的困难我们都克服了,挖窑洞算个啥哟!比赛劲儿我不怕!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永向前!”进度一天比一天快,挖起墙来一天比一天光滑。开了洞口,挖进炕头边,修火炕道。挖通烟筒路,刨好烧炕坑,门窗也造好了,靠门边垫放木桌,学习也方便。

“4队挖窑洞可来劲呀!许世友同志要争先,夜间点着蜡烛挖,怕被别人发现,弄块白布将洞门遮住,使外边发现不了火光。”校部介绍挖窑洞的好人好事。

“4队王建安同志,也是在夜间点着蜡烛挖窑洞。”以上两位在部队里,许是军长职务,王是军政委,到校学习以普通学员身份,同大家一起劳动,抢着干,争着干。

“我们要向4队学习,学习他们不怕苦、不怕累、有干劲、争先进的奋发向上的精神!”党小组长李仁朋鼓励全组党员。

“仁朋同志说得好，军长、政委当学生不特殊，我们更应该劳动得好。我们组要学习他们的干劲，一定能把窑洞挖好。”我也接着李仁朋的话讲。

“组长同志，我们的窑洞挖掘进度也不慢呀！我敢跟各队比一比！”陈平同学说。

“4 队学员都是我们的上级，在部队里工作时，是师以上的领导，来校后以普通学生身份学习、劳动，做了榜样，值得学习啊！”卢仁和公司也赞同说。

“潘组长，你拿着洋镐的手磨起了那么大的泡，痛吧？用手巾包一下再挖吧！注意不要发炎了。”马依林同学亲热地对我说。

“我们全组的同学的手，哪只没有磨一两个泡呀！不是我一个人，全组的同学都得注意，你说呢？”我回答说。

“好，我们休息一会儿，人人将手伸出来看看，怎么样？”都伸出手来，哈哈，大家都一样。但没有一个叫疼的。挖窑洞在学员中已掀起互学经验、互比干劲的热潮，连外地来的青年女生也自动参加挖洞。她们说：“老同学能劳动，女生也能劳动，俺女生可以单独挖一个窑洞。”她们中间，有从大后方来的大资本家的小姐，有西北军 38 军长赵寿山的女儿，还有大城市来的进步青年女学生。“小姐窑洞”由此产生，而且还沸沸扬扬地传扬了一阵呢！

经过一番努力，窑洞完成了，我们搬到新落成的窑洞里，光线充足，冬暖夏凉，还便于防空。我们一边搬家，还一

边亲自动手修好道路。顺着山坡地势，一层层一排排的窑洞，整整齐齐的，犹如一幢幢楼房拔地而起，高接云端。晚上，点点灯火闪烁在山洞，好似银河落人间，美丽多姿，生机盎然。

抗大师生开始挖窑洞的时候，毛主席就写信鼓励大家：“听说你们建筑校舍的劳动热情很高，并且取得了成绩，这是很好的。这将给我们一个证明：在共产党与红军面前，一切普通所谓困难是不存在的，最严重的困难也能克服，红军在世界上是无敌的。”毛主席指出：“你们现在已经有克服困难与联系群众的精神，只要在这个基础上，经你们的天才把它继续发扬与发挥起来，驱逐日本出中国是完全可能的。”

抗大召开了盛大的新校舍落成典礼，党中央特地赠送了毛泽东同志手书的“我们的伟大事业”的横匾。毛主席亲自参加落成典礼，他在讲话中指出：“在这次伟大的事业中获得成功……，就是能够克服困难与联系群众。”

当时，斯诺、马海德、史沫特莱等国际友人参观抗大，看到古今中外从未有过这样的大学校舍，都钦佩地赞誉抗大为“窑洞大学”。抗大的同学们也自豪地称赞自己为“窑洞大学”的学生。

1938年3月，抗大的“抗大同学会”和“抗大同学劝募会”相继成立。毛主席特地为“抗大同学会”题词：“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技术，便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

国。”这个题词重申了抗大的教育方针。把抗大的优良传统作风带到各条战线,向广大群众广为宣传,对抗大的发展扩大,起了很大的作用。

校舍建成后,我仍在1大队2队学习。寒冬岁月,野外演习班战术动作,寒风刮起,打在脸上既发痛又发热,虽然有层棉衣护体,但棉花不厚,又没穿大衣,寒风刺骨,透心凉!虽是如此,照样不误课程的进度。在2队,我学习军事,学文化课,都有少许的基础,因念过四书五经,识些字。学文化时,可写作文;学地理,“五湖四海”略知一、二,军事课,个人战斗动作,班战斗队形,还都行。因此叫做“上等生”。文化课程学完后,将我调到1队编班学习。3月上旬,在1队学习步兵排战术概则。一次,1队自己组织运动会,举行田径比赛,陈先瑞与我编在一个组,我俩赛跑时,并排跑,我的胳膊一拐,碰到他,他向后退了一点,我抢先占了上风。排战术概则进度也快,没有多久的时间,课程大都进行完。第1大队3个队完全是红军干部,从营到军的干部。到3月,为时6个月的学习生活结束了。

3期学生毕业后,分配到敌后工作,学校留下一批教职员。将我留下分到4大队(4期)大队部工作,大队长苏振华、政治协理员王赤军,叫我任大队部军事教育干事。从此,从部队生活到学校学员生活,又到学校搞教育工作了。我们大队部住在边沟,开始编组几个队,其中一个女生队。有时派我到女生队辅导,课目是射击课,“三角架”瞄准。一位女

学生胖乎乎，红脸蛋，中等身材，武汉市人，湖北口音，她来找我，让给她讲“三角瞄准”的道理。我讲，她聚精会神地听着。初次与“大地方”来的女生见面谈话，怪不好意思的，有点红脸，她发现我脸红说：“你是红军老干部，打过多少仗，敌人都被你们消灭了，真枪实弹不怕，今天怎么会红脸哟！”这一说，我更讲不好了。过会儿，我们俩都哈哈大笑起来！

1938年4月中旬，第4期正式开学。这个时期，华北地区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告失败，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了主要地位。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江南展开了更加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创建了许多抗日根据地，钳制日寇向中原和西北进攻，威震大江南北，声誉空前提高。共产党与国民党两个战场、两种军队，胜败兴衰，泾渭分明。这对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特别对沦陷区许多跟随国民党军队向后方逃难的青年学生，是最实际最深刻的教育。他们流亡他乡，无学可求，无工可做，无田可耕，无家可归。即使少数勉强可以上学，在国民党所谓“读书救国”谬论的限制下，也没有抗战的自由。所以，青年学生在国破家亡的痛苦煎熬之中，苦闷、悲愤交集，都急于寻求抗日出路。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投笔从戎，纷纷投奔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日游击战争。党中央、中央军委为满足广大知识青年的抗日愿望，决定各抗日根据地学校、教导队大量吸收外地来的知识分子，来者不拒。第4期抗大每天都要接待大批学生，这一时期确实是抗大的“黄

金时期”。毛泽东同志喜见抗大在抗日烽火中迅猛扩大,为第4期开学题词:“学好本领,好上前线去。”指示抗大把为前线培养知识青年干部,作为中心任务。

这期由于学员剧增,延安已容纳不下,遂编为4个大队,原4大队改为1大队,大队长苏振华、政委胡耀邦,我仍旧在大队部工作。中央决定,抗大迁移几个大队到延安外边去,抗大总校决定1大队迁驻瓦窑堡。男女知识青年学生接连不断涌进延安,除1大队迁出延安外,还有的大队迁到蟠龙,也有的大队驻洛川等。

5月初,枯黄草木返青,河边、山坡下的丛草长出青芽,延河水青透,溪流也不见白冰踪影。早饭后,苏振华同志叫我去接受任务:“你和那几个队派的人一同去瓦窑堡,打前站,马上就走,有两辆汽车运东西,到城外路口集合,你就乘他的车子。”我接受任务后,到达延河边集合点接上头,东西装上了车,和几位同事一起出发了。到达目的地,管理股的同志已将驻地分配好了,我们教员、助教住在一个厅里。倪景阳教员高大身材,大胡子,肥胖的面庞,东北人,在莫斯科学过,回国后来抗大工作,说话耿直,为人忠厚。还有王文科、高存信,另有一位是广西人。我们4人住在一间房子内,睡着自己动手用旧砖头和土垒起的土炕,无所谓潮湿,虽简陋,但也算还可以吧!

在一块儿和睦相处,很合得来,有一天坐着闲谈高兴了,说我们打个牙祭吧?一齐都响应。我们买了两只鸡、两

斤猪肉、一斤柿饼、两斤地瓜、两斤本地白干酒，我们5个人（其中有新来的一位助教）饱餐一番，用的钱系给教职员1月两元钱的补养费。这顿牙祭，可是不简单，5个人有4个到夜间肚子咕咕叫，我到半夜则吐得一塌糊涂。这是怎么回事？啊呀！原来是喝烧酒，吃辣椒，又和柿饼、地瓜同吃，到肚子里起了反应，不易消化，我将胃内的东西都吐出来，很快就好了。可是，他们几个人第二天难受了一天。以后，每当大伙想起打牙祭的故事，就乐得哈哈大笑起来，到现在我还觉得怪有趣的。

主任军事教员胡道全，分配我管机枪队和第4队的教育，我只负责教授军事课，了解各教员授课情况，了解学员对教员的意见。当时，很提倡理论联系实际，教员讲课要用实例来讲解，使学员易懂。有一次一位姓冯的教员到队里讲地形利用，举例子说“将屁股撅得高高的……”，很庸俗，听课的教员、学员都有意见。我及时向胡主任教员汇报后，胡即找冯谈话进行教育，及时纠正了教员的缺点。这位冯教员，刚由大后方来，认为自己有文化，知道很多的事，对教员、学员们的意见不以为然。而在抗大的教职员中，有文、有武，有从大后方来的知识分子和各类人才，思想进步，热爱祖国，更有相当多富于实践经验的红军干部，哪有冯先生骄傲的场地呢？不久，冯先生就返大后方去了。

延安总校来指示：外地各省青年学生不断涌向延安城，求学抗日，延安已无法安置，要分两个支队（六个中队）到瓦

窑堡，扩大1大队。瓦窑堡城内已住满，只有向城郊找驻地。大队长苏振华、政委胡耀邦、政治处主任王赤军、主任政治教员张如心不断到安塞地区去找村庄。结果找到杨家坪（安塞南）及以南的3个村庄。主任军事教员胡道全，骑自行车去布置驻地，途中摔在桥下，不幸逝世。

有一天，苏振华、胡耀邦找我去谈话说：从延安总校新来了一些青年学生，番号是3支队，支队长谢海龙、协理员尹斌，编为4、5、6队，住瓦窑堡城外，你（潘焱）到第4队当队长兼军事教员，曾志刚任指导员，副指导员张思聪。接受任务后，我即先行到杨家坪（安塞南），察看该村住房情况，分配好各班、排、队部的住处。看到村里窑洞式的房子不多，有些破旧烂脏的房子。这个村群众条件好，老乡欢迎抗大学生去住，腾房的腾房，打扫卫生的打扫卫生，迎接学生们的到来。我初步安排后，返回瓦窑堡。第二天，3支队学生由延安来到了，我们三个（曾、张）汇合后，我向他俩说：“我到杨家坪看了一下，那里村庄不大，可是有不少的旧、破房子，要修理和清扫垃圾。有间大房子准备做课堂用（在房内东头布设一个沙盘），队部、厨房各住一个窑洞，有个小点的窑洞3个区队长住，司务长单独住一间小房兼仓库（放粮、油、盐、菜用）。先要动员学生打扫窑洞，除垃圾。那里群众条件很好，再三欢迎咱们去住。你二位有什么意见？”曾、张赞成我的意见，他们说：“潘队长的布置好，动员工作我俩去做，队长放心就是了。”我们带着学员队伍，由瓦窑堡出发了。经过

一天的行程,沿途虽是山地行军,学员们情绪高昂,不觉得疲劳。大家都有个愿望,就是抗日救国,吃苦不在乎,学生们说得好,到延安来就有吃苦的思想准备,来到山沟住窑洞是光荣。两条腿儿迈着健壮的步伐,不停地向前呀!下午5点,到达驻地,按原安排住下了。

第二天,吃了早饭,各排先整理各自的住房。哨子声响了,全队马上集合,布置了任务:“今天大家休息一天,连走几天的路,同学们脚有些痛,腿也有点儿酸,整理下自己的内务。明天,1区队负责打扫中间那间大厅,卫生搞好后,做个大沙盘;2区队和炊事班将厨房打扫整理好,将灶垒好,支好操作间;3区队从今天开始,将驻地周围环境整理好,彻底清除垃圾,打扫好卫生。后天,一边上课一边继续整理。”我又特别对区队长提出要求:“对你们各区队,布置的工作一定要做得彻底,符合标准,要达到要求为尔后打下基础,严格要求。”接着我们三个人(曾、张)了解全队学员来历,分析学员的社会关系、思想状况,并讨论了4队今后的工作。这个队,在延安建好就起程开到瓦窑堡来,全队121名学生,其中青年学生是多数,学生中‘民先’队员占三分之一,一般的进步青年学生三分之一,还有在国民党军队工作过的(任团长、营长),有国民党政府的公安局长。思想情况:知识青年求进步来,这是多数;有的好奇,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抗战,不断取得胜利,共产党、毛泽东主席的威望在全国、全世界影响日益扩大,“延安好,来看看到底怎样?学完毕业

后，回到敌占区有本钱（到过延安抗大），也是进步之士”。在国民党区搞过军事的，傲慢情绪浓厚，看看队长领导、教学怎么样？特别是以在国民军队当过团长的黄超和在旧宁夏市任过公安局长的赵恩为代表。“民主抗战，看看抗大民主情况如何？军队怎样搞民主？”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认为，要依靠大多数，团结教育少数，并充分发挥学员的长处，搞好全队的教育工作。我们研究先开个军人大会，展示一下抗日的民主，将俱乐部等一套组织建立起来，选举军事代表、经济委员会、学员俱乐部主任。

“军人大会开始。今天军人大会的主要任务是：选举军事代表，建立经济委员会、学员俱乐部。提候选人名单。”曾志刚指导员组织召开了大会。

“各部人选，是同学们各自提出好？还是队部提出候选人名单，军人大会通过呢？”张思聪副指导员征求到会同学意见。

“赞成由学员各自提出候选人，大会通过。”

“我赞成由队部提出候选人名单，大会通过，半数以上赞成当选，这样比较集中些。”学员在大会上提出了两种意见。

“好，赞成同学们提出的两种意见，一项一项表决吧！”张思聪同志说。

“同意！同意！”会场上学员们异口同声地说。

“赞成由队部提出候选人的，请举手！”张思聪同志宣

布。顿时，会场中举手的 91 名。

“赞成各自提名的请举手！”举手的 45 人。

“表决结果，同意由队部提名的占绝对多数。”张思聪同志宣布结果。于是，队部提名黄超为军事代表，负责沙盘，协助军事教员辅导军事课。刘××、龚纯辉为经济委员会正副主任；俱乐部主任张思聪、副主任李朋来（民先队员）。随后，大家对队部提名的人选进行表决，张思聪、李朋来、刘××、龚纯辉、黄超全部当选。

“全体通过。”张思聪同志宣布选举结果。

“今天的军人大会开得很好，很成功！今后，一定能对我们队的学习、生活起到很大的积极作用。”

“三大民主，即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是我们军队历来的光荣传统。今天的军人大会，选举产生各组织成员，就是具体体现三大民主的组织措施。虽然我们是学校，但更要贯彻实施三大民主的优良作风。发扬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这就是我军与国民党军队根本不同的地方。我军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除了人民利益，我军没有自己独特的利益。”利用这个场合，我又详细地讲解了三大民主的具体内容：“政治民主是：官兵在政治上平等，都是军队的主人，都是学校的一员，只有职务和分工的不同，没有人格的贵贱。教职员要尊重学员的人格，尊重学员的民主权利，倾听学员的意见，在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学员参加队里的管理，有权批评监督教职员。学员要尊重教职

员。经济民主是：我们今天通过的经济委员会，协助队首长管理伙食和农副业生产，监督经济开支，维护理财制度，定期公布帐目，防止和纠正贪污浪费、侵占学员利益，使生活不断得到改善。军事民主是：在军事、政治、科学、文化课程进行中，施行教学员讲评学活动。发动学员出主意，想办法，圆满完成学习任务。”散会后，学员们就三三两两议论开了：

“喂！你别小看，潘队长年岁不大，还是有一手的哪！讲的话不多，有实践经验！”黄晓成同学说。

“你看对了，老红军干部嘛！没有一手，能来领导我们呀！当然有经验，而且是经过长征——二万五千里哟！身经百战的实际经验还用说。”陈明臣同学回答黄晓成说。

“我还是看看再说，军代表怎么使用法？名安上了，发挥得了作用吗？”黄超讲。

“到这个大山沟里，单独小村，人烟稀少，吃饭都是大问题，要克服确实不容易呀？还要完成教学任务，总还有一套吧？”许晓光同学说。

“各方面的意见都收集整理在一起，反映的意见不同，总的就看领导怎么样，能否领导同学们完成好学习任务。这也不奇怪，很自然，学员要看教师嘛。”我和曾、张研究分析学员思想动态时，都这么认为。

各方面的活动展开了，整理环境卫生的、布置俱乐部的、写墙报的、准备制作沙盘的，同学们都活跃起来了。就是抱着看的同学也积极干起来了。开始就有个好的风气，我们

见到有门了,搞好学习、完成学习任务有个好开端。经过一番劳动,俱乐部、环境、沙盘、学员的住宿都整顿就绪,学员们要正式开课了,粮食问题又摆到了面前。

“粮食不够吃,怎么办呢?队长呀,想个补救办法吧!”经委会主任刘××找到我说。

“要向公家请求增发粮食不可能,因为这不是一个单位的问题。有个办法,跟大家研究一下,这就是将地瓜蒸在饭内,大半小米、小半地瓜(红薯),吃地瓜饭行吗?”我对经委刘主任说。

“这个办法好!向大家说清楚,我保证同学们不会有意见。”刘主任说。

“那好,就这么办吧!”我回答。

第一餐饭,半锅红薯、半锅米,热气腾腾,又香、又甜的一大锅饭,刚揭开锅盖,同学们你一碗我一碗,饱餐一顿,竟还有饭剩着,大家喜气洋洋!笑嘻嘻,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红薯(地瓜)真不赖,吃起来又香又甜,很顶饿,还克服粮食困难,这个办法多好啊!”

“刘主任,有时还要换个样子,常吃地瓜同学们会厌烦,换换口味,买些南瓜和米一块儿蒸饭吃,也能顶饿。”我提醒经济委员会刘主任。

“好!粮食不够吃,有办法,瓜菜代。”刘主任高兴地说。

“粮食不够吃,肚子里需要有点油水。没有肉吃不行,队里每月至少杀一头猪,给他煮一锅,肥瘦都有,吃一顿,肚里

有油水不会饿得快、就不会发生饥荒。”我又交待刘主任说。

“每月要保持喂4头猪,猪食怎么办呀?”经委会的同学又向我提出了问题。

“有办法!同学们齐动员,收集地瓜蔓、野菜和老乡们打场剩余的秕谷子碾细,几种合在一起用锅煮好,就可以作猪饲料,你们说行吗?”我提出建议。

“能行,同学们会响应的,为了大家学习生活好,完成学习任务,不会动员不起来的!”经济委员会的同学们异口同声地说。

一切布置妥当了,同学们的学习情绪稳定了,校舍、生活解决了,学生的精神面貌、学习热情日益高涨。我与曾、张二同志根据学生的情况,认为要抓教育任务的完成,当前有很好的条件,学生信任领导,各项学习生活措施得到广大同学的支持,执行的效果不断提高。下一步,除了抓好教育计划的完成,还要进一步抓发展党员的工作。半年一期的学生,在学校里要解决学生的入党问题,要求入党的条件不能降低,除了跋山涉水来到延安求进步、投光明,还应该有为全国人民谋解放、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思想。把学习表现好、能吃苦耐劳、贯彻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同学吸收入党,是我们的责任。

经常开展政治活动,通过俱乐部的文娱活动进行课外的政治教育,唱歌比赛,通过墙报表扬好人好事,政治形势、抗日战场上的消息向学生们公开宣传,揭露国民党假抗战、

真反共的“曲线救国”的谬论，来提高学生们的政治觉悟。

政治课程：除了实践论、辩证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外，特别要学习毛主席著作中论持久战、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游击战争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等。

军事课程：战术，利用地形、地物，各种地貌名称、符号，射击、投弹（用木头自制手榴弹）、刺杀，都是在野外边讲边实地练习，随时纠正动作，这样效果好，收获大，易懂，熟悉快。

班战术动作，我选好地形，带着军事代表到现地，确定假设敌（以红方为我方，蓝方为敌方）。班进攻，用班长如何选进攻方向，从侧翼迂回敌人，上半班前进，下半班掩护，用交替前进的办法。指定黄超率若干名学生为蓝方，由他负责担任蓝方任务。

我将现地地形搬到沙盘上，向全队学生授课，先讲一遍理论原则，再结合沙盘研究前进中如何利用地形，怎样是交替前进，为什么？讲清道理，为什么要区分上半班和下半班？从理论原则，再结合具体实际地形，向学生们讲解。到实地演习，指定学生当班长，按照预定方案，由班长指挥做动作，在实地给以指导，或纠正不正确的动作。演习两次，学生就能单独指挥了。军事代表黄超在实地演练中也有收获，和大家同声叫好，认识到红军干部指挥作战有方。“看不出偌小年岁的队长，精明强干，红军中确有人才呀！”

深山内，两边高山，中间干河弯曲穿过。恰好有一条横

梁小山脊，有几棵大树，几丛矮林，作个军事演习的地点，设置阵地，假设敌，红军进攻的设想地形，条件太好了，在此作班进攻的演习场地非常适合。

“这次班进攻场地选择最恰当不过了。人的智慧才能，事事处处都反映哟！”黄超同学说。

从演习开始到结束，学员们认真做动作，演班长的指挥员，将学习的原则应用到实地，从实地上体会到，为什么在班进攻中，一个班还要分为上半班和下半班，交替前进，从两翼进攻，插到阵地后的作用等等，都领会深刻了，实效好，学生人人都很高兴，情绪高涨。有说有笑的议论着：“这样的教学方法，最能解决问题，教的灵活，一个动作一步脚印，学生学习也带劲，易懂、印象深刻，虽然是学战术，俺们演习动作也不难做好了！”

“演习中红旗高举，前进！懂得吧！哨子声滴滴！滴滴！滴滴！停了，对吧？（演习中规定的信号）对对……！”

“红旗向右摇动，上半班前进！向左摇动，下半班前进！”

“哆哆！哆哆！哨子声连声响着，那是代表机枪的信号嘛！”

“不错不错！领会好，懂得好，记得清楚，哈哈！哈哈！”休息时，大家高兴起来，还不停地在用嘴巴演习。

对于学生的思想工作，我们也不放松。有一次黄超与同学们闲谈时说：“领导不信任我，好象在旧军队里干过，就吃不开似的。”“黄超，我怎么不信任你呢？你懂得些军事，叫你

当军代表辅导大家的军事学习，全队的军事学习不是小事吧？这么大的任务交给你担任，你说呢？”我找黄超同学谈话。

“我是有这个想法，因为当过国民党军官，总不如其他同学那么单纯，所以有时总产生疑心，怕领导不信任。队长，你这一说，我明白了。”黄超同学回答。

“我们贯彻毛主席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只要是抗日，愿意打日本侵略者，我们都要团结他。你放着国民党的团长不当，到延安抗大来学习求进步，焉能不信任你？队里处处事事不足证明了？”我又进一步给黄超做思想工作。

“队长，你讲得对！我没有证明不信任我的事实，完全是自己有这种思想疑虑，所以有时在同学中就说开了。今天队长的谈话，打消了我的猜疑，使我受到了教育。”黄超同学说。

“思想中有疙瘩不放下，脑子里就不能轻松。俗话说，‘放下包袱，轻装前进’，要努力学习，辅导同学们完成学习计划。”我继续鼓励黄超说。

“队长，你放心，经过今天的谈话，我的思想疙瘩解开了，一定努力学习，辅导同学们共同完成教育计划。”黄超郑重地向我表态。

学习生活是紧张的，但我们也有轻松的日子。星期日，假日，城内、城外、山村照旧休息一天，杨家坪（旧保安县城南）是山中的小村，可是在全国邮政中有名了。因为这是各

地要求进步的学生求学的所在地，书信来往不断，有情书，也有问候父母亲友的邮件，当然不能谈政治，有马列主义的内容是国民党禁止通行的。同学们寄信的寄信，取邮件的取邮件，络绎不绝。

“小王、小陈、小刘同学，我带你们到村外野游去，找点野味来会餐吧，好吗？”我邀三位同学去野游说。

“好呀！好呀！什么野味？当然去！没事儿遛遛难得极了！”同学们异口同声地答道。

“野鸡（山鸡）、野兔，去猎几只回来，不就是野味吗？”。

我转身到房子里拿出两支步枪，学生背一支，我背上一支，走到村子3里以外的小山沟里。秋末，北方气候，朝阳地方格外温暖，阴向似乎有点凉嗖嗖的感觉。我们走到5里路以外的地方，虽然人烟稀少，但偏僻的山沟边还有不少的农户。小村庄边沿地常有野生禽、兽出现，寻食充饥，特别是有太阳之时，是狩猎的好时刻。“队长，你看那沟边小树上有对山鸡，一只尾巴长长的，毛色有红有绿，好看之极。”王同学指着沟边树上对我说。叭！我一枪射去，正中山鸡的颈部，它双翅展开极力挣扎，不一会儿贴在地上无动静了。“还有一只在树上没飞，队长，看到了吗？”叭！又一只，一动不动地摔在地上，连中两元。“好枪法！好枪法！”三位同学异口同声地议论着。

再向前去，另换个地点。过了一块旱地的北边，几棵矮树上都有山鸡落着。“队长！你瞧那几棵树上，山鸡更多啊！”

三位同学乐哈哈地对我说。“很好！今天上午收获不小，检验了队长的射击准确度，又使我们当学生的从实际射击中得到了教诲。”

一会儿，又打了几只野物。“百发百中的好枪法，连连中靶，11只哪！还有一只会跑的兔子，也未逃脱啊！”王晓云同学高兴地说。

“队长，你的枪法怎么这么好呀？将要领与今天猎山鸡的实际结合起来给咱们讲讲好吗？”王晓云接着说。

“那当然好嘛！取只山鸡下来，挂在小树上，你们三个都看着。我手握枪，脸贴近枪托，闭上左眼，右眼看表尺的缺口，看过缺口对准星，准星尖对准山鸡头下端边沿，叫做‘三点合一線’，不能有高低差错，一丝一毫都不能。我瞄你们来检查！”我给在场的同学边操作边说。“再就是要把握好扣扳机的要领，食指第二节压着扳机，眼视目标，冷静、沉着，不能闭眼，屏住呼吸，一定能击中它头部。”我告诉同学们射击要领。

“好，好！这是一堂生动、实际的射击课哟！”三位同学不约而同地说。

“你们回来了，唉哟！满载而归呀！同学们看，那么多的山鸡呀！晚饭时吃吧？新鲜的好吃。”

“刚回来就要吃。”王晓云同学笑着回答。

“好！叫炊事员马上烧锅开水，先将山鸡的毛脱掉，那只兔子的皮剥掉，大家吃一顿，打个牙祭吧！美味佳肴，与大锅

菜蒸在一块儿，都享受点野味。”我对炊事班长说。

“哈哈！哈哈！今晚菜肴真好，品尝到野鸡、兔子的味道！是队长和几位同学今天上午狩猎的成果。”司务长给同学们介绍。

时间如梭，不觉就到秋末冬初了。支队将我叫去，谢海龙支队长说：“潘队长，1支队有3个队毕业，大队决定：要我们3支队迁到瓦窑堡街内去驻。瓦窑堡街内住有我抗日的县政府，又有国民党的县政府，而且国民党县长田杰生是一个反共顽固派，经常制造磨擦。他以设‘鸿门宴’的手段，将我抗日县长扣押起来了。我派学生队前往，以武力迫使田放出人来。为加强城里的力量，3支队迁往城里去住。你队接1支队3队校舍。”我们队这期的课程基本上完成，剩下军事课排进攻的战术概则，没有野外演习课程。接受了新的住地校舍，就是进行室内、外的环境卫生的清扫。第1大队学生队全部集中到瓦窑堡城内，各队之间有个互相竞赛的问题。我队除授课比其余队优秀外，行政管理、卫生、环境秩序也优于其他的队，常注意内务卫生的整理清扫，在1大队中也是占首位的。苏振华大队长、胡耀邦政委有时亲自前往检查，我们也常受到表扬。1939年春节那天，苏、胡首长亲自到各排、班检查室内、外内务卫生，并说：“春节来向同学们祝贺节日！看到你们的内务卫生整理得很好，希望长期保持，搞得好上加好！”

不久，大队传达了毛泽东主席1938年12月12日在抗

大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他在分析当时的形势和面临的困难时提出：现在财政经济这样困难，我们是等着饿死呢？还是把抗大解散？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我们不仅要把抗大办下去，办得更好，而且还要发展、扩大！鼓不打不响，灯不拨不亮。毛泽东同志开门见山地提出了问题，引起了抗大同志们的深思：是啊！要坚持抗战就必须把抗大办下去，要办抗大就必须克服财政经济的困难，要克服困难，唯一的自力更生，积极生产劳动。我们热烈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积极投入到大生产运动中去。

全队的学习课程已进行完，2月中旬，开了全队的动员大会，曾志刚同志传达了上级动员会的精神。我说：中央、毛主席指示很重要，要解决当前困难，就必须自己动手，自力更生。我们全队同学们都要积极行动起来，投入到生产中去，校里提出5项指标基本任务，并提出了6项措施，完全正确，我们队有力量、有能力的坚决完成，如参加劳动、开垦荒地、种菜、养猪、学员轮流做饭，要求党员做模范、厉行节约等。

动员会结束后，我们着手生产准备。队内分配具体任务，全队121名学生，加上炊事班12人，司务长、上士各1名），队、区队的干部6人，共139人，每人要开荒2至3亩地，应开垦荒地411亩，除炊事班担任供应保证外，干部、学生实参加劳动人数，117人，每人应开垦荒地不足3亩半。

组织丈量组,分发镐、锹、铁锄,各项准备工作就绪。

4月中旬的一天,全体学生扛着镐、锹、铁铲,炊事班的同志背着铁锅,一同向荒山野岭进军。我队就在山沟安营扎寨,边开荒边利用时间上课学习。那荒山高原上,大片土地上茅草金黄,金黄的野草枯萎伏地,高高的太阳升起,目视如地毯。动锄头之前放把火烧,灰落原地,既可以作肥料,又好开锄挖掘土地。在陕北,人少地广用轮歇耕种的办法,没有水灌溉,只有靠“老天爷”吃饭。

大家唱起开荒歌:(1=C 2/4 天兰词 吕骥曲)

开荒!(咦)开荒!

织布!(咦)织布!

前方的战士要军粮。

战士要衣裳。

大嫂嫂、老爹爹、丈夫、娃娃不要惦记他,

我们努力耕织,

不少他们穿吃。

打败鬼子好回家。

我们队就在山顶上开荒,支起兵铁锅灶,同学们(经济委员会委员)拾着茅草柴烧开水喝。饭在山顶上吃,太阳西下了,收兵回到山沟宿营。虽然是4月的天气,在陕北高原来说,还有寒冷的侵袭。一天、两天、三天,天天如此,大家争先恐后地挖着。无论什么事儿,都莫过于完成开荒的任务重要。走路,爬山,脚腿不痛。开荒挖地,腰痛背酸也不顾,不

缺勤、不掉队，个个乐观。走着路，爬着山，举着锄头挖荒地，嘴里哼着小调儿，看不出学生们有什么劳累和疲倦来。实践显示了我们几个月的训练效果，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充分体现了我们的光荣传统，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的威力，同学们政治觉悟提高的效力。

经一周艰苦的努力，我们终于完成了开荒的任务。向大队报告完成任务的情况，又将学生们在生产中的表现等等，一一向大队做了汇报。大队指示，将学生带回到瓦窑堡原址。回到瓦窑堡原址，大队指示说：“1 大队要迁回延安，这期学生到延安毕业，根据学生各自的情况分配工作。”同学们听到回延安去的传达，大家都高兴得跳起来了，大家热烈的情绪，表达了人们对党中央所在地——延安的热爱！用不着做更多的政治思想工作，同学们都高高兴兴地从瓦窑堡出发，步行 3 天才到达延安。回到延安后，我队住清凉山东面的飞机场边。我将步兵排进攻概则及未讲完的课，在这儿完成了。学生们等着分配工作。校部决定，我队学生原则上分配到我军内和机关工作，有为数不多的分到原省、原来的军队（国民党）去，开展统战工作。大原则就这样定下来，总校政治部、军委总政、中央组织部掌握分配。我队负责供给材料。

第 4 期学生毕业分配工作完以后，大队给我的任务，要接收第 5 期的学生，新来的学生编为 6 个队（5 个男生队、1 个女生队），命令我任第 1 队队长，曾志刚任指导员。紧接着

就投入第5期学生的教育,我仍兼军事教员。虽是开了学,还只讲单兵战斗动作。室内讲解后,到野外实地演练。飞机场跑道外,利用坟包、碑牌作实地演练。射击课仍是三角架瞄准训练,在要领讲完后,房前屋后到处可见三角架,墙上贴的园形靶,那是每个人瞄的三点线联图,每次都是由我检查修正每个学生的动作。

这一段在延安集体活动较多,庆祝抗大成立3周年,各大队分别举行了晚会。在皎洁的月色和熊熊的篝火辉映下,表演提灯舞、集体舞,至直午夜才尽欢而散。庆祝活动连续了4天。白天举行了运动会、球赛、田径赛、着装比赛、负重爬山比赛、会操、集体游戏等活动,晚上还表演京剧、大合唱等许多精彩的节目。特别是抗大文工团演出的节目更为精彩。在这一期间,抗大成绩展览会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观众,人们异口同声地称赞抗大的学习、生产成绩和生活情况,以及毕业同学在各个抗日战场上的功绩和英雄模范事迹。

抗大还颁发了教职员证章(三角形),金黄色的面,银白色线边,很雅致的纪念品。中央军委颁发了红军10周年(1927—1937年)纪念章。当红军10年的才授予,未满10年的,红军时期任团以上干部的也可授予一枚。这枚纪念章非常漂亮,整个五角星红边,中间银白色,银光闪闪!中间的人骑着马,挥着鞭,非常雄伟,美观。那时在抗大任干部的有这两枚章佩带在胸前,非常使人羡慕和敬佩,有人称之为八角干部,惹人喜爱,特别是青年女学生更喜爱。这也成了她

们物色对象的条件之一。我当然也是其中一员了！那时大会活动多，全校的学生队集中开会，有时轮到我当1大队值星队长，同学生见面机会多了，八角纪念章胸前佩带，红军值星带斜肩佩挂，格外显眼。她们热爱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所以八角纪念章才有无穷的魅力。我同前妻厂虹就是在这种环境中结识的。她是女生队的学生。从此，俩人越来越熟悉，建立起良好的爱情基础。说真的，我很珍惜这宝贵的纪念品！直至我便衣通过敌人封锁线时，才交到总校去。至今我想起那两枚纪念章来，还恋恋不舍哟！如果保存到现在，那是多么有意义呀！

二、挺进晋东南

一天，大队部转来一道命令，总校政治部李志民同志找我去谈话。我直接去西边沟政治部住地，见了李志民同志。“敬礼！”我举起手来。“你来了”，志民同志打招呼说：“总部要调你到军委当参谋，你干不干？”“我不能胜任，在部队整编时留我干参谋工作，我不愿继续干，才到抗大来学习的，学习完了又去当参谋，我不干！”我这是第一次“讲价钱”。李志民同志说：“你不干，那好，我告诉1大队吧！”

6月下旬初，我队学生学习单个战斗动作，射击、投弹、利用地形、地物，初级政治课等已基本讲授完了。6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抗大、陕北公学等学校迁移晋东南的决定》。决定说：“开办学校吸收大批青年到共产

党及八路军方面来,是党最大成绩,以后还应继续这项工作。最近敌人企图进攻边区,加之地区贫寒、粮食困难等,因此,中央政治局决定:抗大本校、陕北公学等校移驻晋东南,由北方局及前总负责监督与领导。唯学校之方针及组织改变仍由中央决定。”罗瑞卿副校长说,这一决定的政治意义:第一,我们的东迁,给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企图进攻边区一个有力的回答。日本帝国主义要来,我们就和他(换防),而且在他没有来以前,我们就先到他们后方去。第二,抗大上前线,是给全国学校做个模范。国民党的许多学校都迁往大后方逃避敌人,我们向着敌后挺进,这给全国人民一个信心。华北不仅可以发展游击战争。……这是非常使人兴奋的。第三,抗大上前线,是给反共分子、磨擦专家一个有力的回答。他们污蔑我们,说我们创造一党势力,专事在后方宣传。我们现在到前线去,正是给他一个回答。……第四,抗大上前线,也是给予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到处滥炸我们的学校,摧毁文化机关,企图毁灭中华民族文化罪行的一个坚强的回答,在日寇面前证明: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精神是永远毁灭不了的!第五,抗大上前线,将成为坚持华北抗战的一个有力条件。总校到华北,不但可以加强对分校的领导,同时对于坚持华北游击战争,更有其重大的意义。……。”

按照大队的部署,我在队里向全体教职员作了传达。大家听了传达后,一致拥护党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并表示一定

要到敌后去办校学习,响应中央政治局的号召。坚决按照抗大总校提出来的要求,要下定决心做好一切准备,行好军走好路。通过敌人封锁线时,不掉队、不生病。队里提出具体要求:在行军中遵守纪律,保守军事秘密。刚从大后方来的学生,还不习惯行军生活,要求他们克服困难,发扬吃苦耐劳的精神,遇到困难互相帮助,帮助背背包等。我还在队内布置训练夜行军,夜间紧急集合的动作,捆背包、背背包的方法,并进行实际操练。练夜行军时,告诉学生走平路脚不能抬高;上山路脚要提起来,否则易踢脚指头;下坡路要脚全掌落地,否则易滑倒摔跤,跌坏身体。将行军要领列入课程,给大家讲授。

中央机关召开了热烈隆重的欢送大会。毛泽东主席亲临大会作了重要指示,以“三个法宝”作为临别赠言:“一,坚持统一战线。二,开展游击战争。三,巩固内部团结。”他说:“这是同志们上前线去的总方针,是拯救中华民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法宝。”

抗大总校的领导机关和第一、二、三、四大队以及“华北联合大学”合编为第一队。为了便于行军作战和迷惑敌人,抗大总校改称“八路军第五纵队”(不久改为“青年纵队”)的番号,由罗瑞卿副校长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团团长苏振华、政治处主任王赤军,我为第1团1队队长、曾志刚为指导员。准备工作一切就绪,整装待发。

7月10日早晨,凉风习习,细雨霏霏。延安党政机关干

部和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女子大学、抗大三分校等院校师生，以及当地群众上万人，怀着惜别的心情，冒着霏霏细雨，敲锣打鼓，挥舞着彩旗，夹道欢送抗大东进的队伍。罗瑞卿副校长向欢送的同志们发表了慷慨激昂的“告别辞”。他说：“敌寇企图‘扫荡’华北，我们就要到华北、保卫华北，到敌人后方去坚持敌后抗战！”这篇言简志坚的“告别辞”，也是我们誓师挺进敌后的“誓词”。它激起了全场的热烈掌声和“到敌人后方去！”“保卫华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坚持抗战到底！”阵阵的口号声。你听那掌声口号声和欢送的锣鼓声汇成在一起，交织成一曲震撼山河的进军乐章。它震撼着我们每个教职员、学员和工作人员的心。

顷刻间，队伍行列里响起了“到敌人后方去，把强盗赶出境”的雄壮歌声，这是抗大全体教职学员的共同心愿。可是，如今要向党中央、毛主席告别，向陕甘宁边区乡亲们告别，大家的心情又像孩子们向母亲告别的那样，既向往着战场上的胜利，又留恋着慈母的温暖。抗战的热血在胸中奔腾，惜别的感情又在心头缠绵。同学们的歌声最能表达这种复杂的心情，全体教职员、学员不约而同地一遍又一遍唱起了《延安颂》《延水谣》和《毕业上前线》《到敌人后方去》等歌曲：

“……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城墙，筑成坚固的抗日阵线，你的名字将万古流芳，在历史上灿烂辉煌！”

“这是时候了，同学们，该我们走上前线；我们没有什么

挂牵，纵或有点留恋……我们要去打击侵略者，怕什么千难万险？我的血沸腾了，不除日寇不回来相见。快跟上来吧！我们手牵手，同我们的敌人血战；别了，别了！同学们，我们再见在前线！别了，别了！同学们，我们再见在前线！”

歌声抒发了我们依恋的深情。歌声表达了我们的杀敌保国的意志。我要牢记着党的嘱托，人民的嘱托，肩负着民族的希望。欢送人群热烈的掌声和歌声、口号声，沿着奔流不息的延水河，绕过巍巍挺立的清凉山，穿过飞机场，不时地传到耳边。我不由得停下脚步，回首延安宝塔那挺拔的雄姿，它将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别了，延安！别了，我和我全队的同学们，在心底里再次向延安告别。我们挺起胸膛，迈开坚定的步伐，踏上挺进敌后的遥遥征途。

我队随总校（纵队）行动，在大队和陕北群众的热情欢送和积极支援下，经过几天的行程，很快到了延川、延长一带。我队驻在延川附近南刘庄一个小溪边山坡上一排排的窑洞及一幢幢平房内。一条小道连接着窑洞和平房，一棵大约90年的老槐树日日夜夜矗立在山坡旁，不怕烈日和寒风，枝叶茂盛。村南边小溪水缓缓地悄然流过。空闲时，厂虹来看我。我俩同坐槐树旁，听着潺潺的溪水声，谈起行军的故事，又是一番情趣。

“从中学校出来的女学生到抗日军政大学当兵了，也成了一名抗日的军人啊！这几天的行军生活又锻炼了我！”厂虹很有趣地说。

“你得到了锻炼，这期的同学都得到锻炼，不仅学到行军走路，还接受些野外行动的课目训练。”我鼓励着她。

“你辛苦了，累吗？任教员，当队长，又行军又讲课，是累啊！”厂虹体贴地说。

“厂虹，你也不容易呀！离开了母亲，远离家乡，到了延安抗大，这次又要长途跋涉去敌后，走了几天，很累吧？”我关切地说。

“我呀！你不用顾虑，我身体好，经过几天的行军走路，一点事都没有！就是你行军、讲课有些累，要好好休息。你虽有长征走路经验，也要爱惜身体，是吧！”厂虹温情地说。“每天行军七八十里，你们女同学，更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保障体力，行军才有本钱。就是疲劳一点，只要休息一下，也会很快恢复的，常洗脚是恢复疲劳的好办法。”我提醒厂虹。

7月底，由大队部传来纵队首长的指示：“我纵队最近因受前进道路上河流水上涨与敌情之阻，曾一度停滞于黄河西岸。现在为了避免上述阻碍，以便迅速完成原来的行动任务，已决定改道向北，取清涧、绥德、米脂之线继续东进，不日即将开始行动。”

8月初，我率队由刘庄出发，折向北行进。一路先经清涧，在城北宿营。沿途经过的地方一片葱绿，大西北高原还有绿川的江南味道哪。到达宿营地，更是有奇观，遍野的平石板又平又薄，向房子顶一看，石板当瓦盖在房子顶上，一

片墨青似的幢幢房屋。县城不大，可是清涧石板确有些名气啊！第二天早起，继续行军经过绥德城。这个城在山坡上，一面环水，乍看起来这个府城到是不差，风光秀丽，文化也还发达。虽是陕北偏僻府城，城里有不少的学校，男女学生成群结队，就连农村妇女也是眉清目秀，大大的眼睛，墨色的眉毛，真是出美人之地哟！葱绿的禾苗陪衬着府城新地，真可算得上陕北的富裕平川啊！我率队过绥德到刘家湾宿营，厂虹随着行军的队伍，她笑着对我说：“看绥德城周围风光秀丽，许多的学生成群结队的，文化还很发达呀！女学生长相俊，眉清目秀的，真是出美人的地方吧！”我看她，这一路真有些累了，但她还是顽强地跟上部队，还有说有笑的。

第二天早晨，吃完早饭、继续向米脂前进。米脂城周围也是比较富裕的，学校不少，风光环境都好，虽然小米多、杂粮多，但小麦产量也不少。三十年代有这样的产粮区，特别是在根据地内，是很不容易的。一路经过的地方都不错，怪不得陕北不少的人称颂：“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出美人）！”。走了这一趟，看来如此的称颂还是符合实际的，山、水名不虚传哪！当然是山青水秀出美人哟！据说历史上那个著名的美女貂蝉就出在米脂。不过，依我看，绥德的姑娘也不弱啊！

我队同大队部所率之兄弟队，中午时分到达葭县（即佳县）渡口，乘木船过黄河。我队分为3船东渡。虽然黄河水湍急，波浪涛涛，同学们都毫无畏惧地在集合场上，唱起豪

迈的歌曲《保卫黄河》：“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河西山岗万丈高，河东河北高粱熟了。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端起了土枪洋枪，挥动着大刀长矛。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这豪迈有力的歌声，多么激动人心哪！同学们顾不得看那急流的浪花，登上木船，听着艄公的招呼“坐好不要动”，船一会儿在两浪之间不见了！一会儿又漂在大浪顶上，好似陡地翻山越岭。偶尔回首一看，那佳县城在高高的山岗上，陡陡的山坡直抵黄河渡口，好不壮观。

过河后，各区队排着队向东宿营地前进。厂虹也到了，俩人一起向宿营地行进，她说：“队长，你累了吧？又要指挥队伍登船，又忙着讲乘船要领，还不累吗？好在各船乘渡都很顺利。刚才渡河时，我一直看你乘的那只船儿，在浪中一会儿见不到，我就心跳，放心不下啊！直到见到你乘坐的船儿出现了，船在浪中波涛起伏，使我放心不下呀！说也怪，我自己乘坐的船，随着惊涛骇浪跳跃着，倒还不觉得什么似的。”我俩边走边议论黄河的壮观，不由地唱起《保卫黄河》的歌儿来。

渡过黄河后，经过几天的行程，途经临县方山。这里是我120师主力部队开创的根据地，群众基础较好。队伍在方山地区稍加休整一下后，由120师385旅1个团和地方部队1个团，彭绍辉、罗贵波护送我们继续东进。我们队从方山地区险崖上出发，翻越吕梁山，经马坊镇、娄烦镇附近涉

汾河。通过汾河后，翻越云中山，到了牛尾庄。1大队(1团)苏团长、王政委跟我说：“给你个任务，铁路封锁线快到了。为了顺利通过，各队要进行互助，现将女生队分到各男生队去，1个队带1个班(每班十一二人)。潘队长，你队领一个班去，保证她们过铁路的安全，不能有掉队的。”王赤军政委向我眨眨眼开玩笑说：“厂虹已分到你那个队去了，不会将她掉了吧！”我听了也没好意思吭气。

回队后，我同指导员曾志刚同志商量，每个班带两名女生，武中民同志个儿大、体力差些，专门指定两位男生扶助她，万一走不动时，两位男生负责扶架通过铁路，分工和任务都明确了。我队为本队，接着团部后尾，夜行军通过庄磨镇附近一座大村庄时，团部大行李队有两名干部牵毛驴掉了队，与前队失掉联络，走向北去。只听村中有位妇女喊着：“走错了！走这边！”我听这话大吃一惊！我赶忙抄道向前领着团部掉队的干部，折过头追赶前卫部队。边走边琢磨刚喊话的妇女，听声音不超过30岁，她半夜在村里不露面指道路，是我根据地边沿区地下工作人员？不！他们绝不会在此暴露自己。封锁线边沿区我护送部队有计划派的？没听说过。那就是村里进步女青年，帮助八路军打鬼子(日本侵略者)。这个谜，一直到现在还未解开。我既佩服，又真心地感谢她，感谢她！如果没有她指路，后果不堪设想！我们既无向导，又无武器(每班只配发两支步枪)，男男女女赤手空拳，怎样能保证安全啊！几十年了，这件事还牢牢记在我心

中。走出村子不远，有女子声音：“队长，前面就是部队，快赶上吧！”我一愣！是厂虹在说话。“你什么时候赶上去的呀！”“你叫队向右时，我就先你走了，先走一步起着联络员的作用！你说呢？队长！”“好是好！要失掉联络怎么办？我到哪里去找你？找不到我又怎么向团部交代啊！”说着，说着，追上了前面的部队了！我大大松了一口气，心中一副沉重的担子卸下了。艰苦的时刻，战斗的环境，最易锻炼人，紧张的生活更能了解一位同志。厂虹同我一起行军战斗，在这段日子里，她锻炼得确实不简单。夜间行军，一位女学生刚到部队不长时间，她就敢一人跑到前面给前后队取得联系，当时我没想过，事后我为她的行动所鼓舞。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年龄不大，有胆量，有智慧！快通过铁路了，那位姓武的女同学，到铁路边果然走不动了！两位男生急忙架起她通过铁路。我队还带有几名女生，厂虹不但能行动自如，并且在紧张的时刻，还能帮助别人，她来安慰她们，问长问短的。

走过铁路，一阵儿小跑，由刘沟翻越系舟山。走到刘沟时，学生们又累又渴。刚过铁路不远，是敌人埋伏袭击的地方，休息、喝水都不行，赶快上山哪！我前后催着学生们快走。过了刘沟到山坡上，许多的同志实在走不动了，想休息片刻。不行呀！距山坡近，敌人如从铁路过来，顷刻就到山下，太不安全了，还是赶快继续上山岭去。我和几个队领导急切地督促着这些毫无战斗经验的学生，看到他们毫无危险的样子，我急得头上直冒汗。厂虹看我有些累，“我拉着你

走吧?队长!”“快走!”不一会儿,部队来到了山梁上,我这才放心地一把拉住她,宣布说:“休息片刻再走。”终于安全地通过敌人封锁线,胜利登上了系舟山,继续向冀察晋根据地中心区行动。走到上社、下社地区,顺利徒涉滹沱河。徒涉滹沱河时,河水齐腰深,同学们毫无顾虑地涉水到达对岸。历时几天的行程,终于达到河北省属的灵寿县陈庄,校部住张庄,我队住寨头西苏家庄,二三青年队分住尹家庄、彭家庄、石塘沟,女生队和大队部住寨头。

从延安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历时两个半月,途经陕西、山西、河北 3 省 25 个县的广大地区,渡过黄河天险,徒涉水流湍急的汾河、滹沱河,翻越吕梁山、云中山、系舟山、太行山的崇山峻岭,穿过敌后日、伪军据点林立和封锁严密的铁路线,行程 2500 余里。从陕北到达晋察冀边区,确是不容易的一件事。特别是这支部队,是刚从大后方来的男男女女,除由各队抽出(挑选)个别有战斗经验的干部、学员骨干组织起来的战斗小分队,每个班(我队)也只装备 1、2 支枪(每支枪仅 10 发子弹),准备必要时担负掩护任务外,其余学员有的仅带两颗手榴弹作为自卫武器。学员们虽经过短短的训练,但绝大多数学员缺乏行军作战的经验。学员们除了自己的背包外,还要背 6 天的粮食和必要的书籍,每天七十八里的行程。通过封锁线过铁路时,一天跑一百五十里,有时还要在敌人炮楼附近通过。我们在这种敌情的威胁下艰苦行军,胜利地完成了任务。除了沿途群众的支援和兄

弟部队掩护通过铁路封锁线外,主要依靠党支部的坚强领导和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保证,依靠老红军干部的骨干作用,带领知识青年去战胜各种困难。从延安出发之前,纵队政治部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动员。出发前夕,党中央、毛主席和延安党政机关、兄弟院校及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热情欢送,给大家极大的鼓舞,为我们东进打下了较好的思想基础。在行军中,还进行各种形式的文化娱乐活动,开故事会,演小话剧。结合实际,进行侦察、警戒、行军宿营、战斗小分队的战术训练,在休息和宿营时组织学员轮流站岗放哨,轮流帮助炊事员烧水做饭,到达营地如何找合适位置挖好厕所。这样做,既增加了学员的军事知识,又培养学员们适应战斗环境的能力与吃苦耐劳的精神。

到新驻地后,军事课程继续进行,就地在河滩选择训练场进行班战斗动作的演习。射击动作未做完的部分,继续进行。投弹训练课程,理论讲解完了。射击主要是实际练习,住地房前房后排好了三角架,每个学员都要瞄准,早晚各瞄三次,使它成为一种制度。政治课就是当前形势教育及统一战线教育。

1939年12月初,驻灵寿县的日、伪军出动袭扰陈庄。我队随大队转移到陈卜沟、花木村。厂虹还在女生队学习,该队住我队隔壁,常来往,我们见面总要谈些学习情况。她有时带两位女同学,到我队路过玩玩,吃顿饭再走。女生队同我队关系很好,陈克队长常同我们男生队队长见面,谈些

学生的情况，互相间很熟悉，彼此间无拘束。因此，都感到兄弟队很团结。由灵寿县城出来袭扰的日、伪军被击退后，我队由陈卜沟返回苏家庄，继续完成第5期学生教育计划。这时，大队其他几个队的同学也已返回原住地。我们一面给学生授课，一面准备学生们毕业后的分配工作。校决定这期到晋察冀边区毕业生，13个队的学员到晋察冀军区和120师部队工作。1940年元旦开欢送会，我们全体都参加了。课程未完的6个队留给二分校继续训练，教职员（是毕业学生队）组织起来，将总校队伍作大精简，为挺进晋东南作好组织准备。

我队根据大队的指示，伙食单位不变，组织起来仍为一个队的架子，准备到晋东南后，继续接收新学生。队的领导未变，我仍任队长，杨言同志到我队任指导员，各排排长、司务长、炊事班全套，成为一个伙食单位。女生队大部分毕业，分配到晋察冀军区及120师去工作。厂虹向我打听她的去向，因为我俩虽有恋爱关系，并未结婚，所以她有些耽心能否共同行动，我也有同样的心情。我安慰她说：“领导上会妥善安排的，你放心好了！”两天之后，她来到我处，高兴地说：“女生队陈队长讲，队领导机构保留，随大队行动，我亦随赴晋东南，俺俩就不会分开哦！”

1940年2月初，晋东南地区已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局势比较稳定。我队随大队部由牛庄、寨头出发，冒着料峭春寒，向南徒涉结着薄冰的滹沱河。一路山坡小道，沿

途顾不上有什么困难,只是想能尽快到达晋东南目的地就胜利了,山高也能翻越,有水也可徒涉,累了也会很快恢复。13日夜在河北省井陘附近越过正太铁路封锁线,经南障城休息时正在做饭吃,厂虹同我见了面。我们互相鼓励,她很坚毅地说:“俺很好,一点也不累,你放心吧!要好好保护身体,噯!我回队去了。”吃完饭抵达测鱼。因避开东冶头敌人,绕道山西和桐顺县境内的皋落、青城、松烟,再经辽县的拐儿镇、芹泉、麻田、桐峪镇——129师驻地。我走桐峪镇时到师部去看了看,李达参谋长接见了,他问了学校的情况,我向参谋长汇报了离开老部队到抗大之后的情况。2月26日到达武乡县的洪水、蟠龙附近的中村,同大队部住在一起,与抗大一分校汇合。这是3月间了,我们胜利的完成了向晋东南挺进的任务。

我队到中村不久,大队扩编为1团,团长苏振华,政委王赤军,政治处主任张力雄。我任第1营营长,教导员邓家辉,1连连长沈先福、指导员××,2连连长罗友生、指导员张洪,3连(青年连)连长郭茂芳。营部及1、2连驻中义村,3连驻中村北部。1营的学生大部分是山西、河北、山东人,绝大多数是初中、高中生,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共有400来人。营部也很精干,就只编有营长、教导员,各兼军事、政治主任教员(我营设有专职政治主任教员兼政治教员),马列主义理论课由专设的教员担任。属抗大总校第六期,也是总校到敌后开办的“第一期”。学期仍为6个月。

我接受任务后,召集了3个连的干部布置安排驻地及校址建设问题。在敌后办学,要随时迎击日、伪、顽的扫荡进攻,采取因地制宜、因陋就简的办法,适应教学,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克服教学用具器材不足的困难。校舍的取用,都是采取老百姓能腾的借用一部分,整理维修一部分破窑洞,学生自己动手造炕。拾些破砖头支起当凳子,拣些长石板支起来当桌子用。教室是向农民征用些木头支起来,上面取些树枝子盖顶,用砖头或石头垒起一段墙。在教室(简陋的)墙上用泥糊上一块突出的光滑的泥板,再涂锅灰在突出的泥板外表,将它作为黑板使用。采取这些就地取材的办法,在不长的时间里,授课的问题就解决了。射击训练器材自制,用三根棍在上头捆好,将下端撑开,搁上用旧布做的沙袋,放上步枪瞄准。自己用木头做木制练习手榴弹。场地用老百姓的打场地,或者河滩、沟边。这些校舍、教具,也不怕日、伪来扫荡时被破坏。单、双杠和木马就地取材设置。团里每星期天组织各营、连干部检查评比,我营校舍、室内外卫生、教具设置总是评为第一流的,常常受到苏振华团长(后来是罗华生任团长)表扬。有一次苏振华团长对我说:“老潘,你搞得好嘛!来到新地方不久,就将校舍和教学条件都办得不错呀!卫生各方面都好。要继续搞好,作全团的榜样,我要推广你营的经验。连总校何长工教育长也说:‘潘焱搞得好!’要保持经常呀!1营的同志要发扬齐心协力、团结一致的作风,完成教学任务!”

学校的供应,主要靠自己背运。地方政府将供粮基地的粮食转来,主要是小谷、黑豆、高粱,还要到武乡(段村)西去背,学生背粮连口袋也没有。全营背粮需要大量的工具,没有借的地方,谁都负担不了。有次校经理处(后勤部)拨给我全营的粮食,在武乡西边松村附近一个小村庄河沟,距我们住的中义村 80 里路,来回路程 160 里,你还必须当天返回住地,因那里无住处。在敌后环境,时刻还要注意敌情的变化。全营动员,我营 3 个连和营部,都赴武乡城河沟背粮食。没有口袋,每人带一条裤子,将两条裤腿捆好就是粮袋了。背的时候,两裤腿骑在两肩上,背着就走,这是解决背粮困难的发明创造,有的学生很乐观地给它起名“骑马口袋”。运回来的粮食,自己将小谷子连皮带仁都放在碾子里碾成粉。吃时先将生粉捏成团子,将锅里水烧开,再放进锅煮着吃。没有油吃,学生吃了之后大便拉不出来,同学们互相用手指伸进肛门口向外掏粪。靠自己动手种点菜,黑豆用磨子磨成半粒半粒的,有细粉也有粗瓣,就放在锅里煮着吃。好年分来说,黑豆都是喂牲口的饲料。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期学生没有被困难吓倒,除党的正确领导、广大群众的支援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有坚强的政治思想工作,广大教职学员高度的政治觉悟。这些,都是任何别的学校不可能办到的。

春光明丽绿川冲,青秀蓝天浮云梭,艰苦岁月结双对,有意情深侣伴合。“潘营长,王政委叫我给你送封信来。”团

政治处通讯员程园民说。我接信后拆开一看：“潘焱、厂虹同志：组织批准你俩结婚，成为革命夫妻，祝贺你俩的喜事！希望您俩努力工作，做出更好的成绩，互相进步，共同提高！”厂虹阅此信后非常高兴！情不自禁地说：感谢党！感谢组织关怀！举行婚礼很简单，没有三大件，也没汽车坐，没有摆宴席。那天买了两只鸡，割了二斤猪肉，做了几个菜，请苏振华团长、王赤军政委、张力雄主任来主持了结婚典礼。夜间睡觉，架两扇门板就是结婚的床。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了，但我们心里都感到无比甜蜜和幸福。

4月15日，抗大总校第6期在山西蟠龙镇（属武乡县）开学了。开学后不久，总校副校长罗瑞卿调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滕代远任总校副校长，何长工任教育长，1团苏振华团长调任鲁西军区政治委员，罗华生任1团团长。由于领导干部的调动，开了个规模不大的欢送、欢迎会，各团都举行了简单的聚餐，表示欢迎、欢送。我这个营长也沾光了！虽说不是什麼山珍海味，总还有鸡、猪啊！油水在肚儿内就多起来了。吃得饱饱的，骑上马儿（我这样的干部那时就有匹马儿骑，还是不简单哪。）参加开会，中午是没有休息的机会，6月，风光倒是明丽。有一天我觉得头有些发晕，肚子胀，全身发热。厂虹说：“你身体不大舒服，俺俩出去走走吧？”她陪我到总校经理处（距中义村8里来路）杨科长处玩玩。中午，杨科长夫妻俩留我俩吃午饭，吃的倒也不差，有大米饭（在那样的艰苦环境，能吃大米太高级了），凉拌生萝卜

丝。好吃！但不敢多吃（肚子可不饶啊）。下午回到住地，卫生所长任朋来看我，问：“营长，怎么样？好些吗？”我说：“似乎好些，肚子还是有些发胀，身上有发热的感觉，大便不好，觉着下垂，就是拉不出大便来，总觉得身体不舒服。”“那吃片消化药吧？”任所长说。已是夜里12点多钟了，可是，想大便！跑到厕所内拉不出来，肚子受不了，体温不断升高。厂虹守着我，着急起来，叫来通信班长赶快到团卫生所：“叫任所长来，营长病重了！”

“卫生所长说：‘昨天下午晚饭后，我还看了潘营长。问他病情，还没有什么大病呢，怎么夜间就这么严重了，明早再去吧？’夜间他就不来了。”通信班长从卫生所回来后对厂虹说。

“不行呀！通信班长，你再去说，营长的病情严重恶化，怎么也得叫任所长赶紧来治病。如所长再不来，你就报告团长去。”通信班长去报告团长，诉说了营长的病情和经过。

“任所长，你怎么还在睡觉？1营潘营长病得很厉害，通信班长来叫两次你就不动，你赶快起床去，如有三长两短，我就要唯你是问！”罗团长听说我病情严重，连夜赶到卫生所，命令任所长马上出诊。

厂虹守在我床边，十分焦急。一会儿，我竟昏迷过去了。长时间不省人事，任所长来了，见到病情那么严重，他就心惊了，怕得说不出话来，只说：“昨天晚饭后来看他，还没有这么重嘛！……”嘀嘀咕咕地听不清楚说的什么。他对我胸

部注射了三针，也不知道是什麼针，不久针药发生效果了，肚子内有些松动，大便也就随之而来。开始厂虹要扶我到厕所，但来不及了，就拿个大木盆放在铺边的地上。第一次拉粪便，又多又黑，臭不可闻，木盆满了，倒掉，不多一会又是一盆，这接二连三拉得不亦乐乎！谁也诊断不清，是痢疾、肠炎、还是霍乱。我这会儿只是想，停止不拉才好啊！又过了一段时间，肚内臭味难闻的粪便已拉得差不多了，颜色也不黑了。真是不凑巧，日、伪向根据地“扫荡”来了，学生们整个都要转移，学校转入对付日、伪的“扫荡”，以战斗姿态进入反“扫荡”斗争。部队（学生）由邓家辉教导员管理，他们绑了一副担架，抬着我随部队行动。到石门宿营，这个夜晚可是难熬！臭虫咬得我坐卧不安。厂虹对抬担架的几个同志说：“将担架垫起来悬空，使臭虫咬不着，好睡会觉吧。”就这样，渡过了夜晚。我白天睡在担架上，同行军队一起，走呀！走呀！突然我的口中涌出一块硬东西，被我吐到路边草丛中，我也说不准吐出来什么？估计是喉中受发烧影响的一个血块，吐出后感觉舒服多了。上厕所拉出来的粪便是黄色的，黑色的粪便不见了。厂虹高兴地说，拉出是成形的粪便了，好极了！从此，我的身体慢慢地好起来了！

转移到黎城县境洪岭（这里是校卫生处住地），队里将我送到洪岭东北沟里五咬村，这是有名的“小二黑结婚”里小二黑住的村子。我们还专门到神婆家看了一番，看到了她用的神台。这是个偏僻的村庄，住在这里养病，到也还安静。

我自己到司务长那里领些面粉来，发好面蒸馒头吃，也做个菜，厂虹帮我做。后来身体逐渐恢复，厂虹就在医务训练班学习，每星期三六来看看我，谈谈我的身体情况，说说她的学习问题，俩人见了面也就放心了。

身体基本上恢复了，我急着要离开医院回部队（营）工作。到团部，罗华生团长见到我有些不太高兴似的，我有些纳闷。这是怎么回事？团长说：“我们用不了你了！”我听了更摸不着头脑。后来才知道，总校要调我到上干营去当营长，罗团长不愿意放，总校说：“上干营大部分是营级干部，属总校校部直接领导，算是独立单位。因此，调潘焱去任营长合适。”

我到上干营之后，先到1连去了解情况。张怡祥同志任1连指导员，他对我说：“1连都是从部队来的连以上老干部，1连连长原来做副官工作，跟军委首长外出，交往颇多。3个排长都是八路军部队来的连级干部，政治思想稳定，学习接受能力较好。”接着，2、3连逐连走了一趟，了解他们的学习、生活情况。营部许凤翔同志任教导员，他给我介绍说：“军事课程的教育，正在进行单兵战术动作，利用地形、地物课。刺杀、射击教育刚进行不长的时间，3个连队班子是团结的，对教学工作抓得紧，学员的学习情绪好，积极好学，上进心强。”接着，与各连的干部见了面，谈了些抓好教育这个根本。“学校就是办教育的，完不成训练任务，那就失职。也要搞好管理，我们是训军队干部的，要学会管理部队，带好

兵也是一门课程。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是我们的校风，一定要贯彻、执行好。”我要求他们。学生的学期只有8个月，上千营的学生从部队抽出来到学校深造，对教育计划的实施只能抓紧，不能放松。我虽是来上千营不久，但既然来担负该营的教学工作，就要把这期教学任务完成好。

自1940年3月，我军消灭国民党朱怀冰进攻太行山区的3个师顽固派部队，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晋冀豫边区稍趋安定后，汪精卫的伪中央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在民族危机更加严重的时候，也正是抗日战争处在相持阶段，即准备反攻阶段的时候，打击汪精卫，拯救民族危机，抗大是一支可靠的生力军。抗大是准备反攻的一支不可少的力量。抗大的坚强和壮大是不容忽视的。

8月20日至12月5日，我八路军在华北发动有100个团参加的“百团大战”。大小战斗1820多次，毙伤日、伪军25000余人，取得了震惊中外的伟大胜利。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对深入敌后办学的抗大十分痛恨，派出汉奸、特务四处侦察抗大的行动，扬言要“消灭抗大”，这就使抗大不得不做好反“扫荡”、反磨擦的准备。10月20日，日寇乘我八路军主力部队在前线作战的时机，突然从山西襄垣、武乡一带，纠集几千日、伪军袭击我后方，进行报复性的“扫荡”，扬言要“消灭共产主义大学”，企图一举消灭我在黎城县西井、曹庄一带山区的抗大总校和八路军后方机关。总校命令我营为前卫，向冀西转移，以抗大1团一部和抗大2团的部队，

在西井、洪岭一带阻击敌人。该地打阻击时，击伤、毙日、伪军数十人。我营为前卫，经三十亩地，夜行军经麻田附近向东翻越高山，路经罗镇、核桃坪至浆水镇地区。营部带1连住浆水西北坡子峪南口，2连住八里丈，3连住西坪。许凤翔同志任营教导员兼任营的政治教员，我任营长兼营军事主任教员。一连连长兼指导员张貽祥，2连连长沈先福、3连连长彭宗珠，都分别兼各连军事教员。

浆水镇地处冀南平原西部，紧靠巍峨耸立的太行山脉，东临冀南平原。古代亦称夷仪，原是邢国都邑。有“依山凭险、形胜之国”之称，能攻易守，能进能退，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浆水镇就坐落在这依山傍水、回峰叠嶂的盆地中间。这里不仅有美丽的山川河流，还有丰富的物产，核桃、柿子和其他许多水果山货。还有飞禽走兽，顽皮的猴儿彼彼皆是。每到春暖花开时节，满山遍野碧绿丛丛，山涧涓涓流淌，小溪发出哗哗的声响，好似那欢快的奏鸣曲，那清澈透明的溪水，映照出了蔚蓝色的天空和美丽的山川。鸟儿腾空飞翔，啼啼喳喳声入耳，真是鸟语花香，空气新鲜，使人心旷神怡！到了盛夏的三伏天，在小溪中洗个澡，实感精神倍爽。

这里是抗战初期129师率先开辟的革命根据地，浆水成为太行山最早的抗日根据地之一。这里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又距八路军总部、北方局驻地较近。也是邢西县政府、县委所在地。抗大总校的领导，决定在浆水镇周围设校址。由于刚刚迁移到这里，困难很多，连一间校舍都没有，办学条

件差。在这种情况下,既要照顾群众利益,搞好军民关系,不给群众添麻烦,又要创造条件,尽快完成训练计划。我们决心以自己的双手克服困难,发扬红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和抗大勤俭办学的工作作风,团结依靠群众,克服各种困难。没有校舍,就自己动手来改建和修缮老乡们遗弃的破草房和闲旧的牛、马、驴、羊厩,来做校舍、教室。没有教具,大家就地取材,自己动手制做单、双杠、木马。没有黑板,就用泥和石灰在教室的墙壁抹一块长方形凸起的薄墙,涂上黑锅底灰当黑板用。没有桌椅板凳,用土坯和石块垒起来,既是上课桌,又是吃饭的桌。为了教好课,教材都是教员自己亲手编写,油印成册,发给学员。只有少量的铅印书籍,供教员备课时参考使用。课程有政治、文化、军事、文娱、体育。政治课主要讲授我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和主张,苏联10月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毛泽东主席论抗日战争的著作实践论著。军事课主要讲授开展游击战理论和游击战要诀。为了使学员们了解易懂,并接合实际,理论与实践相联系。如讲游击战埋伏袭击战歼灭敌人时,就以129师部队在响堂铺的伏击战中,如何以两个团的兵力及其小部队伏击日军的汽车队,取得毙敌4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130余支,迫击炮4门,烧缴日军汽车180辆的胜利经验。讲夜间袭击战时,以129师部队夜袭阳明堡日军飞机场战斗为例,讲怎样以1个营的兵力,经1小时的战斗,炸毁日军24架飞机,毙伤敌百余名,我军创造了以步兵力量歼灭敌机的

光辉战例。从而使学员们从中掌握了作战的经验和要领。

战术课主要从单兵动作讲起,讲如何利用地形、地物进行隐蔽,并结合着野外进行实地演练操作。在演练过程中,以班战斗动作,并事先作出想定,将预案设想好,派人到已设阵地上,以旗帜代表敌、我方兵力,组织协同作战演练。军事体育课,主要是:射击、投弹、刺杀、木马,单、双杠。没有铁柄手榴弹练习实弹投掷,学员们用木头自己制作手榴弹练习。进行正式课程时,每人投掷3枚,轮番投掷。单、双杠、木马也是自己动手制作的,要保证每连有一套体育器材。连队未设专职体育教员,只是那个队进行体育课时,总校训练部派出教员教课。

队里除按规定完成训练课程外,每个学员还要利用早晚时间进行练习,使学员们能较快地掌握要领。同时,也进一步起到了锻炼身体的作用,对保证完成学习任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你看!那早、午、晚时间里,在操场、房前、屋后,用棍棒绑成的三角架,用旧布缝成沙袋装上沙子,放在三角架上的枪支稳固地摆好了,都有人利用课余时间在那里瞄着。嘴里“偏左点、偏右点,高点、低点”,指着瞄准点不停地说呀!校正呀!除了正式时间外,每人每天要在课外时间完成3至5次这样的瞄准练习,使学员们进一步熟悉掌握射击要领和训练方法。射击训练中,教员边讲要领,边进行操作示范,再让学员每人先打3发子弹实际体验。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在射击课目结束时,每人实弹射击3发子弹作为

考核成绩。投掷手榴弹训练,要求学员达到50米远距离后,每人投掷一次实弹作为考核成绩。刺杀训练,利用简陋的办法,选用比较硬的树木自制木枪,为了避免伤人,木枪头(尖)上削成园球形。讲解完要领后,学员们各自单刺、对刺练习。经过一段时间苦练,都能较好地掌握刺杀动作要领。训练过程中,为了尽可能不妨碍群众利益,学员们严格遵守群众纪律,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尤其是野外训练中,尽量不占用田地,保护庄稼禾苗,在农忙季节时,就与老乡错开使用场地搞训练。

为了早日奔赴抗日战场,学员们冒严寒,战酷暑,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汗,进行着刻苦紧张的学习演练。为调剂学员们的紧张学习生活,我们设法搞好课余文化娱乐活动,以适应青年们活泼爱动的特点。各队因地制宜开展了经常性的文体活动,如拔河、篮球比赛、歌咏比赛等。每当集体活动时,你会常常听到拉拉队高昂的拉歌声,“来一个!来一个!”充满了活泼、豪放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体现了抗大“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好作风。所到之处,都可听到那嘹亮的抗日战歌。这不仅唱出了抗大学员队的英气,同时也起到了宣传抗日的的作用。在那战争环境里,我们常唱的歌儿有《我们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大刀进行曲》等。这些雄壮、豪迈的歌声,激励着全国民众团结一心,抗战到底,鼓舞着抗大学生们克服困难,发奋学习,早日奔赴抗日的最前线。我虽是年轻的营长,在环境艰苦,条件差的情况下,仍

然注意抓学员学习成绩的提高,军容风纪的养成。对平时的内务、环境、个人卫生,都提出了严格要求。我自己以身作则,组织检查评比,既培养了学员的良好军事素质和军人仪表,也保证了学习任务的完成。

在浆水期间,吃粮与蟠龙中义村一样也是困难的。为了减轻附近群众的困难,我带着学员到几十里以外去借粮,自己解决背运粮的问题。缺乏运粮工具袋子,就把武乡时解决粮袋困难的经验应用上。有小谷子、黑豆,总之有什么粮背什么粮,男女同学都是一样翻山越岭,来回百多里路。有时为照顾女同学,怕她们体力吃不消,男同学提出不让她们去,女同学听说这话可不干了,非要同男同学挑战不可,一定要完成背粮任务。男、女同学之间,充满了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的革命热情。平时做饭,冬天取暖,都要自己动手,上山拾柴,解决烧火、取暖的问题。上山打柴比远路运煤方便,学生们就地取材,谁也不甘落后,竞赛看那个队打的柴多。我营每连门前都有大堆大堆的木柴捆子,临毕业时还剩下大堆木柴。这些木材就留给下期学生用,作为欢迎新学期同学们的见面礼,也为下期学生的生活提供了诸多的方便。

学校教职员和学员的伙食费是很有限的,都是以每人多少斤小米为定量标准(折合几钱盐、几钱油计算)。地方政府靠山货(柿子、花椒、核桃仁)出口(根据地外敌占区),到平原换盐、油、布匹回来,在根据地内自己设的工厂加工,以解决吃穿用的问题。为了解决教职员的生活困难,每个月每

人发两块现大洋,这就算作对教职员的优待了。伙食费按照总部统一规定,为了补助伙食钱的不足,还需要在规定的标准上改善些,使学员们吃得好些。每个队先垫出些伙食钱,买两口猪饲养。猪食靠队里泔水和剩下的食物,再抽些课余时间打些野菜作猪饲料。能做到每个月每队杀口猪改善伙食,学生们也觉得学校生活很不错了。在校的教职员,汇集在一起,合伙凑些钱,买上两只鸡或者再买上一两斤猪肉,买上两斤本地烧酒,吃上一顿,这叫做“打平”。如果加上些地瓜、柿饼、土豆,也叫打顿“牙祭”。大家一起聚一聚,欢乐欢乐就算心满意足了。在那艰苦的环境下,生活虽然苦些,但大家充满了生活乐趣。这期学员毕业后,上干营的全体学员又都分配到各自的岗位去了。

总校让我去接收上干科的学员,我到冯家沟未停,就到上坪庄。来的学生大部分是从山东(胶东)地方和军队中来的干部。他们集中后,准备很快开学。这批学生既是在根据地机关工作的干部,也是青年学生,活泼爱耍。有次厂虹来到我处,学生们知道她同我结婚不久,就集体夜间到窗外偷听,开玩笑。

这个队开学的工作已准备妥当,我任队长兼军事教员,军事课还未授课,抗大总校来令调我到第3科任副科长兼军事主任教员,杨秀全同志任科长,张力雄同志任政治处主任(总校将大队改为科,分为1、2、3科)。还专门设有政治主任教员,专任学生政治课教学和管政治教育计划、政治理论

课程教育。科里设有教学机构,领导干部也比较齐全。我既管该科的行政,又负责全科的军事教育,科里建设事宜亦由我负责抓总。我这个科编有科本部,科部驻朱家峪。日语训练队长张江霖,驻宋家峪。工兵队训练工兵技术干部,驻川林附近马兰村,队长沈敏,青年队队长郭茂芳,该队驻川林村。各队按要求,将教学设备和各项设施逐步完善。

我们同日寇的斗争,已进入到相持阶段。日伪军为强化治安,加紧对我根据地“扫荡”,环境越来越艰苦,战斗越来越频繁。国民党反动军队,经常对我各根据地挑衅,形势越来越残酷。人民群众生活越来越艰难,本来就靠“糠菜半年粮”度日的人民,到了青黄不接时,只好挖野菜来充饥。秋天到了,老乡们将收下的米粒、秕谷子和熟透了落下树枝摔坏的柿子搅和起来,捏成一块块饼子,放在屋顶(都是石板的瓦)上晒干后碾成粉,吃时再和成饼蒸熟来充饥。为了渡过困难时期,每逢农忙季节,学校就停止操课,教职学员同群众一起种地开荒。每逢收获,又组织人员帮助群众抢收抢种。

1940、1941年间,日、伪军不断强化治安,进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破坏根据地,加之天灾,生活困难,能吃上小米就是好的。能有小米吃,那只有分娩后的女同志才能享受到。厂虹在分娩时,每月发给她和小婴儿30斤小米,补养身体,算是组织上的特殊照顾。另外,用每月发给我的补助费两块现洋,买些鸡烧汤给她喝,为她补养身体,又供婴儿

吃奶。我的警卫员小陈，常到驻地外边河里捉些小鱼回来，洗干净放在阴凉处风干，我用小铜锅添上调料烤熟给她吃，也算是为夫的帮她点忙吧！

学生的教育课程继续进行，日语队的训练主要靠校部派教员来授课，进度和课目的内容由校部直接管，常有日语教员来队教学。工兵队课程主要根据百团大战实际经验进行授课，王教员是教工兵课的，爆破、炸桥他都懂，沈敏同志担任该队的军事课程。参谋训练队（也叫青年队）的课程，主要由科部派教员去授课，李益教员就是管测绘教育的，该队地形学课比重较大。专门设有政治理论教员，科部常有教员去授课。我对3个队的教育领导很信任，教员的自觉性、积极性高，非常放心让他们主动地去授课和备课。

我们和驻地群众关系密切。为了克服生活上的困难，战胜敌人的封锁，我们进一步宣传发动群众，帮助地方政府组织训练民兵自卫武装，武装群众，同日、伪、顽特务斗争。组织站岗放哨，防敌特破坏活动，宣传群众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学员们在完成学习任务的同时，帮助当地人民群众办识字班，一边教文化课，一边向群众宣传我党抗日的方针、政策和对国民党顽固派进攻我根据地的对策等等。还要组织民兵的训练，教革命歌曲，唤起和鼓舞民众奋勇抗日。对农村妇女，教她们唱《棉衣》歌，至今我还记得歌词：“秋风起，秋风凉，民族战士上战场。民族战士上战场，我们在后方，多做几件棉衣裳，帮助他们打胜仗。打胜仗，打胜

仗,收复失地保家乡!……”这歌儿当时对动员根据地人民支援前线,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还有那深沉豪迈的《游击队之歌》,“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发子弹消灭一个仇敌。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山高水又深,……没有吃,没有穿,自有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无论谁要强占去,我们就和他拚到底!”这歌声,在敌后,在解放区,在战场上,到处都可听到。

三、到冀鲁豫去

转眼已是1941年了。这一年,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1月,国民党顽固派冒天下之大不韪,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并布置了28万兵力阴谋围攻我江北新四军,另以20余万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伺机进攻边区,反共声浪日嚣尘上。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在我党中央“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和揭露下,至3月初被迫收场。我党的政治地位大大提高,国民党顽固派则声名狼藉。国际上,德国法西斯向苏联发起闪电式的进攻,苏联卫国战争开始了。日本在太平洋上向美国军事基地展开袭击,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为其占领区后方的稳固,加紧了对我根据地的“扫荡”、“围剿”,使我们的根据地日益缩小,整个敌后斗争开始进入一个空前困难的时期。中央军委根据党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倒退”的总方针,对抗大

今后的发展,给予了新的指示:为了迎接新的局势,大量准备并培养干部是极其重要的。

1941年冬末,总校决定调我到冀鲁豫地区工作,组织上决定厂虹随我到新的地区工作去。接到指示后,我考虑如何安排家务。我们的女孩(顺德)才几个月,没办法携带,只好留在浆水根据地里,托人抚养。在浆水镇地方组织的协助下,找到冯家沟一家姓颜的外乡人,这家的主妇年约40出头,她自己的孩子已长大了。颜氏妇女还很善良,她愿意抚养,条件是每月30斤小米,由当地政府供给。协商好后,她到我住处看了我家情况,更乐意抚养。她跟厂虹说:“看首长人品好,正派,孩子长大成人一定像父亲。”我同厂虹一同将顺德送到冯家沟那位颜氏家中,厂虹抱着女儿止不住的热泪流淌,我也第一次饱尝了与亲生骨肉分离的痛苦。我强忍悲痛劝厂虹:“我同你一样舍不得与孩子分开。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为了下一代能过好日子,在战争中有多少人牺牲,又有多少同志与咱同样丢下怀中的儿女,为革命胜利而去奋斗啊!顺德留在浆水,有组织的关怀,老乡们的抚养照顾……。”我和厂虹离开了冯家沟,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到这个孩子。

我率60来名教职员干部,离开浆水镇赴南下支队16团团部驻地。南下支队系以东北军部队一个团为基础组建的,活动在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后来该区情况紧张,南去冀鲁豫区,所以称为南下支队。16团团部及两个营是护送

山东来往过路的干部到太行山区的,这次又护送我及 60 多名干部到冀鲁豫区去。因敌情问题 16 团在等待时机过路东(平汉铁路以东),我们就一直在该团团部。我和教员们组织起来,分别给团机关干部授课,从团长起都乐意学习军事理论。战术概则课我亲自教,其他战术课分由另外的教员担任,曹勉夫同志担任游击战术课,李益同志担任地形学、测绘课理论教育。

环境一天天恶化,日、伪军组织大量兵力向太行山区“扫荡”。5 月间,对辽县(左权县)麻田地区“扫荡”,合围八路军总部机关,左权副参谋长在这次反“扫荡”中牺牲。我率过路的干部随 16 团转移到涉县地区,在该县城南关停留数日。我们的牲口随总部运粮,全部损失光了。从此,我就一直没有牲口使用,亦无行李可言了,我和厂虹俩人就只带了一床被单儿,幸好是夏天。6 月上旬,日、伪军先“扫荡”、铁壁合围太行山北部,随后又到太行山南部地区,将我和厂虹以及去鲁西的干部合围于漳河东西达城以西山中。我们爬山涉水,还是没冲出合围圈。天气炎热,滴水未沾,头天跑了一整天,今天被合在敌人“扫荡”的铁壁围圈内。我们手无寸铁,赤手空拳,只有躲避。厂虹已怀孕 3 个多月了,可是她在反“扫荡”中若无其事地跟着我一起,同日、伪“扫荡”作斗争,隐蔽在大山中,没有一口水喝,孕妇如何能吃得消啊!可是,厂虹非常坚强!她硬是坚持住了,我有时渴得支持不住了,她还劝说:“要坚持,小便是不能解渴的……,一定要坚

持住。”就这样，俺俩在一个石洞里藏了一整天。山下和山上都是日、伪军“清剿”部队，他们叫着，骂着。俺俩在洞里也不吭声，那敌人喊着说：“他妈的！真坚强，天炎热，水没有喝的，他就是不出来投降！”他骂呀，嚷呀，我们就是不理睬，敌人也无办法。

盼天黑，盼星星！白天真长，一天等于十天长！熬呀！熬呀！终于等到天黑了。我和厂虹慢慢溜出石洞，我找到距我石洞不远的警卫员，3人摸出来，在周围找到随行的几个干部。清查了下，有两名干部（有名女同志，尚耀武同志的未婚妻）和一名工作人员下落不明。我们同16团郭林祥政委汇合后，商量今晚怎样突围出漳河以东。他说：“我们还是分路突围，到涉县城南汇合。我（郭）率16团部分干部走左路，你（潘）仍率赴鲁西区干部走右路，涉漳河，翻山沿漳河东岸，向涉县城南汇合。”

黑夜，是我们打游击的人的天下！由山上向漳河沿岸看去，哎哟！灯笼火把，一路蜿蜒如长蛇阵。有的地方还有火堆，这是“扫荡”的敌伪军。不管他，我在前面带着大家，一直下山，向着没有火把及火堆处抢过漳河去。虽然天黑看不清道，我们仍快步向漳河西岸奔去。说也巧，不知怎么那么快就到了漳河边，都不用听口令。见到清凉的河水，我们不顾一切地喝起水来。要是我们藏的石洞中有这么一顿水喝，那多么好啊！喝足了水，我们“扑咚！扑咚！”踏着那清澈的河水到达河东岸。上山没有路，我们一步一步地扒石崖，扭住

树墩，手抓着、脚蹬着石缝向上攀登。就这样，一跃一跃地向山顶上爬去。翻过山，又继续赶路。到了目的地，这只是一块平山凹地，我让大家休息。我和厂虹找到了几根棍子，俩人将棍子插在土地上，将随身带的仅有的一块被单四角梆在棍上挡露水。睡了一会儿，觉得身上潮乎乎的，不知不觉东方发白了。我翻身爬起来一看，周围有许多的同志，有的躺着睡觉，有的坐在一起闲聊。

天明后，我清点了一行的同志们，他们喜笑颜开的说：“我们几个同志都到齐了。”

“我们这几个在这儿！”

“都好！都好啊！”

“啊，还有一位女同志呢？”

“她在上山就被日军的炮火打散了，后来就未见到过，她是失踪了！”她的未婚夫尚耀武同志回答。到集合地的同志，还在三三两两谈地议论着昨天的险情：“被日本鬼子围在山中，包围在山沟不要紧，最够呛的是没水喝！”

“那么严峻的时刻，坚持过来了好不容易啊！有时口渴得冒烟，也过来了，还是我们八路军厉害。我们胜利了！过漳河爬石崖，摸黑踏水取得胜利，多么不容易呀！”曹勉夫教员对我说。

“还是要同掩护部队一起才好过路，光是我们这几十个干部，手无寸铁，用什么自卫呀！日、伪军虽然‘扫荡’结束了，但是他们回到各据点，加强了据点的力量，封锁我们过

路会更加严密了，应该有足够的估计。”我边听他们议论边想。

离开抗大总校浆水镇已几个月了，我们总是徘徊在这儿，过路没有准期，再遭到日、伪军的“扫荡”怎么办？急于想到工作岗位上去，也是很自然的。可是，在目前情况下只有等着。在等着过路的时间里，我组织大家看书学习。要等多久，谁也没有底，光是两个营的兵力，是担负不了掩护通过日、伪封锁线的任务的。不久，团部张大荣团长来说：“总部来了命令，要我团和你的干部开到林县姚村待命，郭林祥政委一同前去”。张团长接着说：“你们这批干部，还有到山东去的一批干部，到林县姚村集结，等机会一同通过封锁线。”第二天，我们就一起行动了，沿漳河西岸顺水而下。那漳河清亮透明的水。悠悠流淌着。谁能想到几十年后，它竟成了社会主义水利建设中赫赫有名的红旗渠的源头。

经过一段行程，离开漳河向西南而去。到了姚村，团部、部队以及我们和去山东的两批干部，都驻扎在一个村，大家在一起有说有笑的。谈到反“扫荡”被敌人围在大山上的状况，说起来没有个完。你一言，我一语，倒也挺开心的。有的说：“我什么也不想，就是想喝一碗凉水。”还有的说：“真不好说得……太苦了，不喝不行，喝了又后悔极了！”别的同志说：“不要不好说，就是喝自己的小便嘛！那有什么呢？这是在战争中呀！”

在姚村住了数日，团领导又传来总部的命令：16团的

部队不去冀鲁豫地区了，留在太行山，郭林祥政委也不去山东了，总部另行分配工作。过路东（冀鲁豫军区、山东地区）去两部分干部，由豫北办事处王柏平主任负责，化装从地下交通线通过敌占区封锁线到冀鲁豫和山东去。

接到张大荣团长传达总部的指示后，我即到任村办事处住地同王伯平同志接头，他问：“你是带那批干部的？”

“我姓潘，叫潘焱，带了60余名男女干部，到冀鲁豫军区去工作的。”我回答说。又把我们离开抗大总校后的情况一一向他作了汇报。他说：“你回住地后，要16团帮助你们筹备便衣，钱由该团先垫上，出发前你还要到我这里来一趟，有些事还要给你交待一下。”王伯平同志讲。

我回到住地后，召集了全体去冀鲁豫的干部，宣布过封锁线到冀鲁豫区去工作的同志，走地下交通线（秘密）通过，不用武装部队掩护了。从现在起，各自作准备，换便衣，衣服由16团帮助解决。各自要轻装，什么都不能带，我们带的牲口、书籍、教学提纲，一律交回抗大总校。私人的东西有不符合保密规定的，也要一律送回总校，或交同学保管。这是防备万一途中（敌占区）有人盘查，也不至于暴露，不让敌人发现我们的行动。

我自从参军10多年来，还没有象今天这样轻装过。在反“扫荡”合围圈内，乘骑失掉了，行李剩下无几。为了通过敌人的封锁，此次是大的轻装，不仅是牲口不能带，就是有些八路军的传统字样的东西都放下了。最使我难舍难分的，

是红军 10 周年纪念章、抗大总校教职员证章，以及总校颁发的努力于教育事业、工作积极、具有特殊成绩的奖证。想起这些有历史意义的珍品，直至今天我还痛惜异常啊！

“好不容易穿上八路军军服，从学校出来当八路军，由学生服换上军装，今天脱掉实在舍不得，比放下顺德托给老乡还难受啊！”厂虹换便衣时说。我也有同感。我们都依依不舍地换下了军装。经过几天的准备，各方面都安排就绪了，待命出发。王伯平主任说：“你们准备好了吗？明天上午由姚村向东去，到上坡那里有家小店，门上墙边贴有张纸条，上面写有潘之久。那就是你的名字，你就叫潘之久，店里就是你的联络地点，这里就是根据地与敌占区交界处，向前（东边）就是封锁线。店主派人给你们安排。”王伯平接着交待。

天亮后，我们全体过路干部，换上了上身白褂儿，下身黑裤子，集合了。曹勉夫对我说：“清理了一下要向总校缴的东西，已全部交待清楚了，牲口及驮的书籍办有手续，用书信方式发出的。”大家穿着一身单衣，一直向东行进。走了大半天的山丘路，双腿脚都有些痛。走呀！走！下午 4 时到达上坡村边。我一看，路东北边一个个的小店家，路西南边一条山梁子至平地的边沿，向东望去是一条像墙似的封锁沟土堤。

上坡路东北店子（饭店、小铁炉）边，一条路直通封锁沟边的伪军碉堡。碉堡修在村子（磊口）北头，伪军大队住此，

大队长叫赵宝城。临行前，王伯平主任告诉我，走此地经过要见见他：“崔家桥王自全和十八集陈道生那里，一样由你亲自见他们，我（王伯平）写好信你带上，到达一地你就去联络一下，见见面，做些工作。”我在店外观察四周后，将带的过路干部安排在店里吃饭休息，我对尚耀武、曹勉夫、侯真夫等同志说：“你们在此休息吃饭，晚上还要继续出发通过封锁线，我要到伪军根据点去见伪军大队长赵宝城。你们吃完饭准备好，他给了带路护送的人就开始行动。”我又对厂虹说：“行动了一天，晚上就要通过封锁线，你吃完饭同几位女同志好好休息，我先到伪军大队长那里去接头，带上向导来后就行动。”

“肚里孩儿已有5个月了，走路不碍行动，你不用耽心我。你任务重，大家都希望你能安全完成任务，能早日顺利到达目的地。”厂虹很激动地说。

“来接头的带路人来了。走吧！不然时间来不及了，到敌占区走的路程远呀！”小店的彭掌柜催促说。

我同伪大队联络员高成和跟随我的干部林书明，黄昏时到达封锁沟边，过了沟天就黑了。摸着黑，进了碉堡旁的大院。路高低不平，怪难走的。进了大院，好一个青砖瓦屋，有楼房也有平房，一进中间楼房正厅内，摆着红油漆放亮光的八仙桌儿，太师椅摆两旁，墙上挂着中堂福禄寿喜的字画。

“这就是赵大队长。”联络人员介绍说。

“你好！王伯平主任托我问候你！”我向赵宝成说。

“兄弟，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啊！”赵宝成见到我就开门见山地表示。赵氏是个粗身大汉，红帮兄弟，有义气，一见面就兄弟相称，倒也痛快。我就将王伯平亲笔书信交给他，道明来意。他显得更是亲热了，忙说：“带路的人已准备好了，将你们送到洪河屯北袁家坟联络点，明天拂晓前，王自全司令派人在那里接应，护送你们通过铁路。放心，在我赵氏管辖区保证安全无事，再向东去王自全司令会安排妥当的。”

“根据地人民知道你赵大队长做了掩护工作，为人民做了好事，希望你继续为中国人民多做好事，得到人民的宽恕，有后路可走呀！”我临离开赵宝成碉堡时同他讲。

“那是自然，伯平兄对我也是这么说的，你放心，将功补过，兄弟我会对得起父老兄弟的。”赵宝成爽快地回答我说。

回到小店，见到同志们，将接头的情况告诉了大家，大家都很高兴。这个说好极了！那个说放心了！一会儿，赵大队长派的向导同我接头了。向导李亦仁（也叫李二哥，此人见倒还诚实）说：“赵大队长吩咐：要我将你们送到洪河屯北袁家坟（袁世凯陵墓）联络点，约定的时间是拂晓。王自全司令派人在那里等，会面后由他派人送过铁路。得赶紧走，距洪河屯联络点路程还远。”我马上集合队伍，跟着向导出发了。

夜间行走在高低不平的小径上，天漆黑，脚儿不是碰石

头，就是踏空。不小心，很容易掉到沟里。走了一段山路，越走越好走了。就这样，摸着黑，顾不上休息一会儿，急着赶路啊！

“厂虹，你怎么样？走得动吗？”我关心厂虹的身体，她毕竟是有5个月的孩儿在身啊。

“你不要耽心我，这是非常时期，带这么一大批手无寸铁的干部过敌占区，遇着大小情况都要你来应付处理，担子重啊！你要很好注意身体，应付可能出现的事，保证大家的安全。”厂虹回答说。听她这一席话，我心里热呼呼的，多麼好的妻子和战友啊！

“要应付的事太多，顾不得照管你，你要好好保重身体！”我轻轻地嘱咐了她几句，赶快转过身去照顾队伍。

“向后传，跟上队伍别掉队，一个个接着传。”我检查着随行干部的行军情况。

“到齐了，一路上没拉开距离，走得很好，一个跟一个没有掉队的！”侯真夫对我说。

“走的路程不短了，还有多远啊？”我问向导。

“东方发亮了，距联络点不太远，还有一节子路程。”李亦仁回答说。

天亮了。距联络点还有好几里路啊！这倒使我紧张起来。拂晓抵达联络点，太阳快出来了，我们还隔几里的路程。我心里非常着急，怕联络的人等不耐烦，如果敌人发觉过铁路，遇到麻烦怎么办？紧赶！紧赶！终于到达了袁家坟联络

点，太阳已经升起很高了，总算与联络的人见面了。联络员也在焦急地等着我们呢。

“好家伙！你们现在才到。这么多的人？都穿得一色的上白下黑，目标太大了！”这是由崔家桥王自全司令那里派来的联络员，刚一见面就说。

“快走！要通过铁路了，日本有一个中队在铁路东边观察棉花地呢。”

“我们向北边走，走铁路下涵洞过去到辛店（大镇），你们就在那里休息，夜晚再继续东去。”王自全的两个便衣对我们说。

这两名便衣队员身上挂着二十响，骑着漂亮的自行车，好神气啊！走在前面领着路，有时以一人走在侧翼。不知怎么的，刚一走到袁家坟下坡处，哎哟！见到一名日本鬼子从涵洞（桥）卡子处走下来，向冯河屯街上去了。我有些怀疑，是不是他们有意安排的？不管他，照样通过铁路吧！呜！呜！忽然汽笛声响了，轰隆！轰隆！轰隆！一辆火车由磁县开向安阳去。这时，我们正好通过铁路下的涵洞，遇到了火车，可也顾不了那么多哟！只有勇猛地穿过铁路，到了路东野地内，大伙才松了一口气。那护送我们的便衣侍卫，俩人若无其事，大概是听惯了火车的声音吧。

到了！到了！前面就是辛店了。紧张地过封锁线、铁路线，一夜半日的行程紧张得不觉得有什么疲劳，全体同志没有落伍掉队的。啊，好大的辛店呀！约有上千户人家，这里

面隐蔽上千人都不会被外人知道。我们这一群 60 多个过路客，住在村东北角一个中等户人家，有不少砖瓦房。不过在敌占区中心，当然也不能自由外出了。驻地房子到还不错，大家各有休息的地方，男女分居。吃饭是派的，住家做的饭菜还可口。早饭（已无所谓早、中、午饭了）吃完后，有王自全的侍卫兵带着我到崔家桥去见王自全。走到崔家桥，已是中午过后了。

侍卫引路来到崔家桥围子内，先到王的接待室，喝了口茶水。不一会，王自全的侄儿来招待我，他对我说：“伯伯很忙，天气太热，他现在在水围子外边，后水台上接见你，那里凉快。”

王自全的侄子带着我走进了凉台，见到王自全本人。此人个儿不算高，胖胖的，健壮的身材，脸上似乎有些黑点儿，很像土匪的相貌，入了红帮，表面上朴素，有义气。抗日战争开始时，他跟我们联合过，后来投靠日本鬼子当了汉奸，又攀着国民党特务，走上了“曲线救国”的道路。抗日战争已打了 4 年了，抗日人民和八路军力量越战越强大，王自全为了留条后路，帮助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建地下交通线，作为东西根据地的联络点。

“潘先生来了，在寨内坐了一阵子，要见你（王自全）。”王的侄儿说。

“好，好，欢迎！欢迎！今早到的？”王自全说。

“我带一些同学，由此地经过，王伯平先生写了一封信，

叫我当面递交，并托问候！”我对王自全说。

“咱们兄弟一家人，不必客气啊！你很辛苦，觉都没得睡，还到我这里来会面问候！不敢当！不敢当！有什么事尽管说，吩咐去办就是了！”王自全很客气。

“多为人民做好事，不扰民，不害民，才能得到人民的原谅。”我对王自全说。

“‘人在曹营心在汉’，那是自然要为人民多做好事。我常给弟兄们说：‘不能扰民，不能坑害老百姓。’我有严格的纪律约束他们的。”王自全很自信地说。

“今天你们在辛店休息，吃晚饭后派我的侍卫送你们到陈道生大队长（伪军大队长）那里，下一站由陈派人护送。放心，全包在我身上。”王接着说。

会见王自全后，由他的侍卫陪同出了崔家桥返辛店。回到辛店已是晚上了，吃完晚饭，我将会见王自全的情景，同几位同志谈了谈，他们听后也很高兴。当即布置夜间行动事宜，曹勉夫同志对我说：“有两名病号，还有的女同志体力差些，请当地用两辆牛车送他们一下，已准备好了。”

“那好吧，夜行军牛车要注意联系，不要掉队了。在敌占区中心掉队，不好办咯！”我强调说。王自全派的带路的人来到了，又是一名侍卫队便衣人员，可是没有携带手枪，那是为什么呢？因要到下一个民卫大队所管辖的地区，武装人员不能跨越友邻地界。他在前面带着我们手无寸铁的过路干部，到下一站陈大队长处，再由陈派人送我们过卫河，再自

行到根据地内。我们走着，病号躺在牛车上，车轮吭咚吭咚的滚着，人的身体不时地颠簸。虽然是在陌生的敌占区行动，夜间倒没人害怕，只是想着明天就要到我抗日根据地了，大家都盼望着。

我带着向导，边走边问着，你的生活怎么样？回答说，好！就没什么更多说的了。没猜透对话人之心，谁也不便多说。按说这倒是宣传抗日的好机会，没想到白天带路的向导和夜间送路的向导各是一套人马，寻求说话的机会有一定的难处，只是问这是什么地方，那是什么地方，到站还有多远等等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厂虹跟着我同行，我对她的身体放心不下呀！对敌人作斗争，又有什么办法呢？只有坚持斗争，才能取得胜利！

“还有多远呀！走了大半夜了吧？这一带是谁管辖的地区呀？地里庄稼倒长得好。”我问向导说。

“怎样？累了吧！走了大半夜了，到陈大队长处还要走一段时间。现在走的这些地方是陈大队长的地盘了，刚过王大队长地盘，天明前一定到了。”带路的便衣侍卫说。又走了一段时间。

“快到了，前面就是陈家地盘的中心了，那里就是大队部。”便衣侍卫指着那黑压压的大村庄说：“看样子，天明前在大队部的事情是能够办完的。”说着，说着，又走了一段路程。“到了，大队部就在这个大村里，我先到村里告诉卫兵开寨门，你们再进村，好吗？”便衣侍卫说。

“好，你去吧！”我答复侍卫。

不一会儿，陈道生派的人来说：“你们进村来吧，大家都到院子里来吧。”好大的大院子呀！一大片青砖瓦房，进大门有正厅，向后有二层的小楼房。正厅的中央挂着中堂，上面写着“福寿”两个大字，左右写着对联，长形供桌，八仙桌两旁放着太师椅，象地主家庭。院内到还宽敞，我们的干部到院内两厢旁停下休息，病号已下牛车到院里，牛车放在大门外。我到大厅见了陈道生，此人看上去像有点文化似的，像书生。可惜当了汉奸，是两面人物。我将王伯平的书信递给他，他看后说：“你们走了一夜，累了吧？天不早了，歇一下就走。此地不便久停，我派的人马上就到，继续送你们向东边走吧！”

带路的人到了，此人似庄稼汉，朴实忠厚，言语不多，领着我们向东行。不一会儿天明了，啊！前面横着一条东西向的河床，我们立刻向河边奔去。这一阵子路可走得不慢，好长一段啊！总算还比较顺利，走起来也不觉得有什么疲劳。面对眼前这条河，河水深浅不摸底哪！

“俺送你们就到此为止，这就是边沿区，过河那边，是你们的根据地，我要返回了，不再向河那边送了。”陈派来带路的人就此告别。

“好，谢谢你！回去谢谢你们的大队长！代我们谢谢他的护送！”我向护送的侍卫说。“这怎么办？我们几十人都集中在河边岸上，既无向导，又无船只，怎样过河，向那里走？

水有多深呀？都是未知数。”我急着暗想。这时，“哒哒！嘀嘀！”响起了号声。我暗想，那是什么地方？这不是号兵练号吗？

“吹号的地方，是内黄县城。那是城内伪军号兵练号吹出来的声音。”带路的人临走时告诉我。这下促进了我们过河的决心，走下了河床，大家都下了河。恰巧遇见有一中年人在淌水过河。天助我也，顿时我焦急的心情一下就化为乌有。

“老乡，水有多深呀？”我问老乡。

“你看，我正在河中间呢！也就齐腰深吧，就这么深（老乡右手指着腰，左手扶着一根木棍）。”老乡回答我说。

“快过河！”我向大家一挥手。60多名男男女女踏着齐腰深的河水，向南岸走去。

我们通过了卫河。到了岸上，我说：“天无绝人之路，马克思巧有安排，夏季是河水暴涨季节，可是今天却未遇到涨水。在搞不清河水深浅时，又遇见指道老乡，托福！托福！”在岸上稍停了一会，大家将衣上的水拧了拧，整了整鞋。这边沿区可不是久留之地，一齐向东走吧。走了一段路程，遇见有老乡了。老乡看见我们一群上白、下黑的装式，开始不敢开口言语，上下瞧瞧，瞅瞅，打量打量，才开始回答我们的问话：“这是根据地边沿区，再向东走不远是三军分区常住的地方，这几天没见过他们到这里来，不过还是打听得到的。”

“谢谢你!”我对老乡说。我们又继续向东走去,走进一个村,碰见一位穿着蓝衬衣的老乡,他在村边望一望,看样子似乎是根据地村子的人,面相忠厚诚实,说起话来蛮有趣的:“你们从哪里来呀!这么多的人穿的是一样的衣裳,到那里去?我们这里是根据地哟!”

“我们从山上(太行山)来的,到这里来找军分区司令部的,你知道么?”我兴奋地问老乡。正说着,从东头(村东头)来了两名穿便衣的,走到眼前了,似乎是侦察员。“你们是太行山上来的么?昨天我俩人就来过,第4军分区司令部派咱俩来接你们的。我们是分区侦察员,今天算是联络上了。”侦察员高兴地说。听到侦察员的一番话,大家都高兴地挤拢来了,你一言他一语的说起来没个完,可回到家了,大家见了面亲热极了!“喂,走吧!”我高声喊着。

大伙儿跟我向分区驻地走去,边走边和侦察员聊起来了,谈到我们早晨过卫河,内黄县城住的伪军练号等等,总而言之有说不完的话儿。通过敌占区只有一天两夜的时间,就有那么多的话讲。也是,就这一天两夜时间,我们到过敌占区,经过封锁线,通过铁路,走过3个伪军大据点,见过3个伪军头头,今早过卫河时还听见内黄县伪军号兵练号,经历的事情也真不算少了。

“快到分区司令部住地了,前面那个村,不足2里路。那个村不小哪,你们今上午就到那村去。”侦察员对我说。

我们走了两里来路,到了分区司令部住地,司令员朱

程、参谋长彭元仁他俩来看我们说：“你们辛苦了！休息几天后，派侦察员送你们到军区（冀鲁豫军区）去。”

“在敌后方根据地，没能在一个地方住长久的，周围靠敌据点都很近，不经常移动，就容易遭敌伪军的袭击，分区已到这里，过两天又要移个位置。”朱程同志对我这样说。

在休息的日子里，军分区的同志给我们介绍了沙区“四·一二”反“扫荡”的情况：1941年年初，这块根据地被敌分割得仅剩沙区和鲁西南两块狭小的、互不联系的地区了，我们部队回旋已十分困难，就在沙区展开了反封锁斗争，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4月10日至12日，敌调集35师团、独立第1混成旅团等部的主力8千余人，附重炮20余门，汽车、坦克120余辆，先后隐蔽地集结于沙区周围，加上周围的内黄县城李英部和其他据点伪军4、5千人配合行动。敌人向我沙区根据地中心地区猛烈进犯，我主力巧妙地穿插出了敌人包围圈，转移到敌据点附近。在对敌围剿斗争中，有两个连全部壮烈牺牲。

敌人对沙区反复“扫荡”合击，开始了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在短短的两三日时间里，将以南张堡、闫堽、薛村为中心的140余个村庄大部毁为瓦砾，杀死无辜人民3400余人，杀绝13户。中心的15个村庄，被砍去树5万余株，烧毁房屋12000余间。闫堽7口水井填满了手无寸铁的善良人民的尸体，仅剩下1口水井未埋人也撒了毒药。日本兵将群众活活推入井内堆成一大堆，鬼子兵在活人上面踏来踏去，

用机关枪向着那活人堆射击，不管死未死都填上土埋着，最后灌水。奸淫掠夺比比皆是，那情形惨不忍睹。

面对着敌人这种灭绝人性的滔天罪行，根据地的人民不仅没被敌吓倒，反而更加深了对敌人的仇恨。军民与敌人进行英勇不屈的斗争，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英勇事迹：如有7名战士陷入敌人合击中，镇定地与敌人斗争，应付日、伪军的反复搜剿。他们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在破车口出其不意的给敌以杀伤后，便机动转移，敌人搜索半天，始终未发现他们的踪影。当敌刚安顿下来，他们又突然出现在敌人的运输线上，击毁敌车辆。尔后又与薛村民兵模范班一起，给占据薛村的敌人以突然袭击，打得敌人乱作一团，彻夜射击不停。他们又在薛村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迅速干净地消灭日本鬼子兵7名、军官1名，缴洋马1匹。他们7个人一直坚持到“扫荡”结束后安全归队。又如4团骑兵通讯员王福山同志，因乘马被敌打死，与部队失掉联系，便混在群众中间打游击。一次敌人搜索沙窝时，鬼子兵刺死一个老太太，又欲强奸一幼女，这激燃了王福山心中的怒火，他一枪将鬼子兵击毙，使这个幼女得救免遭敌蹂躏。许许多多的反“扫荡”斗争中的事迹，教育鼓舞着人们。我们听了分区同志介绍沙区反“扫荡”的情况，很受教育，大家都鼓掌叫好。

在分区休息了两天，朱程同志说：“你们今日就走，我派3名侦察员给你带路，要路过敌人去年‘扫荡’沙区最残酷的中心区，在那儿还可以现地了解些实地情况。”

早饭后，我们离开军分区住地，我和送我们的侦察员在先头领路，同侦察员边走路边聊天，走着走着已离开军分区住地相当路程。“经过的村庄都是根据地中心区，这里的老百姓抗日热情高，爱祖国，热爱八路军，大人小孩都懂得打日本鬼子兵救中国的道理。”侦察员同志对我说。

“你看，科长，沙区的中心不远了。”侦察员说。

“南张堡、闫垆、薛村以前是很大的村庄，树很多，特别是枣树，非常的多，长得也好，大枣树林啊！现在剩得不多，房子也烧了，破坏得不像样子，就这周围 15 个村庄树被砍去 5 万余株。”侦察员接着说。

“就是前面（手指着讲）几口井都填满了人。凄惨极了，当时那种惨状啊，实在难以形容！”侦察员接着说。

沿途走着，瞧着，唉呀！我暗想到，这带地形虽是平地，地形、地貌，打起仗确是有很好的军事价值。沙丘高低各有异，东、南、西、北转圈灵活，胆大心细，迷惑敌人，少数人员搞突袭，打得敌人难捉摸。枣树成林茂密，虽被日寇砍伐去，茂密重生更是春。处处都有埋葬敌人的战场。

我带着 60 多名干部，由两个侦察员领着路，从军分区驻地起程，经过了沙区根据地，通过濮阳北、清丰县城南柳格集、六塔集、古云集。侦察员介绍说道：“这条路上红枪会、土匪武装常有出没，会道门多，到了古云集外，至今还有红枪会。”

四、战斗在冀鲁豫

从濮阳县到军区住地向东走，拂晓前到古云集附近，没敢进村，就在打麦场休息了一会儿。东方发亮了，我叫醒睡觉的同志，集合起来继续向东，走到杨集找到军区住地。军区政治部接待了我们。晚饭后，我见到军区杨得志司令员、苏振华政委，向他俩报了到。晚上，我和厂虹到了苏振华家看了看孟璋，孟璋是苏振华的妻子，她那时有病躺在家中。

第二天，杨、苏看了我们说：“你带来一批干部，顺利到达了，很好。军区的同志欢迎你们来抗大分校、陆军中学培养干部，政治部还要向你们具体谈谈干部使用问题。”他俩在我驻地与干部见了见面。又休息了一天，已是7月底了，“八一”节快到了，想不到今年的“八一”节在山东鲁西敌后平原根据地过。“八一”节那天，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来到我们住地，讲这批干部分配工作的问题时说：“这批干部中，几个主要干部军区定下了，潘焱同志到分校——陆军中学任教育长，该校校长由杨得志司令员兼，副校长余克勤，政治处主任郑思群。尚耀武同志任军事主任教员，其他干部到学校后再具体研究工作分配。”

由于敌情关系，在一个地方不能长住，住三、两天就要转移个地方，我们明天就到学校去。我带着抗大总校来的一批干部，顺利的到达目的地。虽然遇到这样那样的风险，但总还是没受大损失，今天就要到工作岗位了，大家特别高

兴!由军区住地向学校走的途中,欢声笑语,喜笑颜开,欢乐气氛振奋人心。走了大半天到了学校,余克勤、郑思群同志都来见了,教育处长孙厚甫同志也来了,余、郑同志说:“你们今天就休息吧,干部配备问题,我叫政治处和教育处研究过具体意见,你们到了,我们再定下来。”

战争环境,时间要抓紧,雷厉风行地办事作风非常重要。第二天(8月4日),学校领导研究干部工作分配,曹勉夫任青年队副队长兼军事教员,戚××任3队(陆中3队有武器配备)副队长兼军事教员,侯真夫任2队副队长兼军事教员,尚耀武到教育处任军事主任教员(军区定的),其他的担任军事教员,有的住教育处,也有的住到队里去。这样,来的一批干部分配和工作定下来了,宣布命令后,他们很快到达了工作岗位,投入各自工作中去了。

我本想离开教育工作,到战斗部队去带兵打仗,结果未能如愿,只有在学校工作一段吧。学校的住地是移动的,常在龙王庄、马口、孟楼地区活动。这一带系冀鲁豫根据地中心区,是军、政、地方机关、学校常活动的地区。我的工作正在展开。厂虹想到军区卫校学习一期,可她已经是6个月的孕妇。有的同志说:先叫她到后方去,分娩后再回来。我因刚到新的工作岗位,急于打开工作局面,没有同她认真商量,把她到后方去的事搁下了。她一个女同志,又年轻,人生地不熟,只好在学校卫生队随校生活、转移、活动,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为了使我能很好地工作,她没再向我提起什

麼。现在回想起来,我仍感到深深的愧疚。她理解我,体贴我,不愿给我增加麻烦,为什麼当时我就不能多关心她一点呢。

我召集教育处孙厚甫处长、尚耀武军事主任教员以及教育处同志开会,把工作布置下去,分校步兵大队快毕业,另作部署。关于教育计划执行问题,各队的情况都不一样,步兵大队的主课是射击、刺杀,班、排战术动作。陆中的课程主要是各个战斗动作,地形、地物、地貌、射击、投弹训练。1队主要是战斗概则教育,我亲自担任抗日战争战术的课程。

1942年9月下旬,日寇在推行第4次“治安强化运动”以来,已将边区分割为许多小块。并在我濮、范、观地区四面封锁的基础上,调集重兵,进行大规模的“铁壁合围”式的“扫荡”,妄图以此来达到消灭我边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进而摧毁我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目的。9月中下旬,日寇以津浦铁路沿线之32师团一部为主,以陇海沿线之日军,集结步兵6千余人、骑兵5百余人、坦克10余辆,在12军团军团长喜多诚一的统一指挥下,以250辆汽车,将步兵秘密运抵郛城、聊城、濮阳等根据地外围重要据点集结。9月27日拂晓,挟当地伪军共万余人,分8路出动,对我中心区濮、范、冠根据地展开“铁壁合围”。

我们学校住孟楼,各队分住马口、王楼各村。早晨太阳出来很高了,见敌飞机盘旋上空,我派黄尧参谋带骑兵到军区去联系,走到途中遇见军区骑兵通讯员送情报说:日寇和

伪军已进到濮阳、白衣阁地区,军区已向北转移。我和余、郑商量,要迅速向东南转移。余克勤副校长当即让我和郑思群同志带着校直属队及陆中各队,按划定的路线向东南方向转移。余说:“我带步兵大队断后掩护。”中午,直属机关及陆中几个队在旧范县城与敌人打起来了,却未见到有武装部队前来掩护,战斗了大半天,没有完整的单位突出合围圈。

没有武装的同学们,无论男女都在奋勇战斗着。在突围中,曹勉夫副队长就是手持一枚手榴弹领着队员突围。冒着敌人的机枪、步枪火力射击,挺着胸膛冲向敌人阵地,不顾自己性命,英勇奋战。从上午直打到太阳西斜。遍地硝烟弥漫,尘土飞扬。继续向南突围是不可能了,3队队长王凡说:“教育长,我们向西北突吧?”我看到当时战场情况十分危险,已到绝境边沿,我果断地说:“向西北突围!”这正好是在敌援干草固堆的队伍的前卫通过,而其后续未接上的空隙,我们利用瞬间之机会突过敌人合围口,3队戚副队长牺牲该地。得救的只是少部分干部和学生。在向外突围时,校直大部 and 1、2队、青年队大部受损失。厂虹陷入敌人合围圈内,被敌人捕去,我未能救她出来。

“九·二七”是我永世难忘的日子,1942年也是我多灾多难的一年。一年遇到三次大“扫荡”,前两次(5月间)虽然丢失了东西,夫妻俩受尽了折磨,幸亏人还在。9月间的日寇“扫荡”,我失去了前妻厂虹。她被敌人捕去受尽污辱折磨,始终坚贞不屈,直至被杀害于郛城监狱里。这是我终身

难忘的。部队、机关和同学们的损失，已使我受到巨大的精神压力，两方面的损失使我无限悲伤，痛苦流泪，也无法挽救了啊！厂虹及死难的烈士永垂不朽！我初到平原地区工作，人生地不熟，有时还转向。别人说清水河，我总认为是一条大的河流，其实是个村庄，名叫清水河。还认为河那边一定会有山地。在平原不习惯，更说不上平原作战的经验。学校、干部受了损失，我责无旁贷，但领导和同学们都谅解了我，我心里却始终不安。至今一想起“九·二七”这个日子，我依旧那么刻骨地痛恨敌人！时隔半个多世纪了，我还忘不了那个残酷的日子。

学校经过集结和整顿，余克勤副校长、郑思群副政委，我们3个人根据军区指示，以精兵简政的精神，将机关进行了精减。步兵大队毕业分配了工作。陆军中学继续办，学员是从部队来的基层干部和地方招来的一部分学生。我们又迎来了培养新干部的任务。

责任编辑：陆羽白·刘永昌

特邀编辑：乔 崖·陈中明



ISBN 7-80151-124-7



9 787801 511249 >

ISBN 7-80151-124-7
E·24 定价：18.00 元